
我再也沒辦法忍受肉的味道
只有植物能讓我平靜，讓我渴望
就這樣倒立著，變成一棵樹吧……
素食者
韓江 한강——著
千日——譯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我再也沒辦法忍受肉的味道
只有植物能讓我平靜，讓我渴望
就這樣倒立著，變成一棵樹吧……

素食者

채식주의자

韓江 한강——著
千日——譯





我再也沒辦法忍受肉的味道
只有植物能讓我平靜，讓我渴望
就這樣倒立著，變成一棵樹吧……
素食者
韓江 한강——著
千日——譯

素食者

作者：韓江（Han Kang） 譯者：千日│出版者：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6年4月│檔案格式：EPUB 檔案製作日期：2016/05/24│檔案製作：群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簡介

韓江（**Han Kang**）

1970年生，韓國文壇新生代暢銷女作家，父親也是小說家。她畢業於延世大學國文系，現任韓國藝術大學文藝創作系教授。她1993年在《文學與社會》季刊發表詩作，隔年以小說《紅錨》榮獲《首爾新聞報》的年度春季文學獎，開始進入文壇；1999年以作品《童佛》贏得「韓國小說文學獎」，2000年贏得「今日青年藝術家獎」，2005年，以中篇小說《胎記》榮獲「李箱文學獎」，成為史上第一位獲此文學大獎的「70後」作家，2010年以《戰鬥氣息》榮獲「東里文學獎」、2014年以《少年來了》榮獲「萬海文學獎」等等。除了本書《素食者》(2007)之外，她還有《黑鹿》 (1998)、 《你冰冷的手》 (2002)、《希臘語課》(2011)等小說作品。

2014年她受邀參加倫敦書展，同行者有以《請照顧我媽媽》揚名國際的申京淑、韓國百萬暢銷歷史小說《罪囚645號》作家李正明。在書展期間，多家英美歐媒體對於韓江的小說作品深感興趣，評論她寫作大膽，跳脫舊式的文學框架。有韓國文學評論家稱她為「一位印象派作家，擅長捕捉瞬間掠過的情感，據此勾勒生命裡註定的情感基調，她潛心研究的是絕望至極中才可以感受到的那束微弱救贖之光。」

《素食者》已賣出英、美、德、法、荷、澳洲等國版權，2015年1月在英國出版後，頻傳好評和暢銷佳績，登上《倫敦標準晚報》暢銷文學小說第2名，將英美暢銷懸疑小說冠軍《列車上的女孩》擠到第4名。美國於2016年2月出版後亦登上獨立書商協會暢銷榜，並入圍2016年的布克獎。

譯者簡介

千日

曾用筆名千太陽。1976年生，199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翻譯學會韓語、日語資深會員。譯作有《水滸志》、《十八十略》、

《池袋西口公園》系列等多部韓日圖書。

目錄

封面

第一部　素食主義者

第二部　胎記

第三部　樹火

《素食者》精采好評

第一部

素食主義者

我又做夢了。不知是誰殺了人，……我要嘛是凶手，要嘛是被害者。

一個個短暫的夢境接連不斷地撲過來。先是動物們閃著光的眼睛，繼而是流淌著的鮮血，被挖開的頭蓋骨，然後一切又回到動物的眼睛，像是從我肚子裡浮上來的眼睛……

在妻子還沒有成為素食主義者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她身上會有什麼特別之處。坦白說，即使是第一次和她見面的時候，我也沒有產生什麼怦然心動的感覺。不高不矮的個子、不長不短的頭髮、病厭厭的泛黃皮膚、單眼皮、稍稍突出的顴骨、彷彿害怕張揚個性似的黯淡平凡穿著—她走到我的桌前時，腳蹬款式最簡單的黑色皮鞋，步伐不緊不慢，看起來既不強壯高大，也算不上弱不禁風。

我跟她結婚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她身上沒有什麼特別的魅力，也找不出什麼特別的缺點。跟可愛、才華、優雅絲毫沾不上邊的性格，對我來說是很舒適自在的。這樣，我就沒有必要為了得到她的芳心而裝作有學問的樣子，也沒有必要為了跟她約會而慌慌張張，更沒有必要跟那些時裝雜誌上的男明星做比較，然後唉聲嘆氣的。我那從二十幾歲就開始微微凸起的下腹部，怎麼努力都長不出肌肉的纖細四肢，還有一直讓我陷入自卑中的短小陰莖，這些對她來說似乎都無關緊要。

我一直都不喜歡那些過「度」的事情。小時候，我帶領著一幫比自己小兩三歲的淘氣鬼，在我們那群當上了小頭頭；長大後，考取到能夠拿到不錯獎學金的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很器重自己能力的小公司上班，並能按時領取為數不多的薪水，這一切都讓我感到滿足。所以，能和看似這世界上最平凡的她結婚，對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些被冠以美麗可愛、聰明伶俐、性感妖豔、豪門公主等字眼的女孩子，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不合適的。

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她完美地扮演了平凡妻子的角色。每天早上六點按時起床，為我準備米飯、湯和一條煎魚。而且，她還做著出閣之前就開始的兼職工作，或多或少地補貼家計。以前她上過一年的電腦繪圖培訓班，婚後繼續在那裡當助教，也會接一些出版社的漫畫稿，在家裡做給對話框嵌入臺詞的工作。

妻子少言寡語，很少主動跟我要什麼東西，即使我晚上回家晚了，她也不會管我。難得在一起的休假日，她也沒有提過要一起外出之類的要求。一整個下午，我手裡握著遙控器在客廳裡打滾，她也會把自己關在書房閉門不出。我想她是在工作或者讀書──妻子的興趣好像也只有讀書，她閱讀的圖書對我來說是連翻都不想翻的無聊書籍。每到吃飯的時候，她就悄悄地出來，默默地準備飯菜。其實，跟這樣的女人生活，沒有什麼樂趣可言。可是跟那些令我厭惡的、每天都要給丈夫的同事或朋友打電話確認行蹤，或定期找碴兒引發一場世紀大戰的女人相比，她的表現已經足以讓我謝天謝地了。

跟其他人比起來，她唯一有些不同的是：她不喜歡穿胸罩。在短暫又毫無激情的戀愛期間，有次我偶然把手搭在她的後背，發現隔著開襟針織衫居然摸不到胸罩的帶子。忍著微微的興奮，我用新奇的眼光審視著她的反應，想要確認她是不是在向我表達什麼無聲的曖昧信號。結果我洩氣地發現，她根本沒有試圖發出任何信號。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難道只是因為懶惰或者根本不在意這件事嗎？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其實，對於幾乎可以用「太平公主」來形容的妻子來說，不穿胸罩是相當不合適的事情。我想，如果她肯在胸罩裡面墊上厚厚海綿的話，在朋友面前我也不至於這麼沒有面子。

結婚後，妻子在家時乾脆就不穿胸罩。在夏天，如果有事要外出，為了防止乳頭突出，她才勉強穿上胸罩。然而幾乎不到一分鐘，她就會把胸罩後背的搭扣解開。穿淺色上衣或緊身衣服時，解開的搭扣一眼就能看得出來，可她卻毫不在意。面對我的指責，她寧願在大熱天再套一件背心，也不願意穿上胸罩。她辯解說，胸罩會緊壓胸部，讓她覺得胸悶。沒穿過胸罩的我，當然不知道這會有多悶。可是我卻知道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討厭穿胸罩，所以她的過激反應只是讓我覺得很奇怪。

除此之外，一切都很順利。今年，我們已經進入婚姻的第五年，因

為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有熱戀過，所以我想應該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倦怠期出現。去年秋天開始貸款買了房子，在此之前，妻子一直拖延懷孕的計畫，我想現在終於也到了該當爸爸的時候了。我從沒想過自己的生活會發生什麼變化，直到二月份的那個凌晨，我愕然發現妻子身著睡衣站在冰箱前面的那個瞬間。

「老婆，妳在做什麼？」

我原本要打開洗手間電燈的手僵在了半空，愣愣地問著。此時差不多是凌晨四點，因昨晚聚會時喝了太多燒酒，我在難忍的口渴和尿意中醒了過來。

「妳在這裡做什麼？」

我忍受著陣陣寒意，望著妻子站著的地方。睡意和醉意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妻子正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望著冰箱。黑暗中，雖然無法看清她臉上的表情，但我仍然感到一絲恐懼。她那一頭沒有染過色的濃密黑髮，此時蓬鬆散亂。她穿著那件一直拖到腳踝處的白色睡裙，裙襬像往常一樣，微微地往上捲起。

和房間不一樣，廚房中有些寒冷。如果是平時，怕冷的妻子肯定早已披上開襟針織衫，並套上毛拖鞋。可是此時她只是光著腳，身著這件單薄的睡衣，像沒有聽到我說話那樣，愣愣地站在那裡。

我忍不住想：冰箱那邊或許有什麼我看不見的「鬼魂」站在那裡。

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是傳說中的夢遊？我走到有如石像般凝立著的妻子身邊。

「怎麼了？妳在做什麼……」

當我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的時候，她並沒有露出驚訝之色。出乎我的意料，她並不是沒有意識，而是清楚地知道我走到她身邊的事實。她一定聽到了我的問話，卻無視我的存在。就像以前她陷在凌晨電視劇的劇情中，當我深夜回家時，明明知道我回來了卻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樣。這凌晨四點的廚房，在泛白的冰箱門前，到底有什麼東西竟能讓她如此出神呢？

「老婆！」

逐漸適應了黑暗的我看到了她的側臉。她緊緊地咬著雙唇，眼睛中閃爍著一種我從未見過、出奇冷淡的光芒。

「……我做夢了。」她的聲音在寂靜中異常清晰。

「夢？妳在說什麼？看看現在都幾點了？」我有些不耐煩。

她轉過身慢慢地向敞開門的房間走去。進去之後，她靜靜地關上了背後的門，把我當做空氣一般丟在黑暗的廚房。我呆呆地望著那扇一口吞掉她白色身影的房門。

我進了洗手間，打開電燈開關。這幾天的氣溫一直都在攝氏負十度左右。幾個小時前我剛洗了澡，被水濺到的拖鞋此時依然冰冷潮濕。從浴缸上方那黑洞洞的換氣口以及地板和牆壁上的白色瓷磚中，我體會到了殘酷季節的寂寞感覺。

當我回到房間時，妻子蜷縮在床上沒有發出任何聲響，像是只有我一個人在房裡一樣，當然啦，這是我的錯覺。屏住呼吸側耳傾聽，一絲細微的呼吸聲傳入了我的耳朵裡，這聲音不像是處在睡眠之中的人發出的。我只要一伸手便能觸摸到她那溫暖的肉體，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卻不想觸碰她。我甚至不想和她搭話。

我蜷在被子裡悵然若失，迷茫地望著透過灰色窗簾灑滿房間的冬日晨光。我抬起頭掃了一眼掛鐘，慌忙起身奪門而出。我對站在廚房冰箱旁的妻子喊道：「妳瘋了嗎？為什麼不叫醒我？現在都幾點了……」

我感到腳底下像是踩到了什麼軟綿綿的東西，低頭一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妻子依然穿著昨晚那件睡衣，耷拉著蓬鬆的頭髮蜷坐在那裡。以她的身體為中心，廚房的整個地面都被黑、白兩色的塑膠袋和密封容器擺得滿滿當當，簡直沒一處可以落腳的地方。吃火鍋用的牛肉片、五花肉、兩塊碩大的牛腱、裝在保鮮袋裡的魷魚、住在鄉下的岳母前些日子

送來的鰻魚、用黃繩捆得緊緊的乾黃花魚、未拆封的冷凍餃子，還有一大堆我根本不知裡面為何物的袋子。妻子正一個個將它們裝入大大的垃圾袋中。

「妳現在到底在做什麼？」

我終於失去理智，大聲地喊了出來。她卻跟昨晚一樣，依然無視我的存在，手裡一直忙個不停：將牛肉、豬肉、雞肉塊以及少說也值二十萬韓元的海鰻統統倒入垃圾袋內。

「妳沒吃錯藥吧？為什麼要把這些都扔掉？」

我跑上前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妻子的腕力大得出乎我的意料，我使出吃奶的力氣才勉強使她放下了袋子。妻子揉搓著發紅的右手腕，用一如往常的沉著語氣說道：「我做夢了。」

又是這句話。妻子極其平靜，面無表情地與我四目相對。這時我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

「該死的……」我慌忙翻找著扔在客廳沙發上的外套，最後在內側口袋中一把抓住了正發出刺耳鈴聲的電話。

「真抱歉，家裡有些急事……真的很抱歉，我會盡力趕到的。不不，我馬上就到，一會兒……不，您不能這樣，請您再等我一會兒，真的很抱歉。好，我現在不方便說話……」

我掛掉電話，急匆匆地衝進浴室，手忙腳亂地刮鬍子，以至於臉被刮鬍刀劃出了兩道口子。

「有沒有熨好的襯衫？」

妻子沒有回答。我邊破口大罵邊在浴室洗衣盆裡翻出昨天扔進去的襯衫──好在並沒有太多褶痕。就在我把領帶像圍巾一樣掛在脖子上、穿上襪子、整理筆記本和錢包的時候，妻子仍在廚房中遲遲沒有出來。結婚五年來，我還是頭一次在沒有妻子的照料和送別中上班。

「妳瘋了嗎，簡直太不像話了！」

我穿上不久前才買的皮鞋，由於新皮鞋特別緊，我好不容易才將兩

隻腳塞了進去。衝出玄關後，我發現電梯停靠在最高樓層，只好無奈地一路跑下三層樓梯。當我跑進即將關上門的地鐵時，透過黑暗的窗戶，我望見映在車窗玻璃上自己那憔悴的臉龐。我理理頭髮，繫好領帶，用手抹平襯衫上的皺褶。這時，我的腦海中浮現出妻子那面無表情的樣子以及僵硬的語氣。

我做夢了。這句話妻子重複過兩次。

隧道的黑影裡，妻子的臉龐在飛馳而去的車窗外一閃而過。那張臉如同第一次見面般陌生得不可思議。然而，我必須在三十分鐘內想好該如何向客戶解釋遲到的原因，並整理好今天要介紹的方案，根本無暇去思考妻子的異常舉動。我心中細忖：今天無論如何也要早點下班，打從換了部門之後，幾個月來我還沒有在十二點之前下過班。

我做夢了。

幽深黑暗的樹林，看不到一個人影。長著細尖葉子的樹枝將我的手臂和臉頰劃出了一道道血痕。

我分明記得是跟別人結伴而來的，可現在卻一個人在這裡迷路了。恐懼與寒冷交織在一起，我穿過凍結的溪谷，發現了一處亮著燈、像草棚一樣的建築物。我走上前去，撥開像苫蓆一樣的門，而在進去的那一瞬間，我看到數百個碩大的火紅色肉塊繫在長長的竹竿上。有些還在滴著鮮血。我撥開那數之不盡的肉塊，卻怎麼也找不到對面的出口，身上的白衣服早已經鮮血淋漓。

我真不知自己是如何逃脫的。逆著溪流一路奔跑，突然間森林豁然開朗，春天的樹木一片青綠，鬱鬱蔥蔥。小孩子們成群結隊，一股極其好聞的味道撲鼻而來。很多出來野餐的家庭坐在草地上閒聊著，有人席地而坐，有人正在開心地吃著紫菜包飯，還有人在一旁烤肉，動聽的歌聲和歡快的笑聲不絕於耳。到處都彌漫著一種靜謐閒適的氣氛。

而我卻有些害怕。我的衣服上還沾著斑斑鮮血。趁大家不注意，我趕緊藏在一棵樹後。我的雙手、嘴角上全是血跡。因為在草棚時，我太餓了，撿起掉在地上的肉塊，送進了嘴中。用牙齒咀嚼生肉的那種感覺，我依然記憶猶新。

我的眼睛映在地面的血泊中，閃閃地發出凶殘的光芒。這的的確確

是我的臉，但是那表情和眼神又如此陌生，恍如初見。我一時也無法說明那種感覺，彷彿這見過無數次的熟悉的臉並不是我的……就是這種活生生的、奇怪而又恐懼的感覺。

妻子準備的晚餐只有生菜葉、大醬、沒有放牛肉和蛤蜊肉的海帶湯以及泡菜。

「搞什麼？就因為做夢就把肉全都扔掉了？妳知道那些肉有多貴嗎？」

我從椅子前站起身，打開冰箱──果然空空如也，裡面只有味噌粉、辣椒粉、冷凍的辣椒和一袋蒜末。

「給我煎個蛋餅吧，今天真是累得不行，午飯都沒好好吃。」

「雞蛋也都扔掉了。」

「什麼？」

「牛奶也不喝了。」

「真拿妳沒辦法！連我都不准吃肉了嗎？」

「我不能把那些東西放到冰箱裡，我實在受不了。」

怎麼能變得如此自私！我死死地盯著妻子的臉。她耷拉著眼皮，表情比往常還要平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身上居然有如此自私而又自以為是的習性，原來她是這麼不講理的女人。

「這麼說，今後家裡再也不吃肉了嗎？」

「反正你在家也只吃早餐嘛，午飯和晚飯還是會經常吃肉的呀……早餐一頓不吃肉會死嗎？」

妻子居然理直氣壯，應對得頭頭是道。

「好好好，就算我可以這樣，那妳呢？妳從現在開始也不吃肉了嗎？」

她點了點頭。

「哦，到什麼時候為止？」

「……以後一直這樣。」

我啞口無言。我也十分清楚，如今素食主義確實大行其道。這些素食主義者大都想著要健康長壽，或者想要改變過敏、異位性皮膚炎體質，還有的聲稱為了環保，當然，還有遁入空門的僧人是為了不殺生的戒律。然而妻子又不是青春期的少女，不是為了減肥，也不是出於健康的考慮，更不是撞了邪，這又是彆扭個什麼勁兒呢？僅僅因為做了一場噩夢便如此大張旗鼓地徹底改變飲食習慣，也太誇張了！而且還完全無視丈夫的勸阻，真是不可理喻！

如果從一開始妻子就說自己受不了肉食的話，那還尚可理解，但結婚前她的食性可是非常好的，這一點頗合我意。她的拿手菜是烤排骨，每當家人聚餐時，妻子總是一手拿著肉鉗一手拿著大剪刀，熟練地翻烤著排骨。不光是烤排骨，妻子做出的料理都很美味可口：用生薑末和糖漿浸漬後，炸得香甜可口的五花肉；把肉片用胡椒、鹽和麻油調味後再裹上糯米粉烤，這道菜可是她的獨門絕技；將剁碎的牛肉和在水裡泡好的大米用麻油炒過，之後在上面鋪一層豆芽，就變成了濃香撲鼻的豆芽拌飯；放入大馬鈴薯塊的雞肉湯也同樣美味可口，雞肉飽吸了微辣湯汁的味道，我一頓飯就能消滅三大盤……

然而現在，妻子準備的飯菜都是些什麼！她斜坐在椅子上，默默喝著令人食欲全無的海帶湯。我把米飯和大醬包在生菜葉子裡，發洩似的狠狠咀嚼起來。我突然意識到：對眼前的這個女人，自己竟一無所知。

「不吃嗎？」她用心不在焉的口氣問道，像個已生育過四個子女的中年婦女一樣。她並不理會此時不滿地注視著她的我，兀自大口大口地嚼著泡菜。

直到開春，妻子並沒有任何改變。每天早餐只能吃蔬菜，對此我倒也沒有什麼不滿。如果一個人徹底地改變了，另一個人也只能隨之改變。

她日漸消瘦，原本突出的顴骨顯得更加高聳；倘若不化妝的話，皮膚就像病人一般蒼白憔悴。如果大家都像妻子這樣能堅決地拒絕肉食，

這世界上就沒有人會為自己的減肥計畫而愁眉不展了。但是我知道，妻子的消瘦不是因為改吃素食，而是因為她做的夢。事實上，她幾乎徹夜難眠。

妻子絕不是勤快之人。以前，每當我深夜晚歸時，她常常早已沉沉睡去。而現在，就算我凌晨到家梳洗上床後，她仍然不進房睡覺。她不看書，不上網，也不看電視，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她大概忙著給漫畫上臺詞，但這工作也不可能花這麼多時間。

她大概凌晨五點鐘才上床入睡，而這一小時左右的時間也往往似睡非睡，且常常會在短促的呻吟聲中突然驚醒。每天清晨，我在餐桌前面對的都是她那蓬鬆的頭髮和粗糙的臉龐，以及布滿血絲的雙眼。而且，她幾乎不動什麼飯菜。

更令人頭疼的是，她已經不再想與我做愛。過去，妻子總是二話不說就滿足我，有時還挺主動的。但現在，只要我的手在她肩上一放，她就會靜靜地躲開。記得有一次，我問她原因：「到底怎麼了？」

「我累了。」

「所以我才說讓妳吃肉啊。不吃肉怎麼會有力氣呢？以前妳可不是這樣的。」

「其實……」

「什麼？」

「……是因為有股味道。」

「味道？」

「肉味—你身體上的肉味。」

我不禁笑出聲來。「妳剛才沒看到嗎？我才剛洗完澡，哪來的味道呢？」

她一本正經地回答道：「……有，那味道會從每一個毛孔中散發出來。」

我有時有種不祥之感：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早期病狀？傳說中的偏執

症、妄想症、神經衰弱等病症的早期症狀？

可是，我卻很難判定她是不是真的瘋了。她像平常一樣少言寡語，但還是會做好家事。一到週末，她會拌兩樣野菜，或用蘑菇代替肉類做出一盤炒雜菜。如果考慮到當下流行的素食主義，這一切自然無可厚非。然而，她卻一直無法入睡，每當清晨看見她呆滯得像被什麼東西深深壓著的表情，餐桌上的飯菜就更加難以下嚥了。我問她原因，她只是淡淡地回答說「我做夢了」。我沒有問過她，那究竟是怎樣的夢境。我曾聽她講起黑暗深林中的草棚和映在血泊中那張臉的故事，這種事聽過一次就夠了。

妻子在我無法涉入、無法得知、也不想得知的夢境折磨中漸漸消瘦，一開始像舞者一樣纖細苗條，到後來已經像病人一樣骨瘦如柴。每當我有不祥的預感時，就安慰自己說：在小鎮經營木材加工廠的岳父岳母、為人和善的大姨子和小舅子，他們誰也不像是有精神疾病的樣子。

我腦海中一想到她家人的樣子，氤氳的煙氣便混著濃烈的燒蒜味升騰而來。妻子的家族是韓國最平凡不過的和樂融融的家庭。家人之間經常熱鬧地聚在一起，觥籌交錯之間，烤肉的油脂滋滋地冒出青煙，女人們則在廚房裡高聲地談笑。岳父特別喜歡生拌牛肉，岳母則特別擅長切生魚片，大姨子和妻子揮舞著剔骨刀，能俐落地將一整隻雞剁成細碎的雞塊。妻子可以從容地將幾隻蟑螂拍死，而這種生活能力正是我喜歡的—她是這個世界上我挑了又挑、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人。

就算她的狀態實在令人可疑，我也不考慮去找心理醫生為她諮詢或者治療。即使我對別人的事可以寬容地說「心理疾病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是落在自己的身上，就完全不是那麼輕鬆了。坦白說，我對怪異的事情根本沒有一點兒耐性。

做那場夢的前一天早上，我正在切凍肉。而你帶著怒氣催促道：「該死的，怎麼這麼磨磨蹭蹭？」

你不是不知道，每當你一著急，我總是無法集中注意力，越想快就越是一團亂，慌裡慌張的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快，快一點兒，我握著刀的手忙個不停。突然砧板向前移動了一下，我一下子切到了手指，瞬間，刀刃上出現了一抹血痕。

我抬起食指，一滴鮮血正綻放開來，圓了，更圓了。我將食指放入嘴中，鮮紅的顏色伴隨著奇異而微甜的味道，讓我似乎變得鎮靜了一些。

夾起第二塊烤牛肉放到口中咀嚼的你，突然將肉吐了出來。你撿起那閃閃發光的東西，一下子暴跳如雷：「這是什麼！不是刀齒嗎！吞下去的話該怎麼辦啊！差一點兒就死掉了！」

我愣愣地望著眉頭緊皺、大發雷霆的你，不知為什麼，那時的我毫不吃驚，反而更加沉著，像是有一隻冰冷的手撫摸了一下我的額頭。所有包圍著我的東西像突如其來的退潮一樣離我而去。餐桌、你、廚房的一切物品，唯有我和我身下的椅子留在無盡的空間之中。

翌日凌晨，我第一次見到了草棚裡的血泊和映在上面的那張臉。

「嘴唇怎麼了，沒有化妝嗎？」

我脫下了皮鞋。妻子披著一件黑風衣，茫然地站在那裡。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進房間裡。

「妳打算以現在的模樣出門嗎？」

我們的身影雙雙映在化妝臺的鏡子中。

「再化一遍妝！」

妻子輕輕地甩開我的手。她打開粉盒將粉拍在臉上，草草地撲上一層後，她的臉活像沾滿灰塵的布娃娃。她在發灰的嘴唇上塗了厚厚的珊瑚色口紅，那病人般蒼白的臉色即刻消散了。我輕舒一口氣：「不早了，抓緊時間吧。」

我走在前面，打開了玄關門，一隻手按著電梯的按鈕，焦躁地盯著妻子拖拖拉拉地穿上那雙藍色運動鞋。風衣搭配運動鞋，簡直不倫不類，卻又讓人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她沒有皮鞋，因為所有皮革製品都被她扔掉了。

我坐進車裡發動引擎，打開了交通廣播，以便能夠收聽到社長事先預訂的韓式餐廳周邊的交通狀況。我繫好安全帶，按下了手煞車。妻子打開車門，從車外帶進來一絲涼氣。她坐到副駕駛座上，慢吞吞地繫上

了安全帶。

「今天務必要表現好一些。社長在夫妻聚會上叫上科長級的，我是第一人，這說明他很欣賞我。」

我們繞小路、抄近道，一路飛馳，終於在約定時間前趕到了餐廳。一眼望去，那是一棟附設停車場的豪華兩層小樓。

早春的氣溫依然很低，妻子裹著薄薄的風衣，迎著晚風瑟瑟發抖。一路上，妻子一直沒有開口說話，不過她一向如此，所以我也沒怎麼在意。沒人喜歡嘮叨的人，長輩們更喜歡沉默的女人，我原本不安的心馬上平靜了下來。

社長夫婦、常務和專務夫婦已先來一步，部長夫婦二人也緊隨我們之後而來。彼此打過招呼之後，妻子和我脫下外套掛在衣架上。社長夫人的雙眉修得細細的，脖子上掛著一條大大的翡翠項鍊，傲慢而貴氣。我們在她的指引下來到了晚餐的長桌前。看來其他人經常光顧這家店，他們熟門熟路，顯得很放鬆。我抬頭望著裝飾得頗有古風的天花板，又瞟了一眼在玻璃魚缸中嬉戲的金魚後，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來。我無意識地回望妻子一眼，她的乳房毫無防備地映入我的眼簾。

她今天穿著一件緊身的黑色襯衣，兩隻乳頭的輪廓清晰可見。毫無疑問，她今天又沒穿胸罩。當我抬起雙眼觀望別人的臉色時，正好撞上了部長夫人的視線。她故作泰然，眼神中卻夾雜著好奇與驚訝，還有一絲輕蔑。

我感到臉頰微微泛紅。妻子並沒有參與女人之間的談話，只是茫然地坐在那裡，我一邊意識到大家的眼神都在瞟向她，一邊強迫自己鎮靜下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使自己盡量保持自然才是上策。

「這個地方好找吧？」社長夫人向我問道。

「以前路過一次，前院設計得非常漂亮，這裡真是一個讓人想進來看看的地方啊。」

「啊，是嗎？……庭院是不錯，要是白天來就更美了。從那扇小窗戶中還可以看到花壇。」

然而，當菜餚開始上桌時，我辛苦維持至今的鎮定再也難以為繼了。

面前擺放的第一道菜是蕩平菜[1]：這是一道將綠豆粉絲和香菇、牛肉等涼拌的清雅菜餚。當服務生拿起湯匙為妻子面前的餐碟盛放料理時，坐在椅子上一直沒有開口的妻子突然用低沉的聲音說道：「我不想吃。」

雖然這聲音非常小，但是，餐桌前的人們還是都停了下來。大家驚訝的視線齊齊落在妻子身上，這次她提高了自己的嗓門：

「我……不吃肉。」

「那麼，就是素食主義者囉？」社長用豪放的語調問道。

「在國外，有嚴格的素食主義者。在我國現在也開始漸漸地風行素食，特別是最近輿論頻繁對肉食者發動攻擊……如果想長壽，必須得戒肉，這不無道理。」

「即使是這樣，一點兒肉都不吃的話，能活下去嗎？」社長夫人面含微笑地說。

妻子的碗碟空空蕩蕩，服務生在其餘九人的餐碟盛滿佳餚後悄然退下。人們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素食主義上。

「不久前不是發現了五十萬年前的木乃伊嗎？這具木乃伊身上也有狩獵的痕跡。食肉是人的本能，素食，自然也就是違背人的這種本能，顯然這是有悖常理的。」

「最近好像因為四象體質[2]，出現了素食主義者……我也去看過好多醫生想弄清自己的體質，可是每去一處都有不同的說法。每當這時我便嘗試著改變飲食結構，但心裡始終還是不踏實……所以我認為飲食均勻搭配是最合理的。」

「均衡膳食難道還會不健康嗎？不挑食就是身心健康的證據啊。」

一直拿眼瞟著妻子前胸的專務夫人說道。顯然，她的矛頭已經開始直指我太太了。

「吃素的理由是什麼？因為健康……或者是因為宗教原因？」

「不是的。」

妻子似乎全然沒有意識到今晚的宴請對我來說是多麼的來之不易。她安然自若地回答，突然間，我感覺到一陣戰慄──因為直覺到她將說出口的話。

「……是因為做夢了。」

我快速地接過妻子的話茬兒：「我夫人一直患有腸胃疾病，睡眠總是不好。按韓醫的囑咐，戒肉之後逐漸康復了。」

於是其他人紛紛點頭表示理解。

「真難得啊。我還沒有和真正的素食主義者一起吃過飯呢。和那些認為我吃肉的行為無比噁心的人共進晚餐，該有多可怕啊！以堂而皇之的精神理由選擇素食，不就是對肉食的嫌棄嗎？難道不是嗎？」

「用筷子捲著扭動不止的小章魚放到嘴裡嚼得津津有味，坐在旁邊的女人像是盯著禽獸一樣看著你，這是一種怎樣的氣氛呢？」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我也附和著大家發出笑聲，然而我卻清楚地意識到妻子並沒有笑出來，也根本沒有在聽大家的對話，而是緊緊地盯著人們殘留在嘴唇上的油汁。這種行為讓大家心中著實不快。

下道菜是乾烹雞，而後是金槍魚片。大家都在盡情地享用著美食，唯有妻子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小橡果一樣的乳頭在她的襯衣中呼之欲出，她的視線像是要吸乾在座諸位的雙唇，吸乾他們嘴唇的每一個微小動作。十餘種美味佳餚輪番上陣，一直到饕餮盛宴華麗落幕，妻子吃到嘴裡的只是沙拉、泡菜和南瓜湯，就連風味獨特的糯米烏蛋粥也因為盛在了肉湯裡而一口未沾。其他人開始慢慢地忽略了妻子的存在，繼續談笑風生，同情我的人偶爾問些無關痛癢的問題，但我覺得他們連我都開始敬而遠之了。

飯後果盤上桌，妻子只吃了一塊蘋果和柳丁。

「妳不餓嗎？看妳可沒怎麼吃啊！」

社長夫人用公式化的社交語調問候妻子。妻子沒有笑，沒有臉紅，也沒有絲毫遲疑，只是默不作聲地注視著這個女人優雅的妝容。她的凝視讓在座的人大為掃興。妻子知道這是怎樣的一次晚宴嗎？知道面前的中年女人是誰嗎？一瞬間，我感受到妻子那我從未進入過的頭腦，真像是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

該採取什麼措施了。

那晚發生的一切讓我感到狼狽不已。開車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妻子卻泰然自若，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她看上去困頓不堪，傾斜著身體將臉倚靠在車窗上。若照我平時的性子，一定是要發怒的。想看到老公被公司開除的樣子嗎？看看妳都做了些什麼！

而直覺告訴我，這些都毫無意義。任何的憤怒和勸說都不能刺激她的神經，這並不是我可以掌控的局面。

妻子梳洗一番之後換上了睡衣，她並沒有進臥室而是直奔自己的書房。我在客廳裡踱來踱去，走到電話機前拿起了話筒。

住在遙遠小鎮裡的岳母接了電話。此時入睡還為時尚早，而岳母的聲音卻極其困倦。

「都還好吧？很久沒有你們的消息了……」

「十分抱歉，最近太忙了。岳父大人身體還健康嗎？」

「我們都還是老樣子。你的工作還順利吧？」

我遲疑片刻，回答道：「我還不錯。不過英惠她……」

「英惠？英惠她怎麼了？」

岳母的聲音中透出幾分擔心。雖然岳母平時顯得並不怎麼關心二女兒，但畢竟是自己的親生骨肉。

「英惠她不吃肉。」

「什麼？」

「一點兒肉都不吃，只吃蔬菜，已經好幾個月了。」

「這是怎麼回事？不是要減肥什麼的吧？」

「這個……我怎麼勸她都不聽。所以我在家也好久都沒吃過肉了。」

岳母默不作聲，我趁機強調道：「她的身體已經變得很虛弱了……」

「這怎麼成，英惠在旁邊的話，讓她接一下電話吧。」

「現在她已經睡著了，明天早上我讓她給您回電話吧。」

「不，不必了。明早我再打過來吧。這孩子怎麼突然就變了呢……真是沒臉見你啊。」

掛斷這通電話之後，我翻翻電話簿又打給大姨子。四歲的小外甥接起電話「喂」了一聲。

「讓你媽媽接一下電話。」

大姨子與妻子長得很相似，但是眼睛卻又大又漂亮，而且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比妻子更有女人味。

她接過聽筒：「喂？」

大姨子接電話時總是帶著鼻音，老是讓我升騰起某種欲望。我像剛才給岳母電話中所說的那樣，告知她關於妻子改吃素的情況，從她那裡得到了驚愕、致歉以及許諾後，我放下了電話。之後，我猶豫了一下，到底要不要再打給小舅子，想想這樣做似乎有些過分，於是作罷。

又做夢了。

不知是誰殺了人，也不知是誰轉眼就將屍體藏了起來。而在夢中驚醒的那一瞬間，這些我都全然忘記了。我要嘛是凶手，要嘛是被害者。如果我是凶手，那我殺死的會是誰呢？會是你嗎？我記得是非常親近的人啊。或許是你殺死了我……是鐵鍬，我確定是鐵鍬。用大大的鐵鍬敲擊頭部而致死。笨重的回聲，金屬和頭骨撞擊時的彈性……在黑暗中，

那倒地的身影異常清晰。那麼，把屍體藏起來的人又會是誰呢？一定不是我，也不是你……

這樣的夢並不是第一次做了。它們已經出現過好幾次。就像喝醉時能記起以前喝醉時的樣子一般，會在夢中想起過去的夢境。是誰無數次地殺死了其他人，隱隱約約的、無法把握的……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似乎已經成為了真實的記憶。

你肯定無法理解。從很久以前開始，每當看到有人在砧板上揮刀的樣子，我便嚇得膽戰心驚，不管舉刀的人是姐姐還是媽媽。我無法說明那種無法忍受的厭惡感。當然這並不是說昨天在夢中出現的凶手或被害者是媽媽或姐姐。我的腦海中只殘留著類似的感覺：一種冷森森的、髒兮兮的、驚恐又殘忍的感覺──我親手殺人的感覺，或者說我被別人殺死的感覺。如果不是親身體驗，難以切身感受到……那堅決的、幻滅的、像微溫的鮮血一樣的感覺。

到底是為什麼呢？所有的一切無不讓人感到陌生。我好像正置身於某種物體的後面，好像被關在沒有把手的門背後。不，或許從一開始我就一直在這裡。無邊無際的黑暗，一切的一切，都黑壓壓地融合在一起。

跟我的期待相反，岳母和大姨子的勸說並沒有給妻子帶來任何影響。一到週末，岳母便打電話問我道：「英惠還是不吃肉嗎？」

連一向不愛打電話的岳父也對她大發雷霆。岳父憤怒的聲音從聽筒中冒出來，一清二楚地鑽進我的耳朵裡。

「太不像話了，就算妳可以不吃肉，妳那年輕氣盛的老公該怎麼辦？」

妻子不做任何應答，只是默默地在聽筒一旁聽著。

「為什麼不回答，妳在聽我說話嗎？」

廚房裡的湯鍋已經開始沸騰，妻子一聲不吭，將聽筒往桌子上一擱便走進了廚房，再也沒有回來。岳父還在無人回應的電話那頭咆哮著，我只好抓起了聽筒：「對不起啊，爸爸。」

「不是，是我沒臉見你。」

岳父是個極其大男人主義的人，深具一家之主的威嚴。他從來不會說關懷之類的話語。以參加戰爭並得到榮譽勳章自豪的他，平時說話嗓門很高，而且十分威武有氣魄。我曾經一下子幹掉了七個兵……這樣開頭的故事，作為女婿的我也聽他說過兩三次。聽說妻子的小腿被這樣的岳父一直打到十八歲……而此時他卻用我在過去五年裡從未聽過的、道歉的語氣跟我說話，這著實讓我吃驚。

「……原本計畫下個月到首爾的，到時候我們再坐下來好好談談吧。」

岳母的生日是六月份。因為娘家太遠，住在首爾的妻子娘家手足一般只寄禮物或打電話為岳母祝壽。而今年五月初，大姨子一家搬到了大房子裡，岳父岳母為了看看她的新房子，這次生日便決定在首爾度過——在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天，去大姨子的新居舉行家庭聚會。這是幾年來妻子的娘家少有的一次大聚會。我能感覺到：家人們已經準備好要在那天勸說她。

不管妻子對此是否若有所知，依然每天過得安然自得。除了她有意識地回避與我同床——她一直穿著牛仔褲睡覺——在外人看來，我們仍然還算是正常的夫妻。她日漸消瘦，每當清晨我摸索著關掉鬧鐘，坐起身來時，總能看見她睜著雙眼，直挺挺地躺在那裡，除此之外和以前並沒有什麼不同。自從上次的晚宴後，有一段時間人們總是拿怪異的目光看我，但是當我負責的專案帶來了令人豔羨的利潤後，這一切都變得無關緊要了。

有時我也會想，和怪異的女人同居也沒有什麼不好。不過是個外人——不，就當是個能為你做飯、打掃房間的姐妹，甚至是鐘點女傭吧。可是對於正當壯年、雖然感到沉悶無趣但又要維持婚姻的男人來說，長期的禁欲是何等難忍的煎熬。某次參加飯局晚歸的夜裡，我仗著一身酒氣與醉意將妻子撲倒，當我死死按住她不斷反抗的胳膊並褪下她的褲子時，一種無法言說的快感噴湧上來。我低聲謾罵著拚命掙扎的她，試了三次才成功插入她體內。此時的妻子像個被強行拉來的軍中慰安婦一樣躺在那裡，在黑暗中面無表情地盯著天花板。我得到滿足後，她便轉過身去，將臉深深地埋進被子裡。當我去淋浴時，她好像在清理身體；而

我回到床上之後，她又像什麼也沒發生似的平躺著閉著雙眼。

有了第一次經驗之後，之後如法炮製就容易了，每當此時，便會有一種怪異而不祥的預感湧上我的心頭。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對生活並沒有什麼遠見，一直是個性格遲鈍的人，但是房間的黑暗和寂靜使我感到不寒而慄。次日清晨，我毫不掩飾自己的厭煩，望著坐在餐桌前的妻子緊閉的雙唇，以及那聽不進任何話語的側臉。她臉上彷彿歷經千辛萬苦、經受層層磨難般的表情，讓我既愧疚又心生厭惡。

那是家族聚會前三天的晚上。酷暑提早到來，首爾城的溫度已經突破了歷史最高紀錄，每個大廈和賣場都開足了空調。那天我一整天都坐在冷颼颼的辦公室裡發抖，所以比平常還早一些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打開玄關門一看到妻子的瞬間，我就急忙轉過身去關緊了門，因為我怕經過門前走廊的人會看到她的樣子。她只穿了條淺灰色的純棉褲，裸露著上身，背靠電視櫃坐在地板上削著馬鈴薯皮，突出的鎖骨下面是消瘦得不能再消瘦的、小肉包似的乳房。

「為什麼光著上身呢？」我努力地保持臉上的微笑，問道。

她並沒有抬頭，繼續轉動著手中的削皮刀回答：「熱！」

抬頭看我！我咬緊牙關默不作聲，心裡幾乎是在哀求似的訴說。

趕緊把頭抬起來對我微笑吧。趕緊告訴我妳是在跟我開玩笑。

可是她並沒有笑。當時已是晚上八點，陽臺的門敞開著，屋裡並不熱，妻子的肩膀上已經起了芝麻粒般細小的雞皮疙瘩。報紙上高高地堆著馬鈴薯皮，三十多個馬鈴薯幾乎堆成了一座小山。

「妳打算拿這些做什麼？」我故作鎮靜地問道。

「要蒸著吃。」

「全部？」

「嗯。」

我嗤嗤地發笑，並等著她跟我一起笑起來。可是她並沒有笑，也沒

有抬頭看我一眼。

「我只是……只是覺得很餓！」

在夢中，我用刀砍斷別人的頭顱，因沒有切斷而拽住長髮再次下刀……從這些噩夢中驚醒之後，清醒時也想殺死那些一顛一顛地走在面前的鴿子，想勒死觀察過好久的鄰居家的小貓咪，這些念頭使我雙腿發顫冷汗直流，為自己彷彿成了另外一個人而恐懼，似乎有另外一個人的靈魂將從我體內升騰，把我吃掉……

唾液又開始在口腔裡堆積了。每當經過肉鋪，我會捂住自己的嘴，因為口水會從舌根冒出來，一直濕潤著嘴唇，然後順著雙唇之間的縫隙不斷往下流。

如果能入睡，如果能丟開意識，哪怕只要一小時也好。有好幾個夜晚，在驚醒後光著腳徘徊時，我感覺到屋子如同冰窖，像冷飯冷湯一樣涼。窗外是無盡的黑暗，什麼也看不見。偶爾在黑暗中傳來玄關門發出的喀嚓聲，但是並沒有人敲門。回到臥室後我把手伸進被窩裡，發現裡面已經變得冰冷了。

現在，我連五分鐘的睡眠都無法維持。每當一入睡就有夢魘侵襲而來。不，不能說是夢魘。一個個短暫的夢境接連不斷地撲過來。先是動物們閃著光的眼睛，繼而是流淌的鮮血，被挖開的頭蓋骨，然後一切又回到動物的眼睛，像是從我肚子裡浮上來的眼睛……每次渾身哆嗦著睜開眼睛後，我就無法控制地檢查著自己的雙手，確認自己的指甲是否還柔軟，牙齒是否還溫順。

我能信賴的只有胸部。我喜歡我的胸部，因為胸部沒有任何殺傷力。手、腳、牙齒和三寸之舌，甚至是視線，都是能殺戮或傷害他人的凶器。可是胸部不是。只要擁有這圓潤的胸部，我就能堅持得住，一定能堅持住的。可是為什麼胸變得越來越乾癟了呢？它不再圓潤如昔了。到底為什麼？我到底為什麼越來越消瘦了？我變得如此鋒利，是為了刺破什麼呢？

這是一間朝南的公寓，房子位於十七樓，陽光充足。雖然前面有棟樓擋住了視線，但是從後面的窗戶可以遙望遠處的山腳。

「以後就不用再擔心你們了，這下可安頓好了！」老丈人拿起筷子，說道。

這是大姨子用結婚前就開始經營的化妝品店掙到的錢買的公寓。她一直用心經營她的店面，如今店鋪的面積已經擴大到了原來的三倍。生完孩子後，她雖然只能抽出一點時間，但也每晚都會抽空到店裡照看。前不久孩子滿三歲上了幼稚園，她又回到店裡專心經營。

我很羨慕姐夫。他雖然是美術大學的畢業生，但是對家計毫無貢獻。雖然有些遺產，但是不賺錢的話總會有坐吃山空的一天。多虧大姨子努力工作，姐夫這輩子都可以安心地從事自己喜歡的藝術。而且，大姨子跟妻子以前一樣，也很會烹飪，望著滿桌的美味佳餚，我頓時覺得食指大動。這個女人有豐腴的身材、雙眼皮的大眼睛、和藹可親的語氣；望著她，我在心裡覺得惋惜，遺憾著那些人生中默默流失而自己未曾察覺到的東西。

妻子沒說一句房子不錯、準備這麼多美食辛苦了之類的客套話，只是安靜地吃著米飯和泡菜。除此之外，也沒有她能吃的東西。她不能吃以雞蛋為主要原料的蛋黃醬，所以對看著就很開胃的沙拉動都沒動。

她的臉色因長期的失眠而顯得十分暗沉。如果是首次見她的陌生人，肯定以為她是重病患者。她跟往常一樣沒有穿胸罩，只套了一件白色T恤，所以只要仔細看，就能看見胸前斑點一樣的淺褐色乳頭。剛進玄關，大姨子就把她叫到了房間，可是沒過一會兒就面帶難堪之色先走了出來，看來妻子還是不同意穿胸罩。

「這裡的房價是多少啊？」

「……我昨天進房屋仲介的網站看了看，這間公寓已經漲了五千萬韓元，聽說明年地鐵會通車。」

「姐夫你太明智了。」

「我什麼都沒做，都是她一手操辦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談天說地，一團和氣，孩子們打打鬧鬧、歡天喜地地享用著桌上的美食。

「大姐，這麼多料理都是妳一個人準備的嗎？」我問道。

她微微一笑，說道：「嗯，從前天就開始一樣一樣弄。那個拌牡蠣英惠以前很愛吃，這次特地為她準備的……可是她連碰都不碰。」

我屏住了呼吸，心想該來的終於來了。

「我說英惠啊，爸爸說了多少次了，可是妳怎麼還……」

老丈人的一聲呵斥後，是大姨子溫和的責備：「妳到底想做什麼？人必須要吸收必要的營養……妳要堅持素食也可以，但是得有一個營養均衡的菜單。看看妳的臉都成什麼樣子了？」

弟妹也幫腔：「我都認不出來了，雖然聽說過她吃素，可是沒想到她的身子成了這樣……」

「從現在開始，妳不能再吃素了！這個，這個，還有這個，妳都吃了。也不是吃不起呀，妳在想什麼？」岳母把盛有炒牛肉、糖醋肉、燉雞、章魚麵的盤子放到了妻子的面前說道。

「發什麼呆？還不趕緊吃？」老丈人大發雷霆。

「英惠呀，吃了才有力氣，活著就得活得生氣勃勃，寺廟裡的和尚也不會這麼苛待自己，就算是禁欲苦行，也還是積極地生活啊。」大姨子沉住氣繼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孩子們睜大眼睛望著妻子，她一臉不知所措的表情，呆呆地看著家人的臉。

一陣緊張的沉默。

我環顧著周圍，老丈人晒得黝黑的臉，岳母那不再年輕、遍布皺紋的面容和充滿擔憂的眼神，大姐充溢著惆悵的纖細雙眉，姐夫一副旁觀者的姿態和小舅子夫妻倆不以為然的表情都盡收眼底。她總得說點什麼吧？我在心裡期待著。可是她用放下筷子來應對一個個盯著自己的銳利目光，好像是用這個舉動來回答家人無言的質疑。

其他家庭成員之間有一陣小小的不安騷動。

這次岳母夾起糖醋肉，送到妻子的嘴邊，說道：「來，趕緊吃了吧。」

妻子咬緊雙唇，用不明所以的眼神望著自己的母親。

「來，張開嘴，不喜歡吃這個嗎？那換這個……」

岳母這次夾起了炒牛肉。見妻子依然緊緊地閉著嘴巴，她放下炒牛肉，夾起了拌牡蠣。

「妳小時候不是很喜歡吃這個嗎？還說過要吃到膩為止……」

「嗯，我也記得，所以只要見到牡蠣，就能想起英惠。」

大姨子的口氣好像妻子不吃拌牡蠣是什麼大事一樣，幫著岳母說話。

「趕緊吃吧，我手都痠了……」

當夾住拌牡蠣的筷子逼近嘴巴的時候，妻子猛地向後傾了一下身子。我看到岳母蒼老的手在微微顫抖。妻子終於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我不吃！」

妻子的嘴裡第一次傳來了清清楚楚的聲音。

「什麼？」

有著同樣火爆性格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不約而同地怒吼出來。弟妹趕緊抓住了丈夫的胳膊。

「看著妳這模樣，爸爸我都快心碎了。妳還是不聽話嗎？讓妳吃妳就得吃！」

我心想妻子會說「對不起！爸爸，可是我真的不想吃」什麼的。可是她卻用沒有一點歉意的語調淡淡地說道：「我不吃肉！」

岳母一臉絕望，無奈地放下了筷子。她那蒼老的臉，露出隨時會哭出來的表情。

老丈人提起筷子，夾起一塊糖醋肉，轉過身，矗立在妻子面前。

一輩子的勞作使老丈人的身子骨保持得十分硬朗，但是畢竟歲月不饒人，背已經有點駝了。他把糖醋肉遞到妻子的面前說道：「吃下去，聽爸爸的話，趕緊吃下去，這都是為妳好。再不吃生病了可怎麼辦

啊？」

我被這父愛感動得心裡一陣發熱，不知不覺中眼圈就濕了。我想，此時此刻在座的人都會有相同的感受。妻子伸手推掉在半空中安靜地顫抖的筷子，說道：「爸爸，我不吃肉！」

在那一瞬間，老丈人有勁的手掌劈開了虛空。妻子馬上用手摀住了側臉。

「爸爸！」

大姨子大叫一聲，抓住了老丈人的手臂。他的怒火顯然還沒消退，雙唇微微顫抖著。雖然我從前就知道岳父的脾氣很大，可是還是第一次看他動手打人。

「小鄭，英豪，你們倆過來！」

我遲疑地走到妻子的身邊。在老丈人重重的一掌下，她的臉好像要流血了。她的平靜彷彿此時才被打破，不停地喘著粗氣。

「你們倆抓住英惠的胳膊！」

「什麼？」

「只要吃一次，就會重新開始吃的。這世界上哪有不吃肉的人？」

小舅子一臉不滿，起身說道：「二姐，能吃就吃吧，哪怕做出吃的樣子也可以啊！在爸爸面前一定要這麼做嗎？」

「你小子在胡說什麼？趕緊抓住她的胳膊，小鄭，你也動手！」

「爸爸，不要這樣！」

大姨子抓住了老丈人的右胳膊。他把手裡的筷子一摔，用手抓起糖醋肉逼近妻子。見她彎著腰往後退，小舅子一把抓住了她。

「二姐，趕緊接過來，自己吃掉吧。」

大姨子哀求道：「夠了爸爸，您快住手吧。」

小舅子抓住妻子的力量遠遠比大姨子抓住岳父的力氣要大，所以老丈人一把甩掉了她，將糖醋肉塞進了妻子嘴裡。她咬緊雙唇，發出了痛

苦的呻吟聲。但因為怕一旦開口說話，那塊肉就會進入自己的嘴巴，她不敢張嘴說話。

「爸爸！」

小舅子雖然大聲勸阻著老丈人，但是也沒有鬆開妻子。

「嗯……嗚嗚！」

妻子痛苦地掙扎著，老丈人用肉塊使勁捻著她的雙唇。雖然用他那強有力的手指在她唇間打開了一條縫，但是緊緊咬合著的牙齒卻始終無法叩開。

更加氣急敗壞的老丈人再次扇了妻子一個耳光。

「爸爸！」

大姨子雖然一把抱住了老丈人的腰，但是趁妻子的嘴巴微微張開的一瞬間，他還是迅速地把肉塞進了妻子的嘴裡。小舅子的胳膊也在那一刻放鬆了，妻子發出咆哮聲，一口吐掉了嘴裡的糖醋肉，隨後傳來的是她動物般的悲鳴：「……閃開！」

我原以為她要跑向玄關，可是她一轉身拿起了放在長條餐桌上的水果刀。

「英……英惠！」

岳母哀怨的呼喊聲打破了令人恐怖的寂靜。孩子們也終於哭出聲來。

妻子咬緊牙關，凝視著一雙雙盯著自己的眼睛，突然舉起了刀。

「攔住她……」

鮮血從妻子的手腕處像噴泉似的射出來，雨水般滴在白色的盤子上。所有人都被眼前血腥的一幕嚇呆了。有人把刀從癱坐在地上的妻子手裡奪了過來，是從開始就一直坐在一邊的姐夫。

「還愣著幹嘛？還不趕緊拿毛巾什麼的！」

姐夫不愧是特種部隊出身，他熟練地止血後，一把背起了妻子。

「你趕緊下樓發動汽車！」

我渾身顫抖著在地上找皮鞋，可是慌亂之中竟然湊不成對，穿錯兩次後，才打開玄關門衝到了屋外。

……咬我腿的那隻狗，被爸爸綁在摩托車後。狗尾巴上的毛被拔下來，用火燒之後貼在我的傷口處，用繃帶緊緊地纏了幾圈。我站在大門入口處的房間裡，看著眼前發生的這一切，那年我九歲。天氣十分炎熱，一動不動地坐著也會汗流浹背，那隻狗也熱得很，喘著粗氣，紅色的舌頭一直耷拉到下巴處。那是一隻塊頭比我還大的漂亮白狗。在還沒有咬到主人家的女兒之前，牠在村子裡以機靈懂事著稱。

爸爸說，原本要把牠吊在大樹上，邊用火燒，邊用木棒揍牠。他又說，不知從哪聽過，跑死的狗肉質更鮮嫩柔軟。爸爸發動摩托車，開始繞村子行駛，那隻狗也跟摩托車一起跑。兩圈，三圈，爸爸重複著同樣的路線。我一動不動地站在大門處，望著已經筋疲力盡、喘著粗氣翻著白眼的小白。每當跟那傢伙閃爍的眼神對上時，我就豎眉瞪眼盯著牠。

你這條惡狗，居然咬我？

轉完第五圈後，那隻狗開始口吐白沫，被繩子套著的脖子處開始往外流血。也許是因為脖子疼得厲害，那隻狗一直汪汪地叫著。當跑到第六圈時，牠的嘴裡吐出了黑紅色的血。嘴巴和脖頸處鮮血橫流，還不時地冒著血泡，我直勾勾地站著緊盯牠閃爍的眼睛。當我等待著牠第七次經過我面前時，卻遠遠地看見了爸爸用摩托車載牠回來。我看到牠那搖晃的四肢和滿含血淚的微睜雙眼。

那天晚上，我們家大擺筵宴。市場街坊裡凡是有些交情的大叔們都來到了我家。他們說要治療狗咬傷，必須得吃牠的肉，所以我也吃了一口，不，其實是用狗肉湯拌飯吃了滿滿一大碗。紫蘇調料沒能完全蓋住狗肉的味道，膻味刺鼻。牠邊跑邊望著我的眼睛，吐出的冒泡鮮血，彷彿在湯飯上面閃爍，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但我不在乎，我真的一點都不在乎。

女人們留在家裡哄著受驚嚇的孩子，小舅子也在家照顧昏厥的岳母。姐夫和我把妻子送到了附近的醫院。直到她被搶救成功，移送到普

通的雙人病房後，我們才意識到衣服上沾著的鮮血已經風乾，衣服變得皺巴巴的。

妻子的右臂扎著點滴針，已經睡著了。我和姐夫默默地望著睡眠中的她。我們一直盯著她的臉，彷彿那張臉上寫著答案，只要繼續盯下去就能讀懂那些謎題。

「姐夫，你先回去吧。」

「……好。」

他顯然有話要說，可是自始至終都沒有說出口。我從口袋中隨便掏出兩萬元遞給他：「不要這麼回去，去買件衣服穿吧。」

「那你呢？對了，待會兒知友他媽過來時，我讓她帶件我的衣服給你。」

傍晚，大姨子和小舅子夫婦都來到了醫院。小舅子說岳父精神受了很大刺激，現在還沒有完全平復下來。他還說，岳母死活也要過來，被他們好不容易阻止了。

「這到底是在做什麼？在孩子們的面前……」

弟妹顯然受到了衝擊，雙眼哭得紅腫，臉上的妝都被擦掉了。

「公公也真是的，怎麼能在女婿面前打女兒呢？他以前也這麼做過嗎？」

「他不是急性子嗎？……看看你們家英豪，不過上了年紀後已經好很多了。」

「把我扯進去幹嘛？」

「而且，英惠從小就沒有讓大人操過心，所以剛才老人家肯定很驚慌。」

「硬塞肉的確很過分，但是死活都不吃也好不到哪裡去，再說她拿刀幹嘛……我長這麼大還第一次看這種場面，下次我該怎麼面對她啊？」

趁大姨子在看護妻子，我換上姐夫的衣服後去了附近的三溫暖房。從淋浴噴頭噴出來的溫水，沖走了已經凝固成黑色的血液。懷疑的目光從四面八方向我射來。我頓時感到一陣噁心，眼前的景象讓我生厭，覺得一切都不像是真的。對妻子深深的厭惡，掩蓋了驚嚇和困惑的感情。

大姨子回去後，除了妻子和我，雙人病房裡只剩下因小腸破裂而住院的女高中生和她的父母。我守候在妻子的枕邊，但還是察覺到了他們投來的異樣眼光和細小的嘀咕聲。馬上要度過這個漫長的禮拜天，開始嶄新的禮拜一了，那樣就暫時不用見到這個女人了。明天大姨子會過來接替我，後天就能辦出院。而出院意味著我得繼續跟這個奇怪而恐怖的女人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這讓我覺得很難接受。

第二天晚上九點，我來到了病房。大姨子面帶微笑地迎接我。

「累了吧？」

「孩子呢？……」

「知友爸爸今天沒有出門。」

如果公司晚上有聚餐就好了，那樣我就不用在這個時間來到醫院，可是時值週一，實在找不到什麼藉口。前不久的緊急工作也已結束，所以也沒有加班。

「她呢？」

「一直在睡覺，問話也不回答，不過還肯吃飯……看來問題不大。」

大姨子充滿關懷的語調此刻多少安慰著我敏銳的神經，她這個特點始終深得我心。送走她後我發了一會兒呆，就在我解下領帶要去洗把臉的時候，有人輕輕地敲著病房的門。

出乎我的意料，來的是岳母。

「……真是沒臉見你。」

這是見到我以後，岳母說的第一句話。

「哪裡的話，您的身體怎麼樣了？」

岳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到底我們這是怎麼了？……」

岳母把手裡提著的購物袋遞給我。

「這是什麼？」

「這是在老家的時候準備的，聽說她好幾個月沒吃肉了，怕她營養跟不上……你們分著吃吧，是黑山羊羹……你就說是中藥，裡面添加了很多藥材，不應該有難聞的味道。她變得那麼瘦，又流了這麼多血……」

岳母的綿綿母愛讓我很是感慨。

「這裡沒有微波爐吧？我去護士站問問。」

岳母從包包裡拿出一個小袋子走了出去。我用手捲著解下來的領帶，感覺到剛被大姨子安慰的內心，此刻又在徬徨。沒過多久，妻子醒了過來。我想，這總比我一個人在的時候醒來好，所以內心頗為慶倖岳母來得及時。

她沒有看坐在她腳邊的我，而是先盯著岳母。岳母剛開門進病房，看到她醒來，露出又驚又喜的神色，而妻子的臉色卻難以卒睹。可能是一整天臥床睡覺的緣故，她的表情多少有些溫和了，也不知道是打點滴還是浮腫的緣故，整個面部顯得白胖了一些。

岳母手裡拿著正冒著熱氣的紙杯，握住了妻子的手。

「妳這孩子……」

岳母的眼眶裡噙滿了淚水。

「吃點這個吧，看妳的臉都成什麼樣子了？」

妻子溫順地接過了紙杯。

「是中藥，我為了給妳補身子特地去抓的。哎，以前啊，妳結婚之前不是吃過中藥嗎？」

妻子用鼻子輕輕一聞，搖頭道：「這不是中藥。」

妻子面露淡然而又淒涼的神情，用有些憐憫的眼神望著岳母，並伸手把紙杯還給了岳母。

「沒錯啊，就是中藥。趕緊捏著鼻子一口喝下去吧。」

「我不喝。」

「趕緊喝吧，媽媽求妳了。」

岳母伸手把紙杯送到了妻子的嘴邊。

「真的是中藥嗎？」

「是啊！」

猶豫不決的妻子用手捏住鼻子，喝了一口杯中的黑色液體。岳母面帶喜悅，催促著說：「再喝一口。」我望著岳母，她那皺紋密布的眼睛顯然為此而閃爍了一下。

「先放著吧，我待會兒喝。」

說完，妻子重新躺了下去。

「想吃什麼？要不給妳買點甜的清清口？」

「不用麻煩了。」

岳母向我詢問了販賣部的位置後，迅速起身離開了病房。見岳母走出病房，妻子馬上掀開身上的毯子，也起身了。

「去哪裡？」

「洗手間。」

我舉著點滴袋跟在她的身後。她讓我把點滴袋掛在洗手間後，從裡面把門鎖住。伴隨幾次乾嘔聲，她把喝進肚子裡的東西吐得一乾二淨。

妻子拖著疲憊的雙腿從洗手間走了出來。從她身上飄來令人噁心的胃液和食物的酸臭味道。我沒有給她提點滴袋，她用纏著繃帶的左手提著它，因為提著的高度不夠，血液從她的血管中逆流而出，一點點地浸

紅了點滴管。她蹣跚地挪動腳步，用扎著針管的右手提起了岳母放在床下、裝黑山羊羹的購物袋。我站在那裡看著她走出病房，並不想知道她到底要怎麼處置這些藥。

過了一會兒，岳母闖了進來，她發出的巨大開門聲讓同室的女高中生和她母親大皺眉頭。她一手拿著餅乾，另一隻手提著那個已經有黑色液體噴濺出來的購物袋。

「小鄭，你怎麼能看著不管呢？你應該知道她要做什麼啊！」

此時，我真想拋開面前的一切，衝回家裡去。

「……妳，妳知道這有多貴嗎？居然扔掉？這都是爸媽的血汗錢啊，妳還算是我的女兒嗎？」

我望向彎腰站在門邊的妻子，看到鮮血正在逆流進入點滴袋裡。

「瞧瞧妳的樣子，妳現在不吃肉，這世界上的人們就會吃掉妳！照照鏡子，看看妳的臉成了什麼模樣！」

岳母的怒罵變成了哀哀的哭泣聲。

可是妻子像是陌生人一樣地對待她，漠然地走過她身邊爬回了床上，把毯子拉到胸前閉上眼睛。我這才把裝著半袋暗紅色液體的點滴袋掛了上去。

我不知道那個女人為什麼要哭泣，不知道她為什麼像要一口吞掉我似的盯著我，也不知道她為什麼用顫抖的手撫摸著我纏著繃帶的手腕。

手腕沒什麼問題，也感覺不到疼痛。真正疼的是胸，像是有什麼東西掛在心口。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那東西就掛在那裡。現在即使不戴胸罩，我也能感覺到那裡被什麼堵塞著。不管我怎麼深呼吸，也覺得很憋悶。

是咆哮聲在重重地交疊著，是因為肉，我吃了太多的肉，那些生命安靜地滯留在那裡。沒錯！血液和肉塊都被消化，散在身體的每個角落，殘渣也已經排到了體外，可是那些生命卻糾纏不休，牢牢地貼在那裡。

我想大喊一聲，只要一次就夠了。我想跑進窗外的黑暗中。如果這樣做，這塊東西會跳出我的身體嗎？可以嗎？

誰也沒法幫我。

誰也沒法救我。

誰也沒法讓我呼吸。

我叫了輛計程車把岳母送走後回到病房，發現裡面已經熄燈。女高中生的母親已經被我們折騰得疲憊不堪，早早地關掉了照明燈和電視，並拉下了簾子。妻子已經入睡了。我縮身躺在陪護床上等待睡意的到來。事情是怎樣開始的，又要走向何方，我找不到一絲頭緒。不過我可以確定的是，這事必定沒完沒了，後患無窮。

當我終於睡著後，恍恍惚惚間做了一個夢。夢中，我在殺死一個人。我把刀插進那個人的肚子用力拉開後，向外掏著長長的、彎彎曲曲的內臟，像收拾鮮魚一樣，只留下骨頭，把肌肉和綿軟的部分都剔了出來。在噩夢中驚醒的瞬間，我忘記了自己殺死的人到底是誰。

黑暗中，黎明正靜悄悄地到來。在一種怪異衝動的驅使下，我拉下了妻子身上的毯子，用手在黑暗中摸索著。沒有淋漓的鮮血，也沒有被掏出的內臟。鄰床傳來粗重的呼吸聲，然而妻子卻安靜得匪夷所思。我感到體內湧起一陣奇怪的戰慄，伸出食指放到妻子的人中穴上。

她分明還活著。

當我重新入睡並再次醒來後，病房已經變得通亮。

「你睡得太沉了……連看護來送早飯都不知道。」女高中生的母親對我說，語氣裡充滿了同情。

我抬頭看了一眼放在病床上的餐盤。她連飯碗都沒打開，就這樣去了哪裡？點滴針也被拔掉了，帶血的針頭吊在長長的點滴管末端，微微晃動著。

「請問她去了哪裡？」我擦了擦嘴角邊的口水，問道。

「我們起來時，就已經發現她不見了。」

「什麼？那您應該叫醒我啊！」

「看你睡得那麼沉……我們只是以為她有什麼事情要辦……」女高中生的母親面帶難堪之色，用有些惱怒的語氣對我說道。

我簡單整理衣服後衝出了門外。我經過長長的走廊來到電梯前，東張西望地尋找著她，但是始終沒有發現她的蹤跡。我焦慮萬分，已經向公司請了兩個小時的假，按照原本的計畫，現在這個時間應該辦理出院手續了。我還想好了，在回家的路上，要對妻子、也是對自己說：這只是一場夢，趕緊忘掉吧。

我搭電梯到了一樓。在大廳也沒有發現她。我喘著粗氣跑向了院子，院子裡是一些剛吃完早餐出來享受涼爽早晨的患者。從他們臉上疲憊、陰鬱，或是平和的神情，可以看出哪些是長期住院的病人。當我走到已經不再噴水的噴泉附近的時候，看到人群亂紛紛地在那裡聚成一團。我撥開他們的肩膀擠了進去。

妻子坐在噴泉旁邊的長椅上。她把患者服脫了下來，放在膝蓋上面。嶙峋的鎖骨、消瘦的乳房和淺褐色的乳頭一覽無遺地暴露在眾人面前。她解開了綁在左手腕的繃帶，一絲鮮血從縫合處滲了出來。陽光照射著她裸露的上身和漠然的臉。

「她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樣坐著的啊？」

「真是的……估計是從精神病房裡出來的，可惜了，還這麼年輕。」

「她手裡握著的是什麼？」

「不是沒什麼嗎？」

「不是，死死地攥著什麼東西呢！」

「啊，你們看，終於來了。」

我回過頭去，看到表情嚴肅的男護士和中年警衛向這裡跑來。

我像是事不關己的旁觀者，無動於衷地望著眼前的情景，望著妻子

略顯乾澀、彷彿胡亂塗了口紅一樣被鮮血浸染的嘴唇。她原本一直呆呆地望著圍觀的人，但是她那含著水似的眼神最終還是看向了我。

此刻我真想告訴自己：我不認識這女人！某種程度上，這是事實而非謊言。可是在責任的驅使下，我無可奈何地挪著灌了鉛一樣的雙腿，向她走了過去。

「老婆，妳這是在做什麼？」我輕聲呢喃道，拿起放在她膝蓋上的患者服，蓋住了那可憐的胸部。

「太熱了……」

她露出了若有若無的微笑，是那個我從前認識的她所特有的樸素微笑。

「因為太熱了，所以脫了衣服而已。」

她抬起印著明顯刀傷痕跡的左手，遮住照射在額頭的陽光。

「……不能這樣做嗎？」

我打開妻子緊緊攥著的右手，一隻被壓在虎口中窒息而死的鳥，掉到了長椅下面。那是一隻小小的、已經掉了不少羽毛的繡眼鳥。那一道明顯的血痕，像是被掠食者咬噬留下的牙印。

---

1. 朝鮮歷史名菜，源於一七二五年左右的英祖時期，當時黨派紛爭不斷，英祖便實行「蕩平」策略，屢設酒席宴請各黨派，以示坦蕩公正。後來他還親自設計了這道用四種不同顏色的蔬菜所做的菜式，以顯示團結的重要性，最終平息了紛爭。
2. 源自朝鮮王朝末期的哲學家兼醫學家李濟馬在一八九四年所著的醫學經典著作《東醫壽世保元》，裡頭將人的體質依臟腑的大小以及強弱分為「太陽人」、「少陽人」、「太陰人」、「少陰人」等四種不同的類型。

第二部

胎記

在她的胎記之上，他身上的大紅花反復地綻開，又反復地緊閉，他的陰莖像巨大的花蕊般進出她的體內。他戰慄著，這是世界上最醜惡也是最「美麗」的結合。

他仍然站在原地，彷彿被釘著似的，彷彿這是他生命終結的時刻，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她身體上燦爛的花朵。她周身散發的光芒，比他在前一夜拍攝的任何畫面都耀眼奪目。

深紫色的大幕緩緩落下，半裸的舞者用力地揮手致意，直到觀眾再也看不到他們的身影。觀眾席上傳來雷鳴般的掌聲，時而夾雜著大聲的喝彩，但是演員並沒有返回謝幕。歡呼聲漸漸小了下去，觀眾開始各自起身收拾隨身東西和衣物，向通道走去。他也放下一直蹺著的二郎腿，站了起來。在觀眾歡呼的五分多鐘裡，他沒有鼓一下掌。他雙臂交抱，默默地望著舞者的眼睛和嘴唇，他們是如此地渴望熱烈的反應。雖然深深地敬佩他們的辛苦演出，但他並不願意讓自己的掌聲到達編舞家的耳朵裡。

他橫越劇場外的大廳，瞥了一眼已經淪為廢紙的演出海報。在位於市內的書店偶然發現這張海報的時候，他曾為之全身戰慄。生怕錯過方才那最後一場演出，他急急忙忙打電話訂票。海報上是一對赤裸的男女，他們背對著觀眾，斜斜依偎在一起。色澤妖麗的花朵莖幹和茂盛的葉子彩繪，從他們的後頸一直蔓延到臀部。站在這張海報面前，他感覺又興奮又不安，且不知怎的抑鬱不已。他不敢相信自己沉迷了差不多有一年時間的畫面，如今也出現在某個素昧平生的編舞家腦海裡。那樣的場景會像自己夢想的那樣展現在眼前嗎？一直到觀眾席的燈光變暗、演出正式開始，他緊張得連喝一口水都不敢。

可是演出令他大失所望。大廳中站滿了浮華喧囂的舞蹈界人士，他避開人群，向通往地鐵的出口走了過去。幾分鐘之前充斥劇場裡的電子

音樂、絢麗的衣裳、大膽暴露的身軀和充滿性意味的舞蹈動作，並沒有他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他苦苦尋覓的是更安靜、更隱祕、更有魅力、更深奧的意境。

這是星期天下午，地鐵裡沒多少人。他站在門口附近，手裡拿著一份演出節目表，冊子的封面上印著和海報上相同的圖案。妻子和五歲的兒子還在家裡。妻子平時並不能經常和他在一起，他知道她很想跟自己共度週末時光，可是為了這場演出，他浪費了大半天的時間。但究竟有什麼收穫呢？如果硬要說有什麼收穫的話，那就是他再次嘗到了幻滅的滋味，並終於明白只有自己才能實現那個夢想。自己的夢想，怎能寄望別人去完成呢？他再次體會到不久前觀賞日本藝術家Ｙ的影像作品時的苦澀味道。呈現在眼前的畫面，是十多個身上塗滿彩繪的男女，像被扔到岸上飢渴難耐的魚似的，在迷幻風的音樂中不斷地翻滾著。他明白自己的內心也埋伏著同樣的飢渴，但是他並不想將這一點暴露出來，也不想看到這種欲望以這種方式赤裸裸地揭示在眾人面前。

不知不覺中，地鐵已經到達了他居住的社區。他完全沒有要下車的打算。他把演出節目表塞進背包裡，兩手插進夾克的口袋，望著映在車窗上的車廂景象。眼前那個用棒球帽蓋著日漸稀疏的頭髮、用夾克擋住鬆弛腹部的男人正是自己，他已經接受了這樣的現實。

工作室的大門剛好緊閉著。星期天下午可能是唯一能讓他一個人獨享工作室的時間。Ｋ集團作為企業贊助藝術運動的一份子，把位於集團大廈地下二樓八坪大小的辦公室提供給四名藝術家，他們每人自帶一台電腦來完成自己的工作。可以無償使用這樣的高檔設施，他已經覺得十分感激了，可是他唯有獨處時才能全心投入工作的敏感性格，給他帶來很大的不便。

隨著鑰匙的轉動，大門發出輕快的喀啦聲打開了。他在黑暗中摸索著開了電燈。關門，摘帽，脫夾克，放下背包後，他把雙手掩在嘴唇上作勢思考，在狹窄的通道中踱來踱去好一會，最終低頭坐在了電腦前。他打開背包，拿出了剛才的演出節目表、素描本和母帶。這盤母帶中記錄著這十幾年來他所完成的影像作品原件，上面的標籤上寫著他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在裡面錄下最後一部作品已經是兩年前的事情。

兩年雖然說不上是什麼致命的空白，但也足以使人感到焦慮不安了。

他打開了素描本，裡面有數十張與演出海報在整體氣氛和筆法上截然不同但構思相仿的畫作。全身裸露的男女身上絢麗地彩繪著柔和圓潤的花葉，他們交合的姿勢也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如果不是肌肉拉緊的大腿，緊繃的臀部和像舞者一樣乾瘦的上身，很容易會認為這些是挑逗人感官的春宮畫。

這個畫面是在某一瞬間突然浮現到他腦海中的。那是在去年冬天，能量正從他的身體裡開始一點一點地醞釀匯聚，他有預感這次一定能夠結束已經長達一年的空白期。可是當時的他還不知道這畫面會如此具有衝擊力。他之前的作品呈現的都是十分現實層面的東西，他擅長用３Ｄ圖形和寫實手法，表現撕裂而磨損的日常生活。所以對這樣的他而言，這充斥著感官色彩的畫面，簡直像是一頭野獸。

其實，這個畫面原本不會降臨在他的世界裡。如果妻子在那個禮拜天不要拜託他給兒子洗澡；如果在他給兒子洗完澡，用大大的浴巾裹著兒子出來後，不望著妻子給兒子穿內褲的情景問道：「胎記還這麼大啊？幾時能消下去呢？」如果妻子不回答：「是啊……我也不敢肯定，可是英惠好像二十歲的時候還有胎記呢！」如果面對他「二十歲？」的疑問，妻子不回答：「嗯，像拇指大小，藍藍的，那時候還在，現在也應該還有吧……」如果這一切都不曾發生，在女人的臀部綻開藍色花朵的畫面也不會瞬間衝擊著他的靈感。小姨子的臀部尚留有胎記的事實，和身上彩繪著花朵的全裸男女交合的場景，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清晰又準確地連接起來，鐫刻在他的腦海裡。

他素描本中的女人，雖然面貌模糊，但卻明顯是小姨子的形象，不，一定要是小姨子！在腦海中想像著從未見過的小姨子的裸體，開始動筆在素描本中描畫的時候，只是在臀部點一個像綠葉一樣的小點，就讓他體驗到了輕微的戰慄和勃起。那是自結婚後，尤其是到了三十好幾、快要四十的年齡後，他第一次感受到對象明確的強烈性欲。如果是這樣，那畫面中那個緊抱著女人像要把她勒進身體一般的無臉男人是誰呢？最後，他明白了那個男人應該是自己，而且也必須是自己的事實。想到這裡，他的面孔變得猙獰起來。

他一直苦苦地尋找答案，尋找著從這個場景中解脫出來的方法。可

是對他而言，非這個場景不可，因為他已經找不到比這更強烈、更具魅惑力的形象了。如果不是這個，他寧願不創作其他任何作品。他覺得所有的展覽、電影和演出都變得無聊和寡淡，只因為表現的不是那個畫面。

為了再現這個畫面，他像是做白日夢似的在腦海中做了各種準備：借用畫家朋友的工作室設置照明設備，準備人體彩繪所需的顏料和墊在地板上的白色床單……想到這裡，最後只剩下最重要的事情了──那就是說服小姨子。是不是可以用別的女人代替她呢？很長時間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要不然支付高額費用，邀請專門的ＡＶ演員加入拍攝？後來他突然意識到，自己怎麼能執導拍攝這場很明顯是色情作品的小電影？別說是小姨子，其他任何女人都不會同意他的做法。退一萬步說，假使真的拍成了，可是這部作品能向世人展示嗎？他曾經想過自己會因表現社會事件的作品而招致禍患，但是還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因拍攝淫穢作品而遭到世人的唾棄。很多意識在他體內發生著裂變，我是正常人嗎？我是一個有足夠道德感的人嗎？我有強大的自我控制力嗎？以前曾確信自己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而如今他卻不能肯定了。

如果不是那個畫面，所有這些焦躁不安、痛苦的懷疑和自我檢討就不會降臨到他身上。如果不是那個畫面，他不會體會到一次不慎的選擇，極有可能把以前的所有成就──雖然沒什麼值得炫耀的──連同家庭都一併失去的恐懼感。在創作作品的時候，他一直是很自由的，所以他都沒想過自己身上還會有各種限定的框架。

喀啦！

聽到鑰匙轉動的聲音，他急忙合上素描本並放到一邊。他不希望別人看到打開的素描本。把自己的素描和構思展示在別人面前，以往對這一點他並不吝嗇，像今天這樣的舉動對他來說很不尋常。

「前輩！」

進門來的是紮著馬尾的後輩Ｊ。

「喲！我還以為沒人呢！」

他往後伸了伸懶腰，朝他微微一笑。

「來杯咖啡嗎？」Ｊ從口袋裡摸出硬幣問道。

他點了點頭。在Ｊ去買咖啡的時間裡，他環顧著這間公用而非私人的工作室，為了不讓別人看到自己開始禿髮的頭頂，他戴上了棒球帽。他感覺到壓抑已久的彷彿吶喊般的東西，像咳嗽一樣即將要冒出來，不得不慌慌張張地把東西胡亂塞進背包後走出了工作室。為了不和Ｊ打照面，他急急忙忙地走到通道對面的電梯前。鏡子般閃亮的電梯門上映出自己的臉，他覺得自己那雙充血的眼睛好像在流淚。他突然想衝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吐口水，想把那張長滿鬍子的黝黑臉頰抽到出血，想用穿皮鞋的腳踩爛那因欲望而凸起的醜陋嘴唇。

「這麼晚！」

妻子努力不讓語氣聽起來有怒意。兒子回頭看了他一眼，又重新專注於一直在玩的塑膠挖掘機。看不太出來他是否高興見到爸爸。在大學路經營一家化妝品店的妻子，原本已經把店委託給店員，晚上只負責清帳。可是兒子開始上幼稚園後，她又親自管理起店面。雖然工作很勞累，但是妻子用天生就極具忍耐力的性格堅持著。她對他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撥出一個禮拜天的時間給她。

「我也想休息……而且你也需要花點時間跟兒子相處。」

他明白能減輕妻子負擔的人只有自己。他心裡對任勞任怨、忙裡忙外地處理各種家務的妻子十分感激。可是最近每當看到妻子，他的腦海中總會浮現小姨子的俏臉，即使在家裡，他的內心都感覺不到片刻輕鬆。

「吃晚飯了嗎？」

「隨便吃了一點。」

「要吃好一點啊，為什麼隨便吃啊！」

他用陌生的眼神望著妻子疲憊又無奈的表情。二十出頭時做的雙眼皮手術隨著時間的流逝更顯自然，使得她的雙眼深邃而真切。她的臉線條修長，頸線也很迷人。或許結婚前只有兩坪半的小店面能有今日的規模，和她這種溫柔的形象有著很大關係吧。可是他一開始就知道，妻子

身上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是他所不喜歡的。因為她的長相、身材、穩重而體諒人的性格，都符合他一直尋找的擇偶條件，這讓他在沒弄明白那東西是什麼之前就已經決心要娶她為妻。令他終於準確無誤地意識到那點是什麼的，是在第一次認識小姨子的家族聚會中。

小姨子的一切都讓他心儀：丹鳳眼，直率得近乎粗魯的說話方式，不像妻子那樣有微微鼻音的聲音，樸素的衣著和微微凸起的顴骨。她的容貌雖說無法和妻子相提並論，可是他從她的身上感覺到某種原始的力量，有如不曾修剪枝椏的野生樹木。但他並非從那時便開始對她心有不軌，當時他只是對她有些欣賞之意，並覺得雖然她們兩人是姐妹，她與姐姐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少微妙的差異。

「要不要準備晚飯啊？」妻子催促似的問道。

「不是說吃過了嗎！」

內心翻攪的情緒使他備感疲勞，在進入浴室打開燈的時候，妻子的自言自語飄進了他的耳朵裡。

「原本為英惠的事情心煩，又一整天聯繫不上你，孩子也因為感冒一直黏著我……」

妻子嘆了一口氣，對兒子喊道：「磨蹭什麼，還不趕緊過來吃藥！」

再怎麼催兒子趕緊過來，他也還是會磨蹭一會兒，妻子把藥粉倒在小勺裡，用草莓糖漿慢慢地和起來。

他關上浴室門走過去問妻子：「小姨子她又怎麼了？」

「最終還是辦了離婚手續。雖說不是不能理解小鄭，但他也實在太無情了！這麼看所謂的夫妻關係真是很虛無荒謬！」

「要不然我……」他吞吞吐吐地開口道：「要不然我跟她談談？」

妻子頓時喜形於色。

「要是你出面那就太好了！不管怎麼叫她來這裡她都不聽，如果你說要見她，看在你的面子上她也會……雖然她不是會在乎別人看法的

人，但真不知道事情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妻子的表情充滿了希望，看著她端著藥小心翼翼地走向兒子的背影，他在心裡默念道：好女人！從一開始到現在，妻子一直是好女人。因為她太好了，反而總讓他覺得莫名的憋悶。

「明天我就跟她聯繫吧。」

「需要給你她的電話號碼嗎？」

「不用，我有！」

他隱隱感覺到心潮澎湃，關上了浴室的門。水從蓮蓬頭噴出來，發出嘈雜的聲音落入浴缸裡，他望著迸濺的水珠，慢慢地脫掉衣服。近兩個月都沒有和妻子做愛，他知道現在的勃起並不是因為她。

以前和妻子一起去過小姨子的住處，見到蜷縮在那裡的她。更久以前他曾把小姨子鮮血淋漓的身體背在自己的背上，隔著衣服毫無保留地感覺到胸部和臀部的觸感。還有，只要脫下一層褲子，如烙印般的藍色胎記就能映入眼簾，在想到這些的瞬間，他渾身上下的血液都聚在了那裡。

他咀嚼著幻想，站在那裡自慰。他來到蓮蓬頭下面，用水沖刷著噴薄而出的精液，發出似哭似笑的呻吟，因為水太涼了。

兩年前的初夏，小姨子在他家用刀劃開了自己的手腕。為了慶祝他們的喬遷之喜，妻子所有的娘家成員聚在寬敞的新居共進午餐。他們都喜歡吃肉，而小姨子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宣布改吃素食，她與大家格格不入的舉動惹惱了包括岳父在內的所有娘家人。因為小姨子變得骨瘦如柴，所以大家紛紛責怪她也是正常的。可是參加過越戰的老丈人扇她耳光，還把肉塊強迫塞進她嘴巴的情景，簡直像是心理劇中的一幕，讓人難以置信。

小姨子瞬間響徹房間的淒慘悲鳴聲，至今依然鮮明真切、令人恐懼地留在記憶深處。她一口吐掉嘴裡的肉塊，高舉水果刀惡狠狠地輪流盯著眼前每個家人，彷彿一頭被逼到絕境的野獸。

看到她的手腕噴出鮮血，他毫不遲疑地衝上去，撕下被單綁緊割腕處，一把背起了沒有多少分量的她。他一口氣跑到了停車場，才訝異自己居然有如此的決斷和爆發力。

啪！

在緊張地盯著暈倒的小姨子接受緊急處理的某一瞬間，他聽到了什麼東西從自己的身上離開時發出的清脆聲音。那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感覺，他依然無法準確地描述。某人在他面前，要把自己的生命像扔垃圾那樣拋棄；而那個人的鮮血與自己的汗水在白色的襯衫上混在一起，逐漸乾涸為褐色的痕跡。

他在心裡期望小姨子活過來，不過，他同時也在內心懷疑起「存活」到底意味著什麼。小姨子決心要放棄生命的瞬間，或許是人生的一個轉折吧。沒人能幫得了她。對她來說，所有人—強制餵她肉的父母，旁觀這種行為的丈夫和手足—都是徹徹底底的局外人，甚至是敵人。就算她現在蘇醒過來，情況也不會有所好轉。如果說這次的自殺行為是衝動性的，那麼下一次呢？也許會有下一次的，她完全可能再次試圖自殺。到那時候，她會準備得更加充分，沒有任何人和事能妨礙她的行為。如果蘇醒會讓情況變得更加曖昧而令人厭煩，那還不如把尚未睜開眼睛的她從窗戶扔下去。他突然發現自己居然不希望她醒過來。

小姨子從鬼門關回來後，他用妹夫給的錢在商店裡買了一件襯衫換上。但是他沒有把散發著血腥味的衣服丟掉，而是將它揉成團像皮球一樣拿在手裡，坐上了計程車，那時他的腦海中浮現出完成上一部作品的情景。他萬萬沒想到那些事情會在記憶深處留下那麼多的痛苦。那部作品匯集了很多他認為十分虛偽而令人厭惡的東西：亂七八糟的廣告和連續劇、新聞報導、政治家的嘴臉、坍塌的橋樑和百貨商店、無家可歸的人和身患絕症的孩子們的淚水，他用印象派的手法編輯那些元素，並配上了音樂和字幕。

他突然感覺到一陣噁心。因為他從這些畫面中感受到了厭惡、幻滅和痛苦。為了直視這種情感的本質而夜以繼日地奮鬥的一個個瞬間，也突然粗暴地襲擊了他的神經。明白到這一點的剎那，他有一種打開車門從疾馳的計程車衝出去在馬路上打滾的衝動。他已無法忍受那些現實中的畫面。在駕馭那些素材的時候，他似乎並不厭惡它們。或者說，當時

的他似乎並沒有從那些畫面中感到威脅。可是在那個瞬間，那個悶熱下午的計程車上，當小姨子的血腥味直衝鼻子的時候，那些畫面開始威脅他，讓他感到想吐，使他無法呼吸。在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他都無法進行創作，他靈感的枯竭期似乎就是在那一瞬間開始的。就在那一刻，他變得筋疲力盡，開始厭煩自己生活的這個世界，無法忍受人生承載的所有東西。

電話那頭的小姨子默不作聲。她明顯是拿著話筒，他隱約聽到了輕微的呼吸聲，還有什麼東西碰撞在一起的啪啦啪啦聲音傳了過來。

「喂？」他困難地開了口。「英惠，是我。妳在聽嗎？知友他媽……」他鄙視自己，並真切地體會到自己的偽善和優柔，但仍繼續說道，「很擔心妳。」

電話那頭沒有任何回應，他嘆了一口氣。她現在肯定跟往常一樣光著雙腳。她結束在精神病院長達幾個月的治療後，妹夫說與其再跟她生活在一起，還不如自己住進精神病院。在娘家人輪番說服妹夫的那段日子裡，小姨子來到了他的家。她自己出去租房子住之前，他們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那一個月，他並沒有感到不便和麻煩。當時他還沒聽過胎記的事情，所以他只是用充滿憐憫和困惑的眼光望著她。

小姨子平時少言寡語，白天都在陽臺享受著晚秋的太陽度日。她用手捻碎從花盆中掉下來的枯葉，或者展開手掌在地板上比出形態各異的手影。妻子忙碌得騰不出手的時候，她就拉著知友進浴室，光著腳站在冰涼的地磚上給他洗臉。

他無法相信這樣的她曾經企圖自殺，更無法相信她袒胸露背泰然自若地坐在眾人面前，也許這是自殺未遂後的一種錯亂症狀。雖然親自背著滿身鮮血的她跑進醫院，而且那次的體驗曾給自己留下了那麼強烈的影響，但是他卻覺得那時的他面對的是另外一個女人，或者說是身處另外一個時空。

如果說現在她身上還有什麼特別之處，那就是她依然不吃肉。開始因不吃肉而導致家族之間的摩擦，之後又出現了喜歡裸露之類的怪異症狀，所以妹夫認為不肯吃肉是她一點都沒有好轉的證據。

「她只是表面上變得正常罷了，她本來就神情恍惚，現在只是因為每天吃藥而變得呆滯，根本沒有什麼好轉。」妹夫像丟棄壞掉的手錶那樣，若無其事地拋棄了小姨子。

「你們不要認為我很卑鄙。大家都知道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妹夫的話不是完全沒道理，所以他與妻子不同，保持了中立。妻子懇求妹夫不要那麼急著離婚，先觀察一陣子，可是他依然不為所動。

他對妹夫從第一眼開始就沒有什麼好感：狹窄的額頭，尖尖的下巴，一臉固執的普通長相；他從記憶中抹去妹夫的臉，再次向電話那頭說道：「英惠，回答我啊，隨便說點什麼都行。」

要不要掛斷呢？剛想到這裡，就有一絲微弱的聲音從話筒中傳了過來。

「……水開了。」

小姨子的聲音像羽毛一樣沒有重量，既不陰鬱，也不像病人那樣遲鈍，卻也說不上是什麼明朗輕快的聲音。是那種不屬於任何地方、處於存在邊緣的人所有的淡淡聲音。

「我得去關火。」

感覺到她要掛斷電話，他急忙說道：「我今天過去可以嗎？妳今天不出門吧？」

短暫的沉默後，電話被掛斷了。他輕輕地放下話筒，發現自己手心裡都是汗。

他對小姨子產生了異樣的感情，是從妻子那裡聽到胎記後的事情。在那之前，他對她絲毫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想法。如今回憶起小姨子寄居在他家時的舉動，從身體深處升騰而起的感官刺激，只不過是一種「追加體驗」而已，而非當時真切有過的感受。她在陽臺使勁張開雙手做出各種手影時悠閒而茫然的表情，給兒子洗澡時寬鬆的運動褲下面露出的白皙腳踝，斜靠在沙發上看電視時半敞的雙腿，散亂的頭髮……每當想到這些，他的身體就不由自主地變得火熱。在所有的這些記憶之

上，都印著藍藍的胎記，已經退化的、在所有人身上消失掉的、只有小孩子的屁股和後背上尚存在的胎記。很久以前第一次觸摸剛出生的兒子小屁股時體驗到的柔軟感覺帶來的喜悅，和一次都沒見過的她的臀部混在一起，在他的內心散發著透明的光。

現在，她不吃肉，只吃穀物和蔬菜的事，與那個像藍色花瓣一樣的斑點在他心中達到了完美的和諧。而且，當日從她的動脈中噴薄出的鮮血浸濕他白襯衫的情景，對他來說，也像是一種難以名狀的，帶有衝擊力的暗示。

她的房間位於Ｄ女子大學附近安靜的巷弄裡。他提著各種水果站在一棟公寓前面。濟州島產的柳丁、蘋果、梨和過季的草莓，長時間提著這些東西使他的手和胳膊陣陣痠痛，很想趕緊放下來。可是，他沒有馬上上樓，而是在樓下猶豫不決。進入她的房間更令他感覺緊張。

最終他還是把手裡的水果放下來，拿起手機撥了她的電話。

嘟嘟嘟。

電話裡的聲音機械地響了十次，但是她沒有接電話。

他拎著水果開始爬樓梯。爬到三樓後，站在畫有十六分音符的門鈴面前，他輕輕地按了下去。和他料想的一樣，沒有人開門。他轉了轉門把手，意外地發現門沒有鎖。他頭上冒出了冷汗。他把帽子摘下又重新戴上，然後整了整弄亂的衣服，深深地吸一口氣後，打開了房門。

朝南的套房沐浴在十月初的陽光中，光線一直照射到廚房，給人一種萬籟俱寂的感覺。可能是妻子把自己穿過的衣服給了她，地板上凌亂地丟著幾件眼熟的衣服，幾個手指大小的灰塵團四處滾動，但是也不會給人髒亂的感覺。也許是房間裡幾乎沒有什麼傢俱的緣故吧。

他把手裡提著的水果放到玄關，脫鞋進了屋。房間裡面沒有任何動靜。難道是出門了？還是知道他會過來找自己，所以先出去躲避了？因為沒有電視，所以兩個插座和旁邊的纜線孔淒涼地裸露在牆壁的中央。妻子安裝的電話孤零零地放在起居室兼臥室的小房間裡，而房間的一頭是個床墊，床墊上面的一床被子像是剛有人從裡面出來似的，蓬鬆成洞口模樣。

他感覺到空氣有些渾濁，走到陽臺打開了窗戶。開到一半時，他被身後的動靜嚇了一跳，轉過身後，他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她正打開浴室門從裡面出來。因為幾乎聽不到流水聲，所以他沒想到她會在浴室裡面。而真正讓他驚訝的是，她渾身上下一絲不掛。她似乎也被嚇著了，呆呆地站在那裡一動不動，身上沒有一點水氣。之後她彎腰撿起丟在地上的衣服，遮住了自己的身體。她絲毫沒有害羞和驚慌，像是這種場合理應這樣做的樣子，表現得很泰然。

她沒轉身，只是若無其事地站在那裡穿衣服，在整個過程中，他應該轉移視線或者趕緊抽身到門外。然而，他卻愣愣地釘在那裡死死地盯著她。她不像開始吃素那陣子那樣乾瘦。從住院的時候開始，她的體重有所回升；住在他家的時候也調理得不錯，因此她的胸部變得豐潤飽滿，腰部曲線分明，從大腿到小腿的線條雖然不算豐滿，但也沒有一點贅肉，魅力十足。這是一個與其說是能引起性欲，還不如說是能讓人靜靜欣賞的身體。等她穿完衣服後，他才意識到自己沒有看到印在臀部的那枚胎記。

「對不起。」他這才開始結結巴巴地辯解道。「我看門開著，以為妳暫時出去了。」

「……沒關係。」她這次也是一副理所當然似的回答道：「一個人在的時候，這樣很舒服。」

難道……他迅速整理了逐漸清晰的思路。這是說她在屋裡經常光著身子。一想到這裡，他突然覺得剛才看她裸體的時候還很冷靜的身體開始膨脹。他摘下棒球帽，為了不讓她看見這尷尬的勃起，他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

「沒有什麼好招待的……」

就像剛才真真切切地看到的那樣，她並沒有穿內褲，只是套了件深灰色的運動褲走進了廚房。他望著不怎麼豐滿，也沒有什麼肉感的臀部靜靜地晃動，不由自主地吞了下口水。

「別麻煩了，就吃水果吧。」為了花點時間平息自己的興奮，他說道。

「可以嗎？」

她回到玄關，拿起蘋果和梨子後又走到了洗碗槽那裡。他聽著嘩嘩的流水聲和器皿碰撞的聲音，試圖把注意力轉到牆中央的那個小洞和電話機的各種按鈕上。可是，她的陰部更加鮮明地浮現在他的腦海裡，與自己反復畫過的繪著花葉的臀部、男女交合的體位之類的畫面混在一起，在他的大腦裡橫衝直撞。

當她手裡拿著盛著蘋果和梨子的盤子坐到他對面的時候，為了隱藏自己那雙猥瑣的眼睛，他低下了頭。

「……不知道蘋果好不好吃。」

經過短暫的沉默後，她說道：「其實您沒必要專門過來看我。」

「嗯？」

她用低沉的聲音淡淡地說道：「用不著這麼操心，我正在找工作。醫生說不要一個人從事太專注的工作，所以也想過去百貨公司工作，上個禮拜我還參加過面試呢。」

「……是嗎？」

這真是出乎意料。

「剩下的日子都是那副瘋瘋顛顛的模樣，每天吃精神病院開的藥，餘生都要依賴你，這樣的老婆你能忍受得了嗎？」

記得有一次妹夫在電話裡用醉醺醺的口氣說過。可是妹夫似乎弄錯了。她好像還沒有瘋到那種程度。

「要不然到妳姐的店做事怎麼樣？」

他盯著地面，鼓起勇氣說出來找她的目的。

「那麼多薪水與其給別人，還不如給自己人，這是知友媽媽的真心話。這樣比百貨公司的工作更輕鬆。她也能就近照顧妳，比較不會那麼擔心。」

興奮感正在一點一點平息，他接著說道。

等到能直視她的臉龐時，他發現她的表情像修女一樣淡然。淡得幾乎讓他認為這是經歷過許多苦難後沉澱的表情，一想到這裡，他就覺得恐怖萬分。他在心裡譴責著剛才的自己，只因她沒穿衣服就把她當做一幅春宮畫似的欣賞。可同時他也無法否認，那短暫的畫面在他心目中已經成為只要有火花就能再次熊熊燃燒的危險引線。

「也嘗一下梨子吧。」

她把盤子向他推過來。

「妳也吃吧。」

她沒用叉子，直接用手拿起一塊梨放進了嘴裡，之後不再說話，安靜地沉浸在思考中。他克制著想擁抱她肩膀的衝動；克制著想舔舐那沾了梨汁的黏糊糊食指的衝動；克制著想吸吮她嘴唇和舌頭上最後一滴甜汁的衝動；克制著想用力拉下那條寬鬆運動褲的衝動，慢慢地把頭轉了過去。

「等一下。」他一面穿著皮鞋，說道：「要不然跟我出門吧？」

「……去哪裡？」

「一起邊走邊聊吧。」

「姐夫講的那些，我會考慮的。」

「不，除了那件事情……我還有件事情想拜託妳。」

他望著她那張猶豫不決的面龐，只想從這時時刻刻不斷折磨著自己的欲望和衝動中解脫出來，只要不是在這危險的房間裡面，去哪裡都可以。

「要不在這裡講吧。」

「不，我想走一走，妳整天在家裡不覺得悶得慌嗎？」

她像是拗不過他，腳蹬一雙拖鞋跟在他的身後。他們默默地走出巷弄，順著大路向前走。看到一家冰淇淋店的時候，他問道：「喜歡吃冰淇淋嗎？」

她像一個愛裝模作樣的女朋友那樣朝他微微一笑。

他們坐在冰淇淋店靠窗的位置。他默默地望著她用舌頭舔舐著小木勺挖起的冰淇淋，突然覺得她的舌頭和自己的身體像是用電線連接在一起，只要她伸出舌頭，自己就會像遭到電擊一樣哆哆嗦嗦。

那時，他想到也許從這個地獄解脫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實現這個欲望。

「我要拜託妳的是……」

她舌尖沾著白色的冰淇淋，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線條單純的丹鳳眼中，不大不小的眸子散發著隱隱約約的光亮。

「請妳做我的模特兒好嗎？」

她沒有笑，也沒顯得慌張。像是看穿了他的內心世界一樣，用安靜的視線凝視著他。

「妳來過我的展覽吧？」

「是。」

「是類似的攝影作品。不會耽誤妳很長時間。只是……要脫衣服。」

他感覺到自己在一點點變得大膽，汗也不再流，手也不再抖。像坐在冰袋上面那樣，頭腦也變得十分冷靜。

「脫掉衣服，在身上進行彩繪。」

她依舊用安靜的視線望著他，淡淡地問道：「……然後呢？」

「只要那樣就可以了，一直到拍攝結束。」

「在身體上……進行彩繪？」

「我要畫花朵。」

不知是不是看錯了，他覺得她的目光突然一閃。

「不會太累，只需要兩個小時。就看妳什麼時候方便……」

他覺得該講的都講完了，所以絕望地低下頭盯著自己那份冰淇淋。上面撒著一層碎花生和杏仁的冰淇淋，在慢慢地融化，靜靜地流淌。

「……在哪裡？」

他正入神地盯著逐漸融化的冰淇淋的時候，她問道。此時她已經把最後一勺冰淇淋吃到嘴裡，沒有血色的嘴唇邊沾了一點白色奶油。

「想借用朋友的工作室。」

她的神色冷漠，他無從看穿她的內心。

「妳姐……那裡……」

他覺得這話有點多餘，但又覺得不得不說，所以他心裡鄙夷著期期艾艾的自己，說道：「要保密！」

她不置可否。他屏住呼吸凝視著她，想弄清她的沉默到底意味著什麼。

明亮的陽光透過寬廣的窗戶，溫暖地照射著M的工作室。雖說是工作室，但卻給人一種畫廊的感覺。在一百多坪的空間裡，M的作品掛在恰當的位置，各種繪畫工具井然有序地擺在一旁。他也準備了創作所需的所有工具，但是當他看到那些畫具的時候，還是產生了要使用的衝動。

為了尋找自然光線好的工作室，他最終還是拜託了雖然是大學同學但關係不是很親的M。在同學中以最快的速度平步青雲的M，三十二歲就已經是首都某所大學的專職教授，如今從他的面容、衣著和態度中，已經可以感受到大學教授的派頭。

「真是意外，你居然還會找我。」

一小時前，M在這裡給他倒了一杯茶，邊遞鑰匙邊說道：「像這種事情隨時可以跟我說，白天我待在學校裡的時間很長。」

他盯著M比自己還凸的腹部，接過了鑰匙。雖然沒暴露出來，M肯定也有自己的欲望，以及跟隨欲望而來的煩惱吧。望著M隱藏著欲望的

圓鼓鼓肚子，他感受到了一種猥瑣的心理安慰。最起碼對M來說，肯定有著對啤酒肚的苦惱、少許的羞恥和對年輕時勻稱身材的懷念吧。

因為擋到了窗戶，他把一些M的畫作拿下來──他覺得這些作品很俗套，然後在陽光直射的木地板上鋪了一條白床單。他躺在上面，確認她將能觀察和體驗到的東西。他望著印著木紋的高聳天花板和窗外的天空，感受到地板的冰涼和堅硬，但因為鋪了一層床單的關係，背部與地板之間還是有柔軟的觸感，不至於無法承受。他翻過身趴著，映入眼簾的是M的畫作，旁邊則是陰暗的地面以及不常用的壁爐。

他展開自己準備的畫具，拿出PD100可攜式攝影機確認電量，把為因應長時間攝影而準備的照明設備擺在一旁，最後打開素描本掃了一眼，又再次塞進包包。他脫掉夾克，把袖子挽起來，等待她的來臨。臨近三點，差不多該是她到達地鐵站的時間了，他套上夾克蹬上皮鞋出了門。因為這裡地處郊區，空氣很清新，他呼吸著乾淨的空氣，走向地鐵站。

這時手機鈴聲響起，他邊走邊接起電話。

「是我。」

是妻子。

「今天我有可能晚回去，兼職的孩子又沒過來，最晚七點得去幼稚園接兒子啊。」

他斬釘截鐵地回答道：「我也不行，要一直忙到九點。」

話筒中傳來妻子的嘆息聲。

「知道了，那我讓七〇九號的阿姨幫忙照顧他到九點吧。」

沒有其他多餘的話，通話就結束了。這種沒有其他羈絆、只是通過孩子聯繫起來的對話，類似同事之間的交談，可以說是最近他和妻子之間的真實寫照。

幾天前，從小姨子那裡回來的那天晚上，他無法控制衝動，在黑暗中抱緊了妻子。他驚訝於自己身上還潛藏著那種新婚時都沒有體驗過的強烈欲望，而妻子顯然也被他的舉動嚇壞了。

「你怎麼了？」

不想聽妻子的鼻音，他堵住了她的嘴。面對在黑暗中若隱若現的鼻梁和雙唇、纖細的頸線，他很容易聯想起她。她的乳頭在他的嘴唇下立起變硬，他脫下了她的內衣褲。他閉上眼睛，在腦海中抹去妻子的模樣。

當這一切都結束的時候，他發現妻子在哭泣。他不知道是因為剛才的激情，還是什麼別的自己不知道的感情。

我害怕！

妻子背著他躺著，呢喃道。

不，妻子像是這麼說的：

我怕你！

不過這時他已陷入沉睡中，所以無法確定這到底是不是妻子嘴裡說出來的話。也不知道她哭到什麼時候。

然而，第二天早晨，妻子的態度和往常沒什麼不同。剛才通話時的聲音也沒有什麼異樣。對昨晚的一夜瘋狂，她隻字未提，也沒表現出對他的排斥感。只是充滿壓抑的聲音時常讓他聯想起機械一類的東西，那無論何時都一模一樣的嘆息聲也多少讓他感覺到了不安。為了打消這種不安的情緒，他加快了步伐。

出乎他的意料，小姨子早已站在了地鐵站的出口，而且彷彿已經從裡面出來很久的樣子，她姿勢有些隨意的坐在臺階上面，穿著破舊的牛仔褲和厚厚的褐色毛衣，像是獨自從冬天走出來的人。他著了魔似的望著正在擦汗的她，陽光灑下來，照射著她的臉龐和身體。

「把衣服脫掉。」

他衝著愣愣地站著張望窗外白楊的她，低聲說道。

午後慵懶的陽光照在白色的床單上，發出耀眼的光芒。她沒有轉過身來，當他想再次提醒她時，她舉起雙臂，開始脫毛衣。脫掉裡面穿著

的白色短袖後，沒戴胸罩的後背映入了他的眼簾。脫下破舊的牛仔褲後，兩片白皙的臀瓣毫無保留地展現出原來的模樣。

他屏住呼吸，盯著她的臀部。豐潤的肉塊上面鑲嵌著被稱做「天使的微笑」的兩個淺窩。拇指大小的斑點，赫然印在左側屁股的上半部。這東西怎麼能留在那裡呢？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那是一塊烏青似的淡藍綠色胎記。他突然明白，它是來自太古的，是與進化或光合作用的痕跡那樣使人聯想起植物的東西，和性無關。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把視線從胎記上移開，打量著全身赤裸的她。在這種場面下，小姨子和姐夫之間理應會產生的尷尬氣氛，都被她異常沉著的態度壓了下去，實在不像是第一次做模特兒的人能做到的。他突然想起，她割腕後的第二天在醫院的噴水池附近被發現時，是光著身子的。被關在禁閉病房，也是由於時常裸露的緣故。因她常常脫光了衣服享受日光，還導致出院時間數次推遲。

「要坐下嗎？」她問道。

「不，趴著吧。」

他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回答道。她趴在了床單上面。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受到趴在那裡的身體影響，他的體內有什麼火熱的情緒在橫衝直撞，為了解讀那情緒的真面目，他皺起了雙眉。

「停，別動！」

他把攝影機固定在三腳支架上，調節著支架的長度。尋覓到能攝入她全身的角度和方位後，他拿起了調色板和畫筆，想從人體彩繪開始錄進這個帶子。

他向上捋了捋她披到肩上的長髮，從後頸開始畫花朵。紫色和紅色的半開花朵在她的後背爭奇鬥豔，細細的枝葉也順著她的纖腰延伸下來。到右側的臀部，紫色的花朵完全綻開，吐出了黃色的雌蕊。印有胎記的左側臀部做了留白處理。在青色的胎記周圍，他用大筆刷塗了一層更淡的淺綠色，讓胎記有如花葉隱約的影子一樣。

每當筆刷擦身而過時，像是怕癢似的，她的身體會微微發抖。這使他有一種觸電般的感覺，並不是單純的性欲，而是像強達數十萬伏特的

高壓電流觸動了身體內的某種根源似的。

他將長長的枝蔓和葉子從她的右側大腿一直描繪至纖細的腳踝，當他結束作畫，已經渾身上下都大汗淋漓了。

「大功告成了！」

他繼續說道：「別動，還要保持一會兒這個姿勢。」

他從三腳架上拿起攝影機，開始拍攝近景。用鏡頭拉近每一朵花，並用特寫鏡頭拍攝了她的頸線、散亂的頭髮和一覽無遺展露著胎記的臀部。在拍攝完她的全身後，他關掉了攝影機的電源。

「好了，妳可以起來了。」

他顯得略微疲憊，坐在壁爐前面的沙發上。她用手肘撐住地面慢慢起身，好像是手腳發麻了。

「不冷嗎？」

他擦著汗水站起身，把自己的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面。「累了吧？」

這時，她看著他笑了。她的笑聲雖然微弱，卻具有活力，似乎是那種什麼都可以，沒什麼好驚訝的、不置可否的笑聲。

他這才瞭解，讓他感到震撼的並不是看見她靜靜地趴在床單上，而是像她這樣年輕美麗女子的肉體，通常是被人渴望的對象，但她的身體，卻不帶有任何欲望─這欲望不是指那種粗俗的肉欲，而是在她身體裡不帶有任何生之欲望。從窗外射入的陽光有如碎屑般融解在空氣中，她身體散發的美也不斷地隨之融解，雖然這是無法用肉眼看見的……一波波無以名狀、有如巨浪衝撞岩石般的強烈感受衝擊著他，舒緩了他這一年來內心不可知且難以抗拒的驚人衝動。

她穿上牛仔褲和上衣，雙手捧著熱氣騰騰的杯子。她把鞋子留在門邊，光著腳輕盈地走過地板。

「不冷嗎？」

他又問了一次。她搖了搖頭。

「累壞了吧？」

「只是趴在那裡而已，地板很暖和。」

讓人驚訝的是，她對他的工作沒有表現出多少好奇。她似乎不管面對任何狀況都能保持平靜，既沒有對陌生空間的探索，也沒有與之相應的感情流露。或許對她來說，只是靜靜地望著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已足夠。不，或許她的心裡正發生著驚人的、難以想像的事情，讓這些事情與日常生活並行已足以讓她筋疲力盡，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她已沒有多餘的精力來對每樣事物都表現出好奇心、探索欲，並一一做出反應。他之所以會有這種猜疑，是因為她的眼神中表現出來的並不是被動和呆滯的麻木感，而是隱含著激烈同時又極力克制的衝突力量。這個瞬間，她雖然雙手捧著溫暖的馬克杯，像一隻怕冷的小雞一樣蜷縮著身子凝視著自己的腳底下，但是這種姿勢與其說是引人憐憫，還不如說投射出陰影般堅韌的孤獨，讓旁觀者感到不自在。

他想起了她那個自己一開始就不怎麼喜歡、已經沒必要叫「妹夫」的丈夫。他有張透著唯利是圖與無知的清瘦臉孔，那只會吐露粗俗言辭的嘴唇曾經貪婪地享受過眼前的她，一想到這些，一股憤怒便油然而生。愚鈍的他，知道什麼叫胎記嗎？每當想到兩個人赤身裸體相擁在一起的畫面，他都覺得那簡直是野蠻的欺侮與玷污。

看她手裡拿著空杯站起來，他便起身接過她遞來的杯子，放在桌子上。然後重新換一捲帶子並調整了三腳架的位置。

「重新開工吧。」

她朝他點點頭，逕自走到了床單上面。因太陽有些偏西，他在她的腳下設置了一盞鎢絲燈。

她重新一絲不掛地躺在床單上面。因為是局部照明，所以她的上半身有些陰影，可是他仍然感覺到一陣眩目。雖然之前在她的住處偶然看過她的上半身，但是眼前沒有一點抵抗地在那裡盡情展現著美麗的她，給人的感覺是那麼強烈，足以令他生出淚如泉湧的衝動。細瘦的鎖骨、因為平躺而顯得如少年般平坦的胸部、凸出的肋骨、開敞著卻毫無性感意味的大腿、明明睜著雙眼卻如熟睡般讓人聯想起沙漠的沉靜面容。這

是一具每個角落都剔除一切贅肉的肉體。這樣的肉體，富含著如此豐滿的內涵，他還是第一次看到。

這次他用黃色和白色從鎖骨到胸部畫了一朵巨大的花朵。如果說背部畫的是夜晚盛開的鮮花，那麼胸部的則是在燦爛的白天綻放的花朵。橘紅色的忘憂草在她凹陷的腹部盛開，而大大小小的金黃色花葉則紛紛凋零在她的大腿上。

他默默地感受著將近四十年從未體驗到的燦爛喜悅，從身體的某一個地方靜靜地流淌出來，凝固在自己的筆端。照明只打到她的頸部，所以在黑暗中她的臉彷彿在沉睡，但是從畫筆遊走在她大腿內側時傳來的細微戰慄證明她很清醒。他覺得如此安靜地接受這一切的她，像是神祇，像是人類，像是動物，又像是一種介乎植物、動物和人類之間的陌生存在。

他終於緩緩地放下畫筆，忘我地俯視著她的肉體和上面盛開的鮮花，彷彿忘卻了要攝影的事情。太陽更加偏西了。她的臉逐漸消融到傍晚的陰影中，他回過神站起身說道：「……側躺過來。」

她像是在配合某種旋律那樣，慢慢地伸縮手臂、雙腿和細腰側躺過來。他拍完她那酷似舒緩山巒般的肋部和臀線後，又拍下了背部的夜色之花和胸前的太陽之花。最後拍下了在越來越暗的夕陽下，像綠色的殘影一樣的胎記。在猶豫片刻後，他打破自己的承諾，用特寫鏡頭拍下了她那用漠然的眼睛望著黑暗窗外的面龐。蒼白的嘴唇、突出的顴骨陰影、散亂髮絲中平整的額頭和空洞的眼神，都被攝進了錄影帶。

她一直雙手交叉在胸前站在玄關前面，等他把所有設備裝進後車箱。按照M的囑咐，他把鑰匙塞進放在樓梯平臺的登山靴裡，說道：「搞定了，我們走吧。」

她雖然在毛衣外披了一件夾克，但還是怕冷似的瑟瑟發抖。

「去妳家附近吃點什麼吧？如果太餓的話就在附近找吃飯的地方。」

「我不餓……可是這個用水洗的話會洗掉嗎？」她好像只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似的，用手指著自己的胸部問道。

「不會那麼容易洗掉，得洗好幾遍吧，要想洗乾淨……」

她打斷他的回答說道：「如果沒法擦掉的話該多好啊！」

他頓時愣了一下，用茫然的眼神望著她被黑暗籠罩一半的臉。

他們走到市區，找到了美食街。為了不吃肉的她，他挑選了一家招牌上寫有「素齋」的餐館。點完定食後，二十多種小菜和摻雜著板栗、人參做成的石鍋飯迅速擺在了餐桌上。他看著她拿起調羹，突然意識到在長達四小時的時間裡，面對身無寸縷的她，他除了作畫居然沒動她一絲一毫。雖然從一開始也只是計畫要拍攝她裸體而已，但是竟然一點都沒有感覺到性欲勃發，還是令他非常驚訝。

然而，望著身穿厚毛衣、將調羹放進嘴裡的她，令他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備受煎熬、今天下午卻奇跡般消失的痛苦欲望，重新蠢蠢欲動了起來。猛撲過去佔有她那一張一合的嘴唇，在餐廳所有客人的驚聲尖叫中粗暴地把她壓在身下的衝動，像一幅熟悉的地獄圖一樣從眼前閃過。他垂下視線，嚥下一口飯後問道：

「妳為什麼不吃肉呢？我一直很好奇，但是不敢問。」

她停下正要夾住豆芽的筷子，抬頭望著他。

「如果很為難，不回答也沒關係的。」他驅趕著腦海中的淫亂畫面，說道。

「沒有，不為難！只是我覺得您會很難理解。」她安靜地咀嚼著豆芽，淡淡地回答。「……是因為夢。」

「夢？」他反問道。

「是因為我做了一場夢……所以就不吃肉了。」

「什麼……是什麼夢？」

「臉！」

「臉？」

望著不明所以的他，她淺淺一笑，那是個陰鬱的黯淡笑容。

「我不是說過您很難理解嗎？」

那麼，為什麼要在光天化日下袒胸露背呢？可是他並沒有問出口。變得像一隻會做光合作用的奇異動物那樣，這也是因為那場夢嗎？

他把車停在她的住處前面，和她一起下了車。

「今天真是謝謝妳了。」

她回以淡淡的微笑。那表情安靜而穩重，有些像妻子。此刻她倒像是一個正常的女人。不，她原本就是正常的女人，發瘋的是我。他在心裡面默默地想著。

她用眼神道別後，消失在公寓住宅的玄關裡面。雖然他在樓下等著，想看她的燈亮起來，但是窗戶始終是黑暗的。他發動汽車，腦海裡浮現出她那陰暗的套房，想像著她不洗澡就一絲不掛地鑽進鋪在床墊上面的被窩裡的情景。鮮花盛開的肉體，自己好幾個小時以來如此靠近、卻只用筆刷尖端碰觸過的肉體。這些想像的侵襲給他帶來了劇烈的痛苦。

他按下七〇九號房門鈴的時間是晚上九點二十分。

一個女人打開房門說道：「知友一直在找媽媽，剛剛才睡著。」

一個小學二、三年級左右，綁著辮子的小女孩把塑膠做的挖土機模型拿給他。他道謝後將模型車放進了包包裡。把七一〇號的房門打開後，他小心翼翼地抱起孩子。穿過冰冷的走道，走到孩子房間的那段過程讓他覺得十分漫長。今年五歲的兒子嘴裡還含著手指頭。抱他過來的時候，他應該是剛剛進入淺眠之中，把他放到床上，吸吮手指的聲音就在寂靜的房間裡響起來。

他走到起居室，開了電燈，關好玄關門後坐在沙發上。沉思了一會兒之後，他又起身打開門，搭電梯到了一樓。他坐在停車場的汽車裡，抱著裝有兩捲六釐米錄影帶和素描本的包包發了會兒呆，最後拿起了手機。

「孩子呢？」妻子的聲音顯得很低沉。

「睡著了。」

「吃晚飯了嗎？」

「應該吃了吧？我回來的時候他已經睡著了。」

「是嗎？我十一點多回去。」

「兒子睡得很沉……我……」

「什麼？」

「我得去趟工作室，還有一些工作沒做完。」

妻子默默不語。

「我看知友不會醒過來。他睡得很沉。最近他不是都一覺到天亮嗎？」

「……」

「妳在聽嗎？」

「……老婆？」

出乎他的意料，妻子像是在哭泣。難道店裡沒有其他人嗎？對很在意別人視線的妻子來說，這是很罕見的事情。

「……想去就去吧。」

少頃，從話筒中傳來讓他感到完全陌生的、百感交集的聲音。

「我現在關店門回去。」

說完，電話就掛掉了。妻子性格謹慎，往常不管多忙，也從不主動掛電話。他有些驚慌，又有些內疚，手裡抓著電話猶豫不決。可是，他馬上又硬下心來，發動了汽車。這個時間不會堵車，二十分鐘內她就到家了，孩子不會那麼快醒來。他不想在這段時間裡待在寂寥的房間裡，也不想面對一臉沉鬱的妻子。

當他到達工作室的時候，裡面只有Ｊ一個人。

「你今天來晚了啊，我正要出去呢。」

他心說剛才毫不猶豫地開車過來真是明智的選擇。因為這個空間是四個夜貓子共用的，能一個人通宵使用工作室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在Ｊ收拾東西，穿上風衣的時間裡，他打開了電腦。Ｊ用驚訝的眼神望著他手裡拿著的兩捲錄影帶。

「前輩，你創作作品了？」

「……嗯。」

Ｊ用微笑代替了廢話，說道：「下次要給我看啊。」

「知道了。」

Ｊ調皮地朝他敬禮，然後裝出一副要儘快消失的樣子走出了房門。他的滑稽舉動逗得他笑出聲，等笑聲停止後，他才發現自己好久沒有這樣笑過了。

一直工作到早晨，他才滿意地取出母帶，關上了電腦。

攝影效果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期。光線和氣氛，她的一舉一動都散發著令人窒息的魅力。他為該配哪種音樂而短暫苦惱過，但是最終還是選擇了真空般的沉默。溫柔的輾轉、赤裸身體上綻放的鮮花、胎記，令人聯想起某種本能的、永恆的東西，和無聲的背景竟是如此和諧完美。

等待電腦處理的漫長時間裡，他抽光了一盒香菸。經過艱苦的工作，最終完成的作品時間為四分五十五秒。鏡頭從在身體上彩繪的手開始淡入，於胎記處淡出，然後她那張荒蕪的面容出現在畫面裡，在陰影中幾乎要分不清五官，最終慢慢消失。

通宵達旦後的疲勞，讓他覺得身體的每個角落都像嵌進沙粒般乾澀。他體驗著闊別已久的、對一切事物都變得陌生的異樣感，用黑色的馬克筆在母帶的標籤欄裡寫下了「胎記１──夜色之花和白天之花」。

然後，他尚未下定決心付諸實現的畫面，有可能被命名為「胎記２」、對他來說最重要的畫面，像是他日夜思念的人的臉一樣，充斥在

他的雙眼。

在真空般的沉默中，身體上畫滿鮮花的男女交合著，肉體忘我地沉浸在其中，身姿不停地扭轉變化。時而激烈，時而溫柔，畫面在對性器官特寫之後又慢慢拉開，那麼放肆又赤裸，但卻因為赤裸到了極致而表現出靜謐和純真……

他摩挲手中的母帶，心裡不斷地思量著，如果要找一個男人和小姨子共同完成這個畫面，自己肯定是不行的，因為他很清楚，自己肚皮上的肥油、向兩側突出的贅肉、鬆垮的屁股和大腿，跟她有多不協調。

他沒有開車回家，而是去了附近的蒸汽房。他站在鏡子前面，換上服務台給的白色短袖短褲，用滿是絕望的眼神打量著自己的身體。自己肯定是不行的，那到底應該找誰呢？他並不是要拍色情影片，這卻不足以當作藉口。他需要能打動人的理由。可是誰會同意這麼做呢？小姨子又會有什麼反應呢？

他感覺到自己已經到了某種界限，但是他沒法讓自己停下來，不，是不想停下來。

他躺在熱霧繚繞的蒸汽房，等待睡眠之神的光臨。在這溫暖濕潤的地方，時間之河彷彿逆流到某個夏夜，他放鬆四肢愜意地躺著。唯有那個沒完成的畫面像溫柔的光輝那樣籠罩著他疲憊不堪的軀體。

從短暫的睡眠驚醒之前，他看到了她。

她的皮膚是模糊的青白色。她的身體趴在他的面前，像剛從樹枝上落下、剛剛開始枯萎的葉子。她臀部的胎記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均勻塗滿全身的淡綠色。

他把她轉了過來。耀眼的光芒從她裸露的身體照射出來──光源好像是她的臉部──令他無法看清胸部以上的部分。他分開了她的雙腿，輕易打開的大腿讓他察覺到她是清醒的。他進入她時，從她陰道流出綠色的樹液，有如搗碎葉片時滲出的汁液。青草辛辣的甜味如此強烈，讓他幾乎無法呼吸。他在到達高潮的頂點抽身，看到自己的陰莖沾染成綠色。從他的下體到大腿都覆蓋著一種近乎黑色的濃稠物體，這股新生的樹液

不是來自她，就是來自他自己。

話筒對面的她，還是沒有發出聲音。

「……英惠。」

「嗯。」

幸運的是，這次她沒讓他等太久。他無法確定這語氣中是不是包含著些許的喜悅。

「昨天休息得好嗎？」

「嗯。」

「那個，我有一個問題……」

「您說。」

「身上的那些畫，妳洗掉了嗎？」

「沒有。」

他嘆了一口氣，繼續說道：「那個，能不洗掉嗎？到明天為止就可以。還有一些工作沒弄完，得補拍一些。」

她好像在笑？在他看不見的電話線的那頭，她在微笑嗎？

「……不想擦掉它們，所以就沒洗。」她淡淡地說道。

「這樣身上畫著畫，我就不做夢了。如果以後擦掉了，希望您能重新幫我畫上去。」

雖然無法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但心中卻備受鼓舞，他用力地握緊手中的話筒說：「好！」

他覺得，像她這樣的人說不定會理解他，會允許他的任何做法。

「明天，如果方便的話能再來一次嗎？在上次的工作室。」

「……好的。」

「可是，還會來一個人，是男人。」

「……」

「他也會全身脫光，而且在身上畫花，這樣可以嗎？」

一說完，他就屏息以待。按以往的經驗，她的沉默大致上包含著首肯，所以他並沒有焦躁不安。

「……好。」

他放下話筒，扭著雙手在客廳轉來轉去。兒子上了幼稚園，妻子去了化妝品店，所以他三點多鐘回到家的時候，房間裡空無一人。他不知道該怎麼跟妻子交代這次徹夜不歸，所以剛才先給小姨子打了電話。但是也沒辦法逃避，所以他還是撥了電話給妻子。

「你在哪裡啊？」

妻子的語氣與其說是冷淡，不如說是矛盾不已。

「在家裡。」

「工作完成了嗎？」

「還沒有，得一直忙到明天晚上。」

「是嗎？……那別太累了。」

說完，電話就被掛斷了。如果妻子能像別人家的太太那樣歇斯底里、大發雷霆、喋喋不休、罵他個狗血淋頭，他的心裡說不定會好受點。如此輕易地放棄，又將這種放棄變成抑鬱，然後沉澱在內心的性格，壓得他無法呼吸。他不是不知道這是妻子善良而軟弱的一面，是在為理解和關懷對方而做出的最大努力，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自私和不負責任。但是在這一瞬間，他覺得妻子的忍耐和善意令自己窒息，所以他想為自己辯護：是她的這些舉動反而使自己變得更壞。

自責、後悔和憂鬱相互交織在一起，像旋風一樣在他的心頭一閃而過，他最終還是按計畫撥了Ｊ的電話。

「前輩，今晚你會過來嗎？」

「不去。」他回答道。「昨晚我熬通宵了，今天想休息。」

「是嗎？」

他從Ｊ的身上感覺到了二十七、八歲特有的自信、朝氣和輕鬆。他在腦海中想像過Ｊ不太壯卻精瘦結實的身材。如果是他的話應該沒有問題。

「我想拜託你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明天你有空嗎？我想拍一些影片。」他把Ｍ的工作室位置告訴了Ｊ。

「明天？晚上我有約。」

「只要下午的兩三個小時就可以了，不會拖到晚上……」他本想這麼說，可是這話還沒出口，他改變了主意。

「你昨天不是想看那個作品嗎？」

「是啊。」Ｊ欣然回答道。

「那我現在去工作室。」

他期待昨晚編輯完的母帶能引起Ｊ的好奇，並能讓他滿意。Ｊ性格溫順，而且跟他一起使用同一間工作室，不會輕易拒絕他的請求。雖然不敢肯定，但他還是懷著比較樂觀的想法。

Ｊ比預定時間早到了一會兒。把「Take it easy」像口頭禪一樣掛在嘴邊的Ｊ，今天略顯得焦躁。

「有點緊張啊。」

他給Ｊ沖了杯咖啡，在腦海中給他寬衣解帶了一番。感覺不錯，應該和她很般配。

前一天下午，看到錄影帶後，Ｊ異常興奮。

「簡直不敢相信……這超魔幻的啊！前輩怎麼會創作出這個作品呢？我一直以為你是個很平凡的人，啊！對不起……」

Ｊ的眼神和語氣中充溢著他平時感覺不到的崇拜。

「怎麼會有如此大的改變呢？嗯，怎麼說呢？像是某件事讓前輩跨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層次了……哎，看看這個色彩！」

雖然年輕的Ｊ表達得有些誇張，但是他的評價還是十分中肯的。以前他也能表現出色彩的美麗，但像現在這樣把無數的色彩從他的筆下融合起來，還是第一次。像是身體內部被各種色彩灌滿，無法忍受其激烈的躁動而最終爆發出來似的，他以極其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以往任何時期都未曾感受到的嶄新感覺。

我習慣黑暗，有時他曾這麼想過。他習慣在黑暗中了，他曾站在黑暗的中心。那個黑白的世界不存在那些他如今所體驗到的絢爛色彩，雖然美麗而寂靜，但是他永遠都無法再回去了。他似乎永遠地失去了那寧靜所帶來的幸福。但是他並不覺得失落，因為忍受眼前這個激烈的世界所帶來的刺激和痛苦，已經足以讓他筋疲力盡。

在Ｊ的鼓勵下，他終於面紅耳赤地講出那些準備了很久的話。當他拿出舞蹈演出節目表和自己的素描本，懇求他成為男模特兒的時候，Ｊ頓時表現出很驚慌的神色。

「為什麼偏偏是我呢？有那麼多專職模特兒，還有演員什麼的……」

「我喜歡你的身體，太完美的身體不合適，你剛剛好！」

「你的意思是讓我跟這個女人擺出這樣的姿勢嗎？我不幹！」

為了使一口拒絕的Ｊ答應，他使用了哀求、脅迫和誘惑。

「沒人會知道的，不會拍臉。這個女人，難道你不想見她嗎？這次創作也會給你帶來靈感的。」

說要考慮一晚上的Ｊ，第二天一早就打電話過來表示同意。當然，Ｊ並不知道其實他真正想拍攝的，是他們倆真實做愛的鏡頭。

「……還不來啊？」Ｊ望著窗戶問道。

其實，這時他也正焦慮不安。因為她說能一個人過來，所以他並沒有去地鐵站接她，而是在房間裡等她過來。

「是啊，要不我出去看看。」

當他拿起夾克起身的時候，傳來有人用手敲打半透明玻璃門的聲音。

「啊！終於來了。」

Ｊ輕輕地放下了咖啡杯。

她穿著和那天一樣的破舊牛仔褲，上衣改穿黑色的厚毛衣。可能是剛洗過頭，未曾染色的烏黑長髮還濕濕的。她先看了他一眼，然後望了一眼Ｊ，面露微笑。她邊摸著髮絲，邊說道：「洗頭時我很小心……怕畫在脖子上的花被洗掉。」

Ｊ面帶微笑，可能是她的樸素外表緩解了他的緊張。

「把衣服脫下來吧。」

「說我嗎？」Ｊ睜大眼睛反問道。

「她的身上早已畫完了，就差你了。」

Ｊ臉上帶著尷尬的笑容，轉過身開始脫衣服。

「內褲也要脫下來啊。」

Ｊ猶豫片刻後，脫掉了內褲和襪子。正如他想像的那樣，既沒有健壯的肌肉，也沒有一點贅肉。他的皮膚也很白皙光滑。他感到了陣陣嫉妒。

像那天給她畫一樣，他也讓Ｊ先趴在床單上，從頸部開始畫花。他使用大筆刷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了一朵朵像是在肆虐的狂風中紛紛凋零的淡紫色繡球花。

「翻身。」

他以Ｊ的性器為中心，畫了一朵巨大的血紅色花朵，彷彿把陰部毛髮當成萼片，陰莖當成了花蕊。她坐在沙發上，邊喝茶邊靜靜地注視著他的創作。他完成之後，注意到Ｊ的陰莖微微勃起。

他屏住呼吸站起身，把攝影機中的帶子換成了新的，然後回頭跟她說道：「把衣服脫掉。」

她開始脫衣服。雖然陽光不像那天那麼明媚，但是畫在她雙乳中央的金黃色花朵依然熠熠生光。和Ｊ不一樣，她表現得泰然自若。像是在說「比起穿衣服，脫光衣服更自然」。他沒有錯過坐在一旁的Ｊ臉上因驚豔而僵硬的表情。

雖然他沒有下指示，可是她逕自走到了Ｊ的身旁，然後像是在模仿Ｊ的坐姿似的，也在白色的床單上豎膝而坐。她那張默默無語的臉和燦爛的身體呈現出鮮明的對照。

「接下來該怎麼做呢？」Ｊ紅著臉問道。可能是因為不管怎麼樣都得主導這個場面，讓Ｊ緊張不已，此時，他的陰莖再度逐漸勃起。

「讓那女人坐在膝蓋上面。」

因為Ｊ不知道她是他的小姨子，他也不想說破，所以含糊地稱呼她。說完，他拿起攝影機走到他們身邊。當她坐到Ｊ的膝蓋上面後，他低聲喊道：「把她抱緊。」

Ｊ用顫抖的雙手把她拉了過來。

「媽的，從來沒這麼做過嗎？發揮點演技吧，哪怕摸胸或什麼的也可以啊。」

Ｊ用手背擦了擦汗水。這時，她緩緩地轉過身和Ｊ面對而坐。她一隻手臂抱住Ｊ的脖子，另外一隻手撫摸著畫在Ｊ胸前的紅色花朵。在三個人的呼吸聲中，不知過了多久。她像鳥類相互愛撫那樣和Ｊ交頸依偎，彷彿事先看過他的素描。

「好！很好！」

他從不同角度捕捉這些畫面，終於找到了最佳焦距。

「好的……繼續，把身子疊在一起躺著。」

她溫柔地推搡Ｊ的胸部，讓他平躺在白色床單上面，然後伸出雙手，撫摸著一瓣瓣一直開到下腹部的紅色花葉。他舉起攝影機轉到她的身後，捕捉著開滿在她背部的紫色花朵和隨著她的身體晃動的胎記。就是這個！他咬牙想到，如果能再進一步的話……

Ｊ的陰莖已經完全勃起，他表情痛苦，彷彿快要受不了了。她慢慢地俯下身，雙乳貼在Ｊ的胸口，臀部在空中畫出了完美的曲線。他從側面拍攝他們的身體。她把背弓得像一隻貓的樣子，Ｊ的肚臍周圍留白之處，以及堅硬的陰莖，都有種下流的意味。他們幾乎像是兩株巨大的抽象植物。當她慢慢直起身，跨坐在Ｊ的臀部，他結結巴巴地問道：

「能不能……我是說能不能……」他輪流望著她和Ｊ。「……真的做？」

她臉上毫無震驚和嫌惡的表情，但是Ｊ像被開水燙到似的一把推開她，說道：「什麼？你是說要拍攝色情電影？」

「如果無法接受的話可以不做，可是如果能很自然的……」

「我不想做！」Ｊ站起身。

「等一下，我不會再提那種要求了，請繼續剛才的……」

他一把抓住了Ｊ的肩膀，也許是猛然間太用力了，Ｊ大喊一聲，推開了他的手。

「喂……不要這樣。」

也許是因為他著急而懇切的聲音，Ｊ的情緒平復了下來。

「我能理解……我也是藝術創作者。但這種事……無論如何都沒辦法。還有，她是誰？不像是妓女之類的人啊，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妓女也不能這麼做！」

「我知道，真的知道了！對不起！」

Ｊ雖然又重新回到床單上面，但是剛才那種興奮和刺激感官的氣氛已蕩然無存。Ｊ像是受處罰似的，用僵硬的表情擁抱著她躺在床單上

面。兩個人疊在一起的身體有如兩瓣花葉，她閉上了雙眼。如果剛才Ｊ同意他的提議的話，她會默默地接受的，他確信這一點。

「用那個姿勢移動身體看看。」

Ｊ慢慢上下移動身體，痛苦且生硬地模仿做愛的動作。他看到她迫不及待地抱著Ｊ的後背，腳蜷曲起來。跟Ｊ的冷淡反應相比，她的肉體表現得極其活躍並變得熱情如火。他們維持了這個姿勢大約十幾分鐘，每一分鐘對Ｊ來說都異常煎熬，但他卻覺得十分短暫。他充分利用這段時間，從不同的角度捕捉了自己想要的各種畫面。

「現在可以了吧？」Ｊ問道，連額頭都變紅了。不是因為興奮，而是因為難堪。

「最後一次，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

他乾咽了一下口水。

「後背位，你讓她趴著，這次真的是最後一次，是最重要的畫面，不要說不行啊！」

Ｊ發出聽起來像是哭喊的笑聲。

「夠了，真的夠了！在還沒變得更難堪之前趕緊結束吧。你的靈感也太多了！我終於明白那些色情演員的感受。真是悲慘！」

Ｊ不顧他的挽留開始穿衣服。他咬牙望著自己的作品，令他十分留戀的「花之旋風」被淺色襯衫遮住了。

「……不是不能理解你，我不是在假正經。今天終於知道我比自己想像得還要保守。雖然一開始出於好奇心而答應了你，但是我已經盡力了。我想有一部分的我得更加放得開才對……但是我需要時間。對不起，前輩！」

Ｊ說出的話語，充滿真實而分明的情感，看來他多多少少受到了傷害。這名年輕人用眼神跟他道別後，再次掃了一眼站在窗戶前面的她，慌忙地走到了門口。

「對不起！」

當Ｊ的汽車發出巨大的轟鳴聲離開前院的時候，他對著正在穿毛衣的她道歉道。她沒有回答，只是把雙腿套進褲管，手裡半拉著拉鍊，抬頭向虛空噗哧一笑。

「為什麼發笑？」

「都濕了……」

他好像被人猛然打了一下，用愣愣的眼神望著她。她表情難堪地半蹲在那裡，手捏著拉鍊不知道該拉上來還是拉下去。他這才發現，自己還一直拿著攝影機。他把機器放下來，轉身快步走到門口關緊了Ｊ剛才走出去時沒有關好的房門，為了保險，他還反鎖了。然後他幾乎是奔跑著衝到她那裡，一把把她按倒在床單上。

當他把她的牛仔褲拉到膝蓋處的時候，她說道：「不行！」

她不光嘴裡拒絕，還粗暴地把他推開，站起身把褲子提上去。他躺在那裡望著她拉上拉鍊、扣上扣子。他站起身走到她旁邊，把她仍處於興奮狀態的身體逼到了牆邊。他粗暴地封住她的嘴唇，把舌頭伸進她的嘴裡。但她再度用力地把他推開了。

「為什麼不行？因為我是妳姐夫？」

「不是！」

「妳是不是喜歡上那個臭小子了？」

「不是，是因為花……」

「花？」

頓時，她的臉煞白得驚人。被她咬緊而變得通紅的下嘴唇在微微地顫抖。她小心地說道：「我很想做，從來沒那麼想要，是他身上的花……誘惑著我，使我無法忍受罷了，僅此而已。」

他望著她轉身毫不猶豫地走到玄關。他朝正在穿運動鞋的她喊道：「如果是那樣……」他覺得自己的聲音更像是一種悲鳴。「如果我在身上畫上花，妳能接受我嗎？」

她轉身凝視著他。

那眼神彷彿是在說「那當然」、「沒有不接受的理由啊」。最起碼，他是這麼認為的。

「那……能拍下來嗎？」

她露出了笑臉。

那是個模糊的、像在安靜地嘲笑他的笑臉。

我真想死。

我真想死。

那就死吧。

那去死吧。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哭泣，他緊握著方向盤，幾次打算啟動雨刷後才發現，模糊不清的並不是玻璃而是自己的眼睛。不知道為什麼，「我真想死」這句話在他腦海中不斷地閃現。「那就去死吧」，體內的另外一個人跟著回答。他不明白這兩個聲音瘋狂地交加在一起的原因。

他同樣不明白的是，這像是兩人之間的交流一樣的對話，竟像咒語般能讓瑟瑟發抖的自己安定下來。

他感覺到胸部，不，是全身在燃燒，於是將兩側的車窗全打開了。在夜風和四周其他車輛發出的轟鳴聲中，他疾馳在黑暗籠罩的道路上。顫抖從雙手開始蔓延到全身，他的牙齒咯咯咯地打著寒戰，猛烈地踩著油門。當他看到時速表的時候，嚇得身子一震，用痙攣的手指揉了揉眼睛。

穿著黑色連身裙、白色開襟針織衫的Ｐ從公寓的正門走了出來。結束和他長達四年的戀愛後，她跟通過司法考試的小學同學結婚了。可能是得益於丈夫在經濟上的大力扶持，在家庭和工作上她都得心應手，已經舉辦過好幾次個人作品展，而且在有錢人聚集的江南地區收藏家中有

不少人氣。

他拉下車窗朝她喊道：「上車！」

她扭過頭，馬上看到他這輛前後打著閃燈的小汽車。

「這裡可能有人會認出我，該死！連警衛都認得我的臉，到底怎麼了？這個時間……」

「先上車吧，我有話跟妳說。」

拗不過他的固執，Ｐ上車坐在了副駕駛座上。

「好久不見了，這樣突然聯繫妳，對不起啊！」

「是好久不見了。可這不像是大哥你一貫的作風啊，該不會是想我了吧？」

Ｐ饒有興味地看著他的側臉。

他焦躁地用手抓了一下額前的頭髮，繼續說道：「我有事拜託妳。」

「什麼事？」

「說來話長，能去妳的工作室說嗎？離這裡不遠吧？」

「走路五分鐘距離……到底怎麼了？」

Ｐ依然像從前那樣急性子，著急聽到答案的她忍不住提高了語氣。這種女人特有的急切以前曾經讓他受不了，此時卻令他感到欣慰。他心裡突然產生了一陣想擁抱Ｐ的衝動，但轉眼就消失了。這僅僅是隨著往日舊情而來的曖昧回憶而已。他渾身上下正瘋狂地燃燒著對剛送回家的小姨子的欲望。他跟她說完「等下，我馬上回來」後，就徑自來到了這裡。為了尋找能畫出讓他滿意的畫作的人，而且是熟悉他的身體、能輕鬆解決他的燃眉之急的人，他火速趕到了這裡。

「多虧我老公今晚加班，要不然引起不必要的誤解那該多麻煩啊。」Ｐ打開工作室的電燈，說道。

「給我你剛才說過的素描本。」

她認真地盯著他遞過來的素描本。

「……有意思，真令人讚嘆啊！沒想到大哥居然這麼能駕馭色彩。可是……」

Ｐ用手摸著凹陷的下巴繼續說道：「這不像大哥你的風格啊，這個作品真能發表嗎？你的外號不是『五月的新娘』嗎？聖潔純淨的新娘、剛正不阿的教會人員形象……我以前喜歡的正是這點。」

Ｐ隔著膠框眼鏡盯著他說：「難道大哥你也要轉型了嗎？可這轉變是不是太過頭了？當然我沒有什麼資格品頭論足啦。」

他不想和Ｐ爭論什麼，默默地開始脫起衣服。Ｐ有些驚訝，但是馬上又放棄了說話的念頭，在調色板上調起了顏料。

「好久沒見過大哥的身體了！」

還好，Ｐ沒有發笑。此時即使是沒有任何意味的笑聲，他也會認為那是殘酷的嘲笑。

Ｐ的畫筆開始慢慢地在他身上遊走。她筆尖冰冷的觸感，讓他的周身感覺到通電一般的陣陣酥麻，彷彿是持續不斷且效果十足的愛撫。

「我儘量避免我的畫風，你也知道吧，我很喜歡花朵，也畫過很多花……可是大哥你畫的花朵強勁有力，我會再現這種風格的。」

當Ｐ說ＯＫ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時分。

「謝謝妳！」

長時間裸露著身體，讓他在寒氣中瑟瑟發抖。

「如果有鏡子的話，真想讓你看一眼。可是這裡沒有鏡子。」

他低下頭望著已經起了雞皮疙瘩的胸部、腹部和腿，以及上面畫著的巨大紅色花朵。

「不錯，比我畫得好！」

「不知道背部怎麼樣，你的素描好像是把重點放在了背部。」

「我覺得很好啊，妳可不是浪得虛名！」

「雖然盡全力模仿了大哥的畫法，可還是有一些我的味道……」

「真的謝謝妳！」

這時，P才笑出聲來。

「其實，剛才大哥脫衣服的時候，我有些興奮……」

「所以呢？」他急忙穿著衣服，敷衍地問道。穿上夾克後，雖然感覺不到寒冷了，可是身體還很僵硬。

「不知為何……」

「怎麼樣？」

「覺得不太對勁，大哥畫滿花朵的身體……有些可憐。以前從來沒這麼覺得。」

P走過來，幫他把襯衫的第一個扣子也扣好。

「吻我一下吧，大晚上的把我叫出來……」

還沒等他回答，P已經把她的雙唇覆上了他的嘴。之前幾百次接吻的記憶湧上腦海。他覺得自己幾乎要哭出來，可他不知道這到底是因為回憶、友情，還是對他即將要跨越雷池的恐懼。

因為太晚了，所以他沒有按門鈴，直接輕輕地敲了敲房門。等不及她過來開門，他急切地一轉門把，正如他所想的那樣，門被轉開了。

他走了進去，屋子裡雖然很暗，但是路燈的光透過陽臺的玻璃窗照了進來，所以周圍並不是漆黑一片。但他還是踢到了鞋櫃。

「……妳在睡嗎？」

他把身上的攝影設備放在玄關，脫下皮鞋向床墊的方向走了幾步。這時，他在黑暗中看到了一個模糊的人影正坐起來。雖然是在暗處，但是他一眼就看出她一絲不掛。她站起身向他走來。

「要開燈嗎？」他的聲音有些嘶啞。

「……味道，你有顏料的味道！」

他發出一聲呻吟，跑向了她。此時此刻，他把照明、攝影全拋在腦後，整個人被泉湧的衝動所淹沒。

他發出咆哮聲，把她按倒在地，胡亂地吮著她的嘴唇和鼻子，用另一隻手解開自己的襯衫扣，下面的扣子則直接粗暴地扯掉了。

衣服脫光之後，他一把分開她的雙腿，進入她體內。不知從何處傳來有如野獸發出的喘息和咆哮聲，並轉變成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當他意識到這聲音是自己發出來的時候，不由自主地顫抖著，他從未在做愛時發出聲音，而且一直以為只有年輕女人才會發出呻吟。進入她早已濕透且劇烈收縮的陰道時，他在痛苦的喘息中射出精子，隨後彷彿昏厥般頹然倒下。

「對不起。」他撫摸著她那被夜色籠罩的臉，說道。

她沒有回答，反而問道：「能開燈嗎？」語氣很沉著。

「……為什麼？」

「我想看清楚。」她站起身走到了電燈的開關處。剛剛的性愛只是單方面的，且持續不到五分鐘，難怪她一點都沒有疲勞的樣子。

室內突然變得很亮，他用雙手遮住了眼睛。過了一會兒，等眼睛適應了光亮後，他才放下手。他看到了靠牆站立的她，開滿在她身上的花朵依舊美麗。

他突然醒悟過來，用手掌蓋住了已變得有些鬆垮的下腹部。

「不要遮住……很好看！像是花葉上有皺褶。」

她慢慢地走到他的身邊，緩緩地彎下腰。像那天對Ｊ那樣，伸出手指開始撫摸他胸前的花朵。

「稍等一下。」

他赤身裸體地起身走到玄關，將三腳架調到最低，把攝影機固定在上面。將床墊立起來拉到陽臺後，他在地面上鋪了帶過來的白床單。像

在Ｍ的工作室那樣，他設好一盞照明燈。

「躺下來好嗎？」

等她躺下來，他目測了兩人的身體將交合在一起的點，用鏡頭對準。

她修長的身體橫臥在耀眼的照明燈下面。他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身子疊在她的身體上。現在兩個人的樣子，會像當初的Ｊ和她那樣，如同疊放在一起的花朵嗎？會像是植物、動物和人類結合於一體嗎？

每換一種體位，他就調整一遍攝影機的位置。當拍攝到Ｊ拒絕表演的後背位時，他用特寫鏡頭長時間拍攝了她的臀部。

所有的一切幾乎完美無缺。都是他一直反復畫過的畫面。在她的胎記之上，他身上的大紅花反復地綻開，又反復地緊閉，他的陰莖像巨大的花蕊般進出她的體內。他戰慄著，這是世界上最醜惡也是最「美麗」的結合。每當他閉上雙眼，都能看見身體的下半部染成一片綠，從腹部到大腿都浸滿濃稠的草綠色樹液。

最後一個體位是他平躺在床單上，而她騎在他的身上。鏡頭依舊牢牢地捕捉了印在她臀部的胎記。

永恆，這所有的一切彷彿都要成為永恆……當他因無法忍受的滿足感而顫抖的時候，她哭了出聲。在長達半個鐘頭的時間裡，她始終閉著眼睛，沒有發出一聲呻吟，只是偶爾哆嗦著嘴唇，將敏感的喜悅用身體傳給他。該是結束的時候了。他直起上身，抱著她走到攝影機那裡，伸出手摸索著將電源關掉。

這個畫面必須一直反復，不允許來到高潮，也不能終結。必須結束在這裡，在沉默中，在歡喜中，成為永遠。等她不再發出哭聲，他把她放回了床單上。最後幾分鐘的做愛，她的牙在打顫，使她發出嘶啞而尖銳的叫聲，伴隨著激烈的喘息，她再次哭泣，發出了「停……停」的哀求。

然後，所有的一切都歸於平靜。

在昏暗的晨光裡，他舔舐她的臀部許久。

「真想把它移到我的舌頭上。」

「……什麼？」

「這塊胎記。」

她有些驚訝，轉過身來望著他。

「這個怎麼還能留在屁股上？」

「……我也不知道，我以為別人也都是這樣的。可是有一天去澡堂才發現……原來只有我身上才有。」

他用攬著她細腰的手撫摸著胎記，心想如果能分享這個斑點該有多好。吞掉它，融化它，讓它流在我的血管裡。

「……這下是不是不會再做夢了呢？」她用若有若無的聲音嘟囔道。

「夢？啊，妳說過，夢裡的臉……」感覺到睡意緩緩襲來，他問道：「是什麼樣的臉呢？是誰的臉呢？」

「……每次都不一樣。有時候是熟悉的臉，有時候是第一次見到的陌生的臉。有時候像是在滴著鮮血……有時候像是腐敗潰爛的屍體。」

他勉強支撐著沉重的眼簾，望著她的眸子。她的雙眸在黎明中閃動，彷彿絲毫沒有倦意。

「我想是因為肉。」她說道。

「我以為不吃肉，那些臉就不會再出現。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雖然知道要集中精神聽她說話，但他的雙眼已經不由自主地開始合攏。

「所以……現在終於明白了。那是我肚子裡的臉，從我肚子裡浮出來的臉。」

把她前言不搭後語的胡話當做安眠曲，他陷進深深的睡眠之中。

「現在不害怕了，不會再害怕了。」

他睡醒的時候，她還在沉睡之中。

明媚的陽光照射到房間裡。她的頭髮像動物的鬃毛一樣散亂著，床單皺巴巴地纏在她的下身。她的體味如新生兒一般，混合著酸酸的滋味，與某些令人作嘔的淫靡氣味糾結在一起，充溢著整個房間。

現在是幾點了？

他在隨意丟在地上的夾克口袋中掏出了手機。是下午一點。他在早上六點多入睡，到現在已經沉睡了整整七個小時。他起身先穿上內褲和褲子，心想得先整理照明燈和三腳架。可是他發現攝影機不見了。他依稀記得攝影結束後，為了防止三腳架傾倒，他把攝影機放到了玄關，然而此刻卻不見了蹤影。

或許是她早上起身放到了別處？他這樣想著，轉身走向廚房。轉到假牆後面的洗碗槽前方後，有一個掉落在地板上的灰色物體映入了他的眼簾。是他的六釐米錄影帶。他覺得有些奇怪，環顧四周，赫然發現一個女人趴在餐桌上，是他的妻子。

用包袱裹著的餐盒放在她的身邊，手機握在她手裡。卡座打開的攝影機掉落在餐桌下面。她應該聽到了他走過來的聲音，但卻一動不動。

「老……」他無法相信眼前的情景，感到一陣眩暈，說道：「老婆！」

她這才抬頭站起身來。但他馬上反應過來她不是要走到他的身邊，而是不想讓他靠近。她安靜地說道：「我一直聯繫不到英惠……所以今天拌了幾樣野菜，在去店鋪之前順便過來看看。」

她的聲音雖然透著極度的緊張，但是反而像要分辯什麼似的勉強維持著冷靜。他知道，妻子那緩慢、低沉而又微微顫抖的聲音，是在極力隱藏情緒時才會出現的。

「……看到門沒有鎖，英惠全身上下塗著顏料，還覺得很奇怪……那時你的頭朝著牆，整個身體都埋在被子裡，所以我沒有認出來。」

妻子用握著手機的手往後拂了拂頭髮，她的雙手在劇烈地顫抖著。

「我還以為英惠有了新的男友，以為身上畫著那樣的東西是又發瘋了，還想過是不是要這麼悄悄離開……可是我突然想到應該保護她，想知道那是什麼樣的男人……看到放在玄關的攝影機很眼熟，所以就像你以前教我的那樣，把影片倒帶……」

她一字一句沉著冷靜地繼續訴說著。他感覺到她在用全部的力氣控制著自己。

「在裡面我看到了你。」

她的眼睛流露出無法形容的衝擊、恐懼和絕望，令她的表情反而顯得異常麻木。他意識到自己裸露的上身正在引起她的厭惡，於是慌亂地尋找襯衫。

他從浴室裡拿起襯衫，邊把手伸進衣袖裡邊辯解著：「老婆，聽我解釋，妳可能很難理解……」

她突然用尖銳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我已經叫了救護車。」

「什麼？」

她用略帶恐懼的表情，向後躲避著正在靠近的他。

「英惠和你，都需要治療。」

為了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他靜止了好幾秒的時間。

「……妳居然要讓我進精神病院？」

這時，床墊那邊傳來了沙沙的聲響。他們都屏住了呼吸，一絲不掛的英惠正甩開床單起身。兩行眼淚從妻子的眼裡流了出來。

「你這渾蛋！」妻子強忍著眼淚，喃喃低語道，「她還沒有完全恢復，你居然把她……」

妻子濕潤的嘴唇哆哆嗦嗦地顫抖著。

英惠這才似乎明白是姐姐過來了，她用空洞的眼神愣愣地望著這邊。他開始覺得，她的眼睛像是小孩子一樣，是一雙只有孩子才能擁有

的、可以裝進一切但又空空洞洞的眼睛。不，也或許那是成為孩子之前、不曾接納過任何東西的眼睛。

她緩緩地轉過身，走向了陽臺。她打開門，一股冷風頓時灌了進來。他看到她青色的胎記和乾涸在上面酷似樹液的精液與唾液痕跡。他突然覺得自己好像經歷了滄海桑田，瞬間衰老委頓，即使現在死去，也不會有一絲恐懼。

她穿過陽臺的欄杆，探出了閃閃發光的金黃色胸部，張開了開滿橘黃色花葉的雙腿。像是在跟清風交尾。他聽到了已經開到附近的救護車發出的警報聲、眾人的驚叫和嘆息聲、孩子的尖叫聲和人們擁到巷弄發出的嘈雜聲音。走道裡也傳來許多急促的腳步聲。

如果現在跑到陽臺，跨過她正依靠著站立的欄杆，就能飛翔在藍天中，從三樓重重地撲至地面，讓頭骨蓋變得粉碎。這是唯一的方式，唯有這樣才能乾淨俐落地結束。但是，他仍然站在原地，彷彿被釘住似的，彷彿這是他生命終結的時刻，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她身體上燦爛的花朵。她周身散發的光芒，比他在前一夜拍攝的任何畫面都耀眼奪目。

第三部

樹火

如果丈夫和英惠沒有突破那道防線，沒有強烈地把當時的一切沖毀，垮掉的肯定是自己，如果現在再次垮掉的話，自己肯定不能再回到現實中了。

她沒有流下眼淚，只是任由冰冷的水氣擴散到自己早已乾涸的血管中，流進她的體內，滲進她的骨髓。

她站在磨石車站對面的公車站裡，望著被雨水淋濕的馬路。體型龐大的貨車發出隆隆的轟鳴聲，飛馳在快車道上。大雨傾盆而下，雨點幾乎要打穿她撐著的雨傘。

她不太年輕，也很難說得上是美女，不過她的頸線優美，有大大的和善雙眼。她臉上畫著自然的淡妝，白色的短袖上衣沒有一絲皺褶，顯得很整潔。這樣端莊的外表似乎可以讓每個人產生好感，也正因為如此，她眉間若隱若現的淡淡憂愁就不那麼引人注目了。

她的眼睛裡突然閃出了一絲喜悅，因為等待已久的公車終於從遠處進入了她的視野。她走下去，站在馬路邊伸出手，看著疾馳而來的公車緩緩地減速。

「去築城精神病院嗎？」

中年司機朝她點點頭，示意她上車。她投了車資後開始尋找空位，乘客們的面孔一一映入了她的雙眸。所有乘客都在注視她，彷彿在揣度著她是患者還是監護人，有沒有可疑的地方。她習慣性地避開這些交織著猜疑、警戒、厭惡和好奇的視線。

水滴從她已收好的雨傘上流下來，公車的地板已經潮濕變黑，閃閃發光。小雨傘沒法與滂沱大雨相抗衡，她的上衣和褲子幾乎濕了一大半。公車加足馬力，在瓢潑大雨中疾馳。她努力地保持平衡，向車後方

走去。她找到了兩個挨著的空位，坐在其中一個靠窗的座位上，然後從包包裡拿出紙巾，擦拭著玻璃上的霧氣。她用在長期的孤獨和寂寞之中磨煉出的堅定視線，凝望著正猛烈敲打車窗的雨柱。駛過磨石邑，映入眼簾的是道路兩旁六月底的樹林。籠罩在暴雨中的樹林酷似強忍著咆哮的巨獸。靠近築城山，道路變得狹窄彎曲。越進入山裡，樹林那濕漉漉的軀體就越發地靠近。三個月前，妹妹英惠在山腳的一片樹林裡被發現，那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她想像著在大雨中瑟瑟發抖的一棵棵樹木和隱藏在下面的黑暗空間，把頭轉了過來。

聽說英惠是在下午兩點到三點的自由活動時間從醫院消失的。那時天空中雖然烏雲密布，但還沒開始下雨，所以像往常一樣，病情不重的患者還是可以去戶外活動。下午三點護士們確認患者的時候，發現英惠並沒有回到病房。而從那時候開始，天空中零零星星地下起了雨滴。醫院的全體職員進入了緊急狀態，迅速攔截過路的公車和計程車。患者失蹤後的去向無非只有兩個可能，其一是下山去磨石方向；其二是與之相反，一頭扎進了深山裡。

接近傍晚，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而且越下越大。時值三月，夜幕早早地落了下來。

「多虧有位護士仔細搜索了附近的山林，找到了英惠，這真是萬幸，不，簡直就是奇跡！」妹妹的主治醫生這樣向她說道。

在人跡罕至的山坡中，英惠像一棵被雨淋濕的樹一樣，站在偏僻的地方一動不動。

接到英惠走失的電話時，已是下午四點了，她正和六歲的兒子知友在一起。連續五天，知友的體溫都在攝氏四十度上下，為了確認是不是得了肺炎，她帶兒子去醫院照胸部X光。年幼的知友一個人站在機器前面，用不安的眼神來回望著X光室裡的醫生和媽媽。

「您是金仁惠女士嗎？」

「是。」

「您是金英惠的監護人吧？」

英惠的醫院主動打手機聯繫她還是第一次。以前都是她用電話預約

探視時間或詢問妹妹的病情。電話的那頭，護士用公式化的沉著鎮定語氣敘述著失蹤情況。

「我們也在盡最大的努力尋找，可是如果她到了您那裡，請務必第一時間聯繫我們。」在掛斷電話之前，護士又問道，「她有沒有可能去別的地方呢？比如父母家。」

「父母家很遠……如果有必要的話我會聯繫他們。」

她掛斷電話後，把手機放進包包裡，走出X光室抱住了知友。這幾天變得消瘦的兒子渾身發燙。

「媽媽，我很棒吧？」

也許是在發燒，知友的臉上微微泛紅，不過還是寫滿了對誇讚的期待。

「是啊，你真棒！一點兒都沒動。」

得到並非肺炎的確診後，她抱著知友在雨中找了一輛計程車回家。一到家，她就給兒子洗了澡，餵他吃完粥和藥之後早早哄睡了。此時此刻她真的沒有餘力擔心失蹤的妹妹。知友病了五天，她也有五天沒好好睡覺了。如果這個晚上還不退燒的話，得去大醫院辦住院手續。以防萬一，她把醫療保險證和知友的衣服都先整理好，就在這時候電話鈴又響了，此刻已臨近九點。

「找到了！」

「謝天謝地！按預定時間，下周我會去探視。」

她滿懷真誠地道了謝，可是因為疲倦不堪，聲音顯得煩亂而低沉。掛斷電話後，她才知道那天全國各地都下雨了，英惠被發現的那座山裡也大雨滂沱。

雖然不是親眼目睹，可是不知為什麼，那個場景卻栩栩如生地浮現在自己的腦海裡，這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她整晚都在給孩子的額頭換冰毛巾，因為過度疲憊，時而會陷入像短暫暈厥似的熟睡中，她在睡夢中看到了雨中像幽魂一樣影影綽綽的樹林。漆黑的山坡，黑色的雨水，黝黑的樹林，被雨浸透的灰白色患者服，濕濕的頭髮，與黑暗和雨水混為

一體的英惠像鬼魅般矗立在那裡……到了凌晨，她用手摸孩子的額頭，一股涼絲絲的感覺傳到手掌心，那顆懸了好幾天的心終於放了下來。她走出臥室，走到起居室的陽臺，凝視著黎明時分掛在天際的一絲青白。

她把身子蜷縮起來，躺在沙發上試圖再次入睡。她要在知友醒來之前睡一覺，哪怕一小時也好。

看，姐姐，我正倒立著，我的身上突然長出了葉子，手裡長出樹根伸進了地裡，不斷地，不斷地……嗯，感覺要從胯部開出花朵，所以我打開了雙腿，開得很大……

在半夢半醒之間，她聽到了英惠的聲音，起初很輕也很親切，講到中間，變成了像孩子一樣的稚嫩嗓音，然而到最後，和野獸的咆哮聲混雜在一起，讓人根本無法分辨在講什麼。前所未有的強烈厭惡感，讓她從噩夢中驚醒。然而隨即她又迅速回歸了睡眠，這次她發現自己站在浴室裡的鏡子前。鏡中的自己左眼鮮血淋漓，她趕忙抬起胳膊用手擦拭，可是鏡子中的自己並沒有動手，只是冷冷地望著正向下滴血的眼睛。

知友的咳嗽聲把她從夢中拽了回來。她站起身，搖搖晃晃地走進臥室，抓住了孩子的小手，這只小手舉在半空中，彷彿在擦掉老早就蹲坐在房間角落裡的英惠的影子……「現在沒事了。」她低聲嘟囔著，也不知道是在安慰孩子，還是在安慰自己。

公車轉過上坡路，在兩條路的岔口處緩緩停了下來。待前門打開，她大步走下臺階，撐開了雨傘。在這裡下車的乘客只有她一個人。公車絲毫沒有耽擱，馬上又遠遠地消失在大雨中。

順著岔口處的狹窄小路爬過一個小山崗，穿過一個五十多米長的小隧道，一座位於山中央的小醫院露了出來。雨勢雖然變小了，但打在她身上的雨柱依然力道十足。她彎下腰把褲管捲起來，倒在柏油路上的野草映入了她的眼簾。她提了提背上沉甸甸的包包，撐起雨傘向醫院走去。

現在，她每週三都會來看英惠，在英惠失蹤的那個大雨天之前，她一般是一個月來一次。她總是帶著水果、糕點和豆皮壽司一類的東西，走過這條路。這裡不僅人跡罕至，連過往車輛也很少，顯得很寂靜。在

院務科旁邊的會客室，她隔著桌子和英惠相視而坐，把這些東西鋪在桌子上之後，英惠會像是做作業的孩子那樣，默默地把食物咽下去。當她偶爾幫英惠把頭髮捋到耳朵後面的時候，英惠會抬眼望著她露出安靜的微笑。每當這時，她都不由得覺得英惠根本沒有任何問題。如果一直都像這樣不就可以了嗎？在這裡待著，想說話時就說話，不想吃肉就不吃肉，不就可以了嗎？只要時不時地過來看一眼妹妹就好了。

英惠比她小四歲，可能是年齡差距大，她們並沒有其他姐妹之間常見的矛盾和衝突。從小時候被性情暴躁的父親扇耳光的那時開始，英惠就是她這輩子一定要照顧的人，是要讓她付出像母愛那樣的責任感的存在。這個腳後跟經常髒髒的、一到夏天鼻梁上就長痱子的妹妹，是她看著長大、成人、結婚的。只是讓她感到苦悶的是，隨著年齡增長，妹妹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雖然自己也是謹慎的性格，可是根據場合，她也會表現出明朗、親切的一面；與自己相反的是，英惠的內心無論何時都不會敞開。有時甚至會覺得，她不是自己的親妹妹，而是一個陌生人。

比如，知友出生的那天，到醫院來看外甥的英惠不但沒有說出祝福的話，反而嘟囔著問道：「這麼小的孩子還是第一次看見……剛出生的孩子都是這個樣子的嗎？」

「能一個人抱著孩子去媽媽那裡嗎？雖然姐夫開車……要不我跟妳一起過去吧？」

雖然英惠說出了讓人感到親切的話語，但是當時掛在嘴角的安靜微笑依然顯得有些生分。正如她感覺英惠變得陌生一樣，英惠也感覺到姐姐有些距離。在她那與其說是沉著冷靜，不如說是寂寞的表情面前，她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雖然這是與丈夫的憂鬱完全不同的感覺，但是卻在某些方面讓她感覺到了同樣的挫敗感，或許是兩個人都少言寡語的緣故吧。

她走進了隧道。因為天氣的關係，隧道裡面比往常暗很多。她把雨傘收起來向前走去，空洞的腳步聲迴響在隧道裡。濕漉漉的黑暗彷彿是從牆面滲出來的，有一隻以前沒見過的飛蛾從裡面飛了出來。她停下腳步，望著那扇動著翅膀、已飛到隧道頂上的飛蛾。它好像是意識到有人

在觀察著自己，貼在那裡一動不動。

丈夫喜歡拍攝有翅膀的生物。從鳥、蝴蝶、飛機一直到飛蛾和蒼蠅，這些東西飛行的樣子，似乎跟他的工作內容沒有多大關係，讓對美術外行的她感覺到很困惑。比如在垮塌的大橋和傷感肅穆的葬禮畫面後，會突然出現兩秒鐘左右的黑色鳥影。為什麼拍了這個？面對她的疑問，他只是回答說：「沒什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喜歡把那種場景放進去，只是覺得看起來很不錯。」

他說完之後又陷入熟悉的沉默。

被無論如何都無法融入的沉默感緊緊包圍的丈夫，自己到底有沒有真正瞭解過他的真實面目呢？她曾想過從丈夫的工作中找到一些端倪。他創作過很多攝影作品，短則兩分鐘，長則一個小時。其實，在認識他之前，她並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美術領域。雖然下了很多工夫，但她始終都無法理解丈夫的作品。

邂逅他的那個午後，她至今記憶猶新。像玉米莖一樣乾瘦的身材，好幾天都沒刮過的鬍子，背著看似很重的攝影機包，他來到了她的小店。他把雙臂放在玻璃櫃檯上，尋找著有舒緩效果的鬍後乳。他的樣子顯得很疲憊，她甚至擔心他手下的玻璃櫃檯會被他壓塌。對沒有戀愛經驗的她來說，會溫柔地問他有沒有吃午飯簡直是個奇跡。他用有些驚訝但又疲憊不堪的視線望著她。她之所以會關上店門和他一起共進午餐，是因為那天她也沒有準時吃午飯，更是因為他當時毫無防備的疲憊狀態，讓她完全放鬆了警惕。

那天之後，她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讓他得到休息。可是不管她多麼努力，婚後的他還是顯得很疲憊。他始終為自己的工作忙碌著，偶爾回到家的時候也像是投宿的遊客一樣陌生。尤其是工作不順利的時候，他的沉默像橡膠一樣韌勁十足，又像岩石一樣無比沉重。

沒過多久，她似乎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她想方設法想從疲憊中拯救出來的人也許並不是他，而是自己。十九歲離開老家到首爾，在沒有任何人的幫助下獨自闖蕩，或許她只是透過他疲憊的樣子，看到了曾經的自己吧。

正如她無法確信自己對他的愛情那樣，她同樣也無法確信他對自己

的愛情。只是偶爾感覺到生活能力不強的他在依賴自己。他性格耿直得像個單細胞生物，不會向任何人說出誇張或拍馬屁的話。可是他對她一直很親切，沒有說過一次粗話，偶爾還用充滿敬意的眼神脈脈地望著她。

「我配不上妳！」結婚前他曾這麼說過。「妳的善良、安穩、沉著、自然面對人生的態度……這些都讓我感動。」

這些話有點複雜，所以聽起來似乎有些動人。可是，這會不會是他根本沒有陷入愛情的坦率表達呢？

或許他真正愛的是那些已經拍攝過或是以後要拍攝的畫面吧。結婚後她第一次去觀看他的作品展的時候，還是被嚇了一跳。她驚訝於那個疲憊不堪、幾乎要垮掉的男人居然帶著攝影機去過了這麼多地方。她無法想像他設法在敏感地區協商取得拍攝許可時，所必須表現出來的勇氣、膽識、堅毅和忍耐。換句話說，她不敢相信他也會有這樣的熱情。充溢在這些作品裡的熱情和像困在水族館裡的小魚一樣的日常生活，她確信兩者之間一定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家裡，他的眼睛閃爍著光的樣子，她只見過一次。那是知友剛過完一歲生日，開始學步的時候。他拿出攝影機，在陽光充足的起居室拍著蹒跚地一步步挪動腳步的知友。還拍攝了知友一把撲到她的懷抱和她吻知友額頭的場景。當時他用異常閃亮、彷彿散發著生命光輝的眼神說道：「像宮崎駿的電影那樣，知友每走出一步，就從他的腳印中開出一朵鮮花，那樣的動畫效果怎麼樣？不，還是飛翔在天空的蝴蝶群更好，啊！這樣的話得在草坪上重新拍攝。」

他告訴她攝影機的使用方法，並重放剛才拍攝的畫面，用充滿熱情的語調說道：「妳和孩子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不對，穿一身特別破的衣服會更好。嗯，就是這樣。貧窮母子的散步，隨著孩子不熟練的腳步，像奇跡般飛上天的五顏六色蝴蝶……」

但是他們沒去過草坪，知友也沒有繼續蹒跚地走路。從孩子的腳印中飛出蝴蝶的畫面只留在想像之中。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變得更加疲憊不堪。雖然沒日沒夜地工作，週末也不休息，一直不回家地埋頭在工作室裡，有時還在大街上徘

徊，直到運動鞋變得髒兮兮，但他始終沒有像樣的作品面世。有時凌晨醒來後，她進入開著燈的浴室，會被他嚇一跳。因為不知什麼時候回家的他，會蜷縮著身子和衣睡在沒有放水的浴缸裡。

「我們家有爸爸嗎？」

每當他出門後，知友就問這個問題。其實，即使他在家時，每天早上孩子也會這樣問。

每當這個時候，她就會用低而短促的聲音回答道：「沒有！從來就沒有，只有你和媽媽，以後也是！」

雨中的病房孤寂而淒涼。被雨淋濕的深灰色水泥牆比平時更顯黯淡。二樓以上的窗戶都設置了護欄。天氣好的時候，經常會看見把臉貼在護欄上的患者，即使像今天這樣的天氣，還是能看見一些蒼白的臉孔正盯著雨絲。她駐足看了看英惠所在的樓層，走進可通往販賣部和會客室的院務科入口。

「我來找朴仁浩醫生。」

院務科的女職員認出了她，向她打了個招呼。她把滴水的雨傘折起來，坐在木質長椅上。在等待醫生下來的時間裡，她和往常一樣轉過頭望著庭院裡的那棵櫸樹。這是一棵有著四百歲樹齡的古樹。在天氣晴朗的日子，那棵樹撐開茂盛的枝葉反射著陽光，總像是要跟她訴說些什麼；但是今天被雨淋濕的它，卻像是一名沉默寡言的老人。根部的樹皮已經濕透了，枝椏上的葉子也在雨中無聲地顫抖著。這時英惠的模樣像鬼魅般疊在上面，而她只是安靜地觀望著眼前這不可思議的畫面。

她閉上充血的雙眼，久久不願意睜開。沉默的大樹彷彿還在眼前。那天以後，知友已經完全康復，並重新上了幼稚園，但是在那之後她依舊被失眠症困擾著。這三個月以來，她都沒有熟睡超過一小時以上。英惠的聲音、被黑雨淋濕的森林、從自己眼眶中流出鮮血的景象，都像碎瓷片一樣，一點一點地切割著漫漫長夜。

當她放棄繼續睡覺的想法起身時，總是在凌晨三點左右。洗臉、刷牙、做菜、整理房間的各個角落，但是時針像是被綁了沉重的秤砣一

樣，轉動得十分緩慢。最終，她會走進他的房間，聽聽他留下的ＣＤ，或像他之前做的那樣雙手叉腰在房間裡打轉，這時候她似乎能理解在浴缸和衣而睡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了。也許他已經疲憊得沒力氣脫衣服，更沒有調節熱水器的溫度和洗浴的力量了。更奇怪的是，她居然明白了在這三十二坪大小的屋子裡，這個狹小而凹陷的空間才是最溫暖的地方。

「是從哪裡開始出錯的呢？」每當這個時候，她就問自己。

「這些事情是從何時開始的？不，是從何時開始崩潰的？」

英惠變得奇怪是在三年前的某一天開始的，那時她突然開始吃素。雖然現在也有很多素食主義者，但英惠卻有些與眾不同，那就是她吃素的動機很不明確。她開始消瘦得不成人樣，也幾乎不睡覺，雖然她以前也是比較安靜的性格，但當時已經沉默寡言到幾乎無法溝通的地步。包括妹夫在內，所有家人都在擔心她。為了慶祝他們的喬遷之喜，一家人聚在新居的那天，父親不僅扇了英惠的臉，還把肉塊硬塞進她的嘴裡。當時她像是挨打了似的劇烈顫抖，看著英惠發出動物般的咆哮聲，之後吐掉口中的肉塊，並拿起水果刀劃開了自己的手腕。

真的不能阻止嗎？這個疑問久久不肯從她的腦海中散去。那天不能阻止父親動手嗎？不能奪下英惠手中的刀嗎？不能阻止丈夫起身背起英惠跑到醫院嗎？不能阻止妹夫拋棄從精神病院出院回家的英惠嗎？然後，不能挽回丈夫在英惠身上做的，讓她不想再回憶的，已經成為街頭巷尾廉價流言的那件事情嗎？不能阻止所有圍繞在她身邊、令所有人的人生轟然倒塌的局面嗎？

她不想知道殘留在英惠臀部上的小小藍色胎記到底給丈夫帶來了怎樣的靈感。那個秋天的早上，帶著給英惠拌的野菜，來到她的租屋處後，映入眼簾的是超過自己的常識和理解範圍的情景。丈夫在前一天晚上，在他自己和英惠的身上畫滿了五顏六色的花朵後，用攝影機拍下了激情交合的場面。

她能不能避免這件事情的發生呢？事先有沒有能預測他行動的蛛絲馬跡呢？如果當時向他強調英惠還是在治療中的患者，後面的事情是不是就不會發生呢？

那個早晨，她做夢都沒有想過，英惠身旁躺著的，赤裸的身體上布滿彩繪花朵的男人竟然是自己的丈夫。不管怎樣也都要守護妹妹的信念，讓她戰勝畏懼，沒有奪門而出，而是留在了房間裡。她僅僅靠著不能放下的責任感，拿起了放在玄關處的攝影機，回憶他曾教過的使用方法，看到了記錄在其中的畫面。她拿出錄影帶，像被火苗燙傷似的丟到了地上。她顫抖著拿出手機，請求帶走兩個精神病患者。這期間她怎麼也無法相信這個現實，她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唯一能確定的是，丈夫的所作所為永遠都無法得到她的原諒。

直到中午過後他才睡醒，然後是英惠。當手持約束衣和防護裝備的三名救護人員衝進房間裡的時候，英惠以危險的姿勢站在陽臺。為了救她，兩名救護人員衝進了陽臺。當他們要在她花花綠綠的裸體上套約束衣的時候，英惠做出了激烈的反抗。她不僅狠狠地咬住他們的胳膊，還發出了莫名的尖叫聲。救護人員在使勁掙扎的英惠手臂上插進了針管。趁他們制伏英惠的時候，丈夫本想推開站在玄關處的另外一名隊員逃跑，不過反而被抓住了手臂。他使出渾身的力氣掙脫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跑到了陽臺，然後做出像鳥一樣的動作，打算從陽臺的欄杆上面跳出去。但在被眼疾手快的救護人員一把抱住雙腿後，他沒有再繼續反抗。

她全身戰慄著，自始至終望著眼前發生的一切，直到看到他被拖走。視線跟他交會時，她原本想狠狠地怒視他。然而，隱藏在他眼神裡的並不是欲望，也不是瘋狂，更不是後悔和埋怨。在那一剎那，他眼裡只有和她自己一模一樣的感覺——恐懼。

就這樣結束了，從那天開始，他們的日子再也不能回到從前的軌道上。

在醫院遭判定精神正常的丈夫被轉移到了拘留所。經過幾個月冗長的訴訟和官方調查後，恢復自由的他再也沒有出現在她的面前。可是，英惠卻再也沒法離開隔離病房了。在第一次發狂後短暫開過口的她，馬上又沉浸在無盡的沉默中。她不跟任何人說話，不過經常蹲坐在無人打擾的陽光下自言自語。她依舊不吃肉，只要一看到葷菜就會驚聲尖叫。每當陽光燦爛的日子，她會緊貼著玻璃窗，解開患者服裸露出乾癟的胸部。突然間變得老邁不堪的父母不願再看到英惠，也不想再聯繫她，因

為一看到她就會聯想起禽獸不如的女婿，連弟弟和弟妹也一樣。可是她不能拋棄英惠，必須得有人支付住院費用，並且擔任監護人。

她的生活繼續著。背負著無法銷聲匿跡的醜聞，她繼續經營著店鋪。時間是公正的，推動著她用忍耐重重包裹著的人生繼續前行。那個秋天知友還是五歲，現在已經六歲了。轉到這家環境優美而費用合理的醫院時，英惠的狀態也顯得好多了。

從小開始，她就擁有所有白手起家的人都擁有的堅韌性格，而且有著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誠實品格。她能為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負責，作為女兒、姐姐、妻子和母親、生意人，甚至地鐵裡的行人，她都努力做到最好。借助這種堅韌，她可以在時間之流中克服所有的事情，如果三月時英惠沒有失蹤，沒有在雨夜的森林裡被找到，或者那天以後所有症狀沒有突然惡化的話……

噠噠噠噠……

伴隨著充滿活力的腳步聲，身著白袍的年輕醫生從走廊的另一頭走了過來。她起身行禮，他也輕輕地用眼神朝她打招呼，然後伸出長長的手臂指了指會客室。她安靜地跟在他的身後走了進去。

三十幾歲的醫生有著健壯的體格。然而這個總是帶著自信的表情和輕快步伐的人，這次卻對著她皺起了眉頭。察覺到醫生把跟自己的會面當做一種負擔後，她的心馬上沉了下去。

「我妹妹……」

「我們雖然已經盡力了，但是依然沒什麼進展。」

「那麼，今天……」她像是做錯事情的人那樣紅著臉。

醫生繼續說道：「今天往食道裡插管注入米湯後，如果有所好轉的話就太好了，可是如果仍然沒有好轉，必須轉到普通醫院的重症監護室。」

她問醫生：「插管之前，能不能讓我先試試看說服她？」

醫生不抱任何希望地望著她，眼神中充滿了疲憊，也隱藏著對頑固

患者的憤懣。他低頭看了一眼手錶，說道：「給您三十分鐘時間。如果成功的話請通知護士站，不行的話就兩點再見吧。」

也許是覺得這樣結束對話有些對不起她，原本以為要走出門外的醫生還是繼續說道：「正如上次跟您說過的那樣，在神經性厭食症患者中，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死於飢餓。雖然變得骨瘦如柴，但患者本身還以為自己很豐滿……但金英惠患者是精神分裂和厭食症同時存在的特殊病例。雖然能確定不是重度的精神分裂，可是沒想到會變成這個樣子。如果是被害妄想症，那還可以說服她，比如可以在患者面前跟醫生一起進食什麼的。但是金英惠患者厭食的原因很不明確，藥物也沒有發揮作用。我們做這決定也不輕鬆，但是沒辦法，得先保住她的性命……我們醫院目前對此也沒有把握。」

醫生起身之前問她：「您臉色很差，是不是沒睡好？」

這是一句出於職業習慣的有意識提問。

她沒有馬上回答。

「監護人得健康啊！」

用眼神示意後，醫生像來時那樣，發出噠噠噠的腳步聲走出了會客室。等她跟著出門時，他的背影已經遠遠地到了走廊的另一端。

當她回到院務科前的長椅時，看到一個身著華麗服飾的中年女人正抓著一個中年男人的手臂進入玄關。當她心想那是不是來和患者會面的人時，中年女性突然開口痛罵。男人一點都沒因這突如其來的罵聲表現出驚慌，從容地從長皮夾中拿出醫保證遞到院務科的窗口中。

「一幫邪惡的傢伙，吞掉你們的內臟都不能解我的心頭之恨！我要移民，一天都不能跟你們待在一起了！」

不像是丈夫，也許是兄弟。如果辦完住院手續，這個女人今晚會在戒護室過夜，被綁緊四肢，注射鎮靜劑的可能性很高。她望著大喊大叫奮力掙扎的中年女人頭上印有華麗花紋的帽子，突然覺得像這種程度的瘋癲，對她來說根本沒什麼感覺。經常進出精神病院後，她有時覺得充滿正常人的街道反而更加陌生。

她想起了第一次帶英惠來到這家醫院的那天。那是一個晴朗的初冬下午。雖然首爾綜合醫院的隔離病房離家更近，但是她無法承擔高額的住院費。在她千方百計打聽後，找到了這家對患者的待遇還不錯的醫院。在原來的醫院辦理出院手續時，主治醫生勸她說出院後也要定期到醫院複查。

他說：「據目前的觀察來說，療效不錯。雖然還不能重新開始回歸社會生活，但是家人的支持有助於患者的恢復。」

她回答道：「上次我也是相信這句話而辦理了出院手續，讓我後悔極了，如果不出院的話會更好。」

事實上，那時她早就知道，向醫生表達對病情反復的憂慮其實是表面上的理由，因為她知道自己根本沒辦法再跟英惠生活在一起。因為她無法忍受會從英惠聯想起來的所有事情，她知道其實自己暗暗地痛恨著妹妹，因為她無法容忍不負責任地把爛攤子丟給自己，獨自走到另外一個世界的妹妹。

幸虧英惠也願意住院。英惠身著便服，清楚地對醫生說「醫院更方便」，那時的她顯得很平靜。她眼神清晰，語調也很堅定，除了因飯量減少使身體變得更加消瘦外，跟普通人沒什麼區別。坐計程車來這裡的路上，她也只是安靜地望著窗外，沒有露出一點不安之色。從計程車下來後，她像是來散步的遊人一樣，順從地跟在姐姐身後。院務科的職員甚至問了「到底哪位是患者」。

在辦理手續的空檔，她對英惠說：「這裡空氣清新，妳會胃口大增的。妳要多吃點，長點肉啊！」

那時已能開口說一點話的英惠，望著窗外的櫸樹說道：「嗯……這裡有大樹啊！」

一個接到院務科通知過來的中年男人，一一確認包包裡的東西：內衣和便服、拖鞋、盥洗用品等。他打開一件件衣服，仔細檢查有沒有髮夾或繩子之類的危禁品，他把那條毛料的風衣長腰帶拿出來之後，示意她倆跟過來。

他用鑰匙打開門後走進了病房，她和英惠則跟在他的身後。跟護士

們打招呼的過程中，英惠始終表現得很沉著。走進六人病房把行李放下的瞬間，細密的窗櫺映入了她的眼簾。之前沒有意識到的罪惡感突然像一個死結般壓在了她的胸口。此刻英惠安靜地走過來站到了她的身邊。

「……在這裡也能看見樹啊！」

她咬緊牙關對自己說：不要心軟，英惠不是自己所能背負的，不會有人責怪妳，妳能扛到現在已經很好了。

她沒有看站在身邊的英惠的側臉，只是望著照射在尚未完全凋零的落葉上的明亮陽光。像是在安慰她似的，英惠用平穩而低沉的聲音叫她：「姐姐！」

英惠身上穿舊的黑色開襟針織衫散發著一絲樟腦丸的味道。見她不答應，英惠再次呢喃道：「姐姐……世上的樹木都像是兄弟姐妹。」

經過智障患者居住的二號樓，她站到了一號樓的玄關前。有幾個貼在玻璃窗前的患者臉孔進入了她的視線。他們可能有點幽閉恐懼症，過去幾天所下的雨將他們拘在了室內。按鈴之後，一樓大廳的護士站中走出了一個將近四十歲的看護，手裡拿著鑰匙。她是事先收到院務科的通知，特意從病房下來等她的。

護士開門放她進來後，十分敏捷地轉身又鎖上了門。一個把臉緊緊地貼在玻璃門上的年輕女人正用一種空洞的眼神盯著她。

「我妹妹現在怎麼樣？」

看護回頭看看她，輕輕地搖了搖頭。

「別提了，現在連點滴針都要拔掉。所以只能綁在戒護室裡打完鎮靜劑後再打點滴。真不知道她哪來那麼大的力氣……」

「那她現在在戒護室裡嗎？」

「不，剛才睡醒後，已經移到了病房，不是說下午兩點後要插管注入米湯嗎？」

她跟隨看護進入了三樓的大廳。在天氣晴朗的時候，這裡會有不少

老年患者坐在窗邊的長椅上晒太陽和打乒乓球，護士站裡播放的明朗音樂，把這裡變成了熱情的空間。但是，這幾天連綿的雨卻毀掉了往日的活力，患者都窩在病房裡，這裡顯得寒酸淒涼。患老年癡呆的病人全都坐在那裡，不是揪著自己的手指甲就是愣愣地望著腳。乒乓球台周圍也是空無一人。

她的視線轉到了走廊西側的盡頭，那裡有一扇大大的窗戶，是午後陽光最充足的地方。在英惠失蹤事件發生之前的那次探視中，英惠沒有到會客室裡來見她。當時負責英惠的護士在電話裡對她說，英惠有些奇怪，好幾天都沒有走出病房，就連患者最喜歡的自由散步時間，她也窩在病房裡足不出戶。她堅持說既然來了怎麼也得看一眼妹妹，看護只好到院務科來接她上去。

她萬萬沒有想到，在西側走廊的盡頭倒立著的奇怪患者就是英惠。當護士把她領到跟前時，她才根據那茂密的長髮確認那個人正是英惠。用肩膀撐地倒立著的英惠，因血液倒流而滿臉通紅。

「已經整整半個小時了。」護士無可奈何地說道，「從兩天前開始就一直這樣。也不是沒有意識，也不是不說話……跟其他緊張性患者不一樣，昨天強制把她遣返到病房，可是她又在病房裡面重新倒立……也不能把她綁起來。」

護士繼續說道：「……只要輕輕一推她就摔倒。如果講不聽的話就推倒她吧。我們原本是要把她送回病房的。」

她蹲坐在英惠的面前，想跟她的眼神對上。不管是誰，只要是倒立著，面部的模樣就會變化。英惠消瘦的臉，也因倒立而變得奇怪。她正用充滿生機的眼神望著虛空中的某一個地方。好像沒有察覺姐姐的到來。

「……英惠！」不見妹妹回答，她再次大聲叫道：「英惠，妳在做什麼？趕緊站起來。」

她伸手摸了摸英惠那張紅彤彤的臉。

「站起來吧，英惠，頭不疼嗎？臉都變紅了。」

她無可奈何地用力推了英惠。英惠果然應聲而倒。她用手托起了英

惠的脖子。

「……姐姐。」英惠的臉上露出了微笑。「什麼時候來的？」

像是從甜蜜的夢中剛醒過來似的，英惠的臉散發著喜悅的光。

站在一旁看著她們的看護，把她們領進了大廳一側的會議室。這裡是不能去院務科旁邊會客室的重症患者與家人小聚的空間，也是患者和醫生進行面談的地方。

見她把帶過去的食物拿出來放到桌上，英惠說道：「姐姐，以後就不要再帶這些了。我現在不吃飯也可以的。」

這又是在胡說什麼？她像是著了魔似的盯著英惠的臉。這樣明朗的臉，很久都沒有看到了，不，彷彿是第一次看到。她問道：「剛才妳在做什麼？」

「……姐姐，妳知道嗎？」英惠用提問代替了回答。

「……什麼？」

「我以前不知道，一直以為樹木是直直地站立著的……可是現在明白了，它們都是用手臂撐地倒立著的，妳看，很驚人吧？」

英惠猛地起身，指著窗外。

「看它們，它們都倒立著！」

英惠發出了銀鈴般的笑聲，丹鳳眼瞇成狹窄的一條黑縫。她這才明白英惠的表情酷似小時候的某個時期。

「妳知道我是怎麼知道的嗎？在夢裡，我正倒立著……突然發現從我身上冒出了枝葉，從手上長出了樹根……一直伸到地面，不斷地，不斷地……從腿間要開出花朵，所以我就使勁張開兩條腿……」

她傻傻地望著英惠那雙充滿熱情的眼睛。

「我應該被澆水。姐姐，這些食物我不需要，我需要水。」

「您辛苦了！」

她向護士長打了招呼。然後拿出帶過來的糕點，跟其他護士一一問候。像往常一樣，在跟她們交流英惠的情況時，那個每次都把她誤認為護士的五十幾歲女患者從窗戶那邊匆匆走了過來，向她鞠躬後說道：

「我的頭很疼，拜託您跟醫生說換一下藥。」

「我不是護士，我是來探視妹妹的。」

女患者用懇切的眼神望著她。

「救救我吧……我的頭很疼，我真的受不了了！」

這時，一個二十幾歲的男患者貼身站在她的身後，讓她變得很緊張。在這裡，他們不顧人與人之間應保持的距離。在這裡，不僅有鑽進自己的世界裡自得其樂的患者，也有一不小心就會被誤以為是醫生或護士的看似健康的人，就像英惠那樣……

「護士，那個人一直打我，為什麼還不管管那個人呢？」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用尖銳的聲音朝護士長喊道。她想，這個患者的被害妄想症越來越厲害了。

「不管怎樣，我先去找妹妹說說吧。」

她再次用眼神向護士們致意。

從護士的眼神中她已明白，她們肯定認為自己的勸告不會有什麼作用。她小心翼翼地穿過患者之間，生怕觸碰到任何一個人。她來到英惠所在的東側走廊。走進開著門的病房後，一個短髮的女人迎了過來。

「您來了！」

她是在這裡接受酒精中毒和輕度狂躁症治療的熙珠小姐。她雖然身材結實，聲音嘶啞，但得益於一雙圓圓的大眼睛，看起來很可愛。這家醫院實行一項病友互助制度，病況控制良好的患者可以通過幫忙照顧症狀較嚴重的病人得到一定的酬勞，所以英惠開始拒食後，她就拜託熙珠來照顧英惠。

「妳辛苦了！」

當她朝熙珠露出微笑的一剎那，熙珠沾滿汗水的雙手握住了她的

手。

「怎麼辦？聽說英惠有可能會死……」熙珠那雙圓圓的眼睛噙滿了淚水。

「……她的狀況怎麼樣？」

「剛才也吐血了。都不吃飯，胃壁都被胃酸侵蝕，反復引起胃痙攣。可是為什麼還吐血呢？」熙珠的抽泣變大了。

「我開始照顧她的時候沒怎麼樣啊……是不是我更努力地照顧她就不會這樣呢？真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早知道會這麼難過，我就不應該承擔照顧她的差事……」

她放開越來越激動的熙珠的雙手，一步步走到了床邊。她忍不住想，如果自己看不見就好了，現在要是有誰能捂住自己眼睛的話就好了……

英惠平躺在床上，像是在望著窗外，可仔細一看，她的眼神卻空洞洞的沒有焦點。臉蛋、脖子、肩膀、胳膊和雙腿上，只是可憐巴巴地附著一些肌肉，骨瘦如柴的樣子酷似災區的難民。她的臉與手臂上的汗毛，變得像是嬰兒身上的胎毛。醫生說這是因為長時間的飢餓引起的荷爾蒙失衡導致的。

難道英惠要重新變成嬰兒了嗎？她在很早之前已經停經了，體重也不到三十公斤，更不用說什麼豐滿的胸部了。英惠以失去所有第二性徵的怪異模樣，靜靜地躺在病床上。

她拉下了白色的被單後，把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的英惠翻過來，查看尾椎和背部是否生了褥瘡。上次被壓到發炎的部位還沒有好。她盯著赫然浮現在只剩皮包骨的臀部中央的藍色胎記。從這裡蔓延到全身的花朵和枝葉圖像，在她眼前一閃而過。

「熙珠小姐，謝謝妳！」

「……雖然每天都用濕毛巾擦拭，撲爽身粉，可是因為天氣潮濕，不容易好轉。」

「真的謝謝妳！」

「以前跟護士一起給她洗澡時還很費力，可是現在她太輕了，一點都不費勁，像是在重新帶孩子似的。本來今天要給她洗澡的，聽說要轉院，所以最後一次……」

熙珠的大眼睛又變紅了。

「好的，待會兒一起給她洗澡吧。」

「好，下午四點有熱水……」

熙珠用手擦拭著變紅的眼眶。

「待會兒見。」

點頭目送熙珠離開後，她重新給英惠蓋上被單，並仔細掖好，以免英惠的雙腳露在外面，又查看著血管破裂的痕跡。兩條手臂、腳背甚至腳後跟的靜脈，沒有一處是完整的。給有機體供給蛋白質和葡萄糖的唯一手段就是靜脈注射，可是現在已經找不到一處還能扎針的地方。最終的方法是扎到連接肩膀的大靜脈，可這是非常危險的手術，所以昨天主治醫生打電話通知她，只能轉到綜合醫院後才能做。他還說，原本試圖從鼻腔插管到食道後注入米湯，可是英惠緊閉咽喉，所以試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也就是說，今天再不成功，這家醫院的醫生們只能放棄治療了。

三個月前英惠在樹林中被找到後，她在約定好的探親日來到院務科，第一次收到了主治醫生的約見通知。英惠住院後她從來沒有見過醫生，所以突然接到通知，她多少有些驚慌。

「……因為事先知道她一見到葷菜就感到不安，所以在給她配食時，院方也很注意。可是現在用餐時間她不到大廳來進食，把餐盤送到病房她也不吃。已經四天了。出現了脫水症狀。打點滴時劇烈反抗……也不知道以前有沒有吃下那些藥片。」

醫生甚至懷疑，住院以來英惠有可能都沒有吃藥；也責怪自己說英惠住院初期還是有些微進展，所以有些掉以輕心了。那天看她吞下藥片，護士讓她伸出舌頭確認有沒有吃進去，可是她沒有配合。硬抬起她的舌頭用手電筒一照後，發現藥片都藏在舌頭下面。

那天，她向手背上扎著針躺在病床上的英惠問道：「妳為什麼這麼做？在漆黑的樹林裡做什麼？不覺得冷嗎？要是出事情該怎麼辦啊？」

英惠的臉消瘦異常，沒有梳理的頭髮像粗糙的海草那樣蓬亂著。

「妳得吃飯啊，不喜歡吃肉，可以不吃。可是別的東西為什麼也不吃呢？」

英惠安靜地翕合著嘴唇：「我渴了，給我水。」

她跑到大廳接了一杯回到病房。喝完水後，英惠喘著粗氣問道：「姐姐，見過醫生了嗎？」

「嗯，見過了，為什麼不吃……」

英惠打斷她說道：「是不是說我……我的內臟器官都退化了？是不是？」

她無言以對，英惠把消瘦的臉湊了過來，說道：「我現在不是動物，姐姐。」像是在透露重大的祕密那樣，英惠環顧著空蕩蕩的病房向她說道。

「我可以不再吃飯什麼的，只要有陽光，我就能活下去。」

「妳在胡說什麼啊？難道妳真的覺得自己變成了樹木？植物怎麼能說話呢？植物怎麼能思考呢？」

英惠的眼睛閃爍了一下，一絲不可思議的微笑綻放在她憔悴的臉上。

「姐姐，妳說得對……過不了多久，語言和思考都會消失的，很快的！」

英惠發出哧哧的笑聲，喘著粗氣。

「真的，馬上會消失的。再等一下下啊，姐姐。」

時間在流逝。

給她的三十分鐘並不長。不知不覺中，窗外的雨似乎變小了。掛在

蚊帳上的雨珠沒有往下流，說不定雨已經停了。

她坐在床頭的椅子上，打開背包拿出了大大小小的保鮮盒。望著英惠呆呆的眼神，她打開了最小的保鮮盒，香味頓時充溢著病房。

「英惠，這是桃子，黃桃罐頭。妳不是喜歡吃這個嗎？即使有當季的新鮮桃子，妳也要吃這個的啊，像小孩子似的。」

她用叉子插了一塊軟軟的黃桃，伸到英惠的鼻子下面：「妳聞聞……真的不想吃嗎？」

第二個保鮮盒裡裝的是為了方便食用而切成方塊的西瓜。

「還記得小時候的事嗎？每當我要切開西瓜的時候，妳都湊過來聞一聞，有些西瓜只要拿刀一切就自動裂開，香甜的味道馬上散在整個房間裡面。」

英惠一動不動。連續餓三個月的話，人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嗎？連頭也變得小小的，英惠的臉幾乎不能稱之為是成人的臉。

她小心翼翼地拿起西瓜塊擦了擦英惠的嘴唇，然後想用手指張開妹妹的嘴，可是英惠卻緊咬著不放。

「英惠……」她輕聲叫喚。「回答姐姐，英惠。」

她感受到了一股衝動，她想晃動英惠的肩膀，撕扯英惠的嘴巴。她想大聲呼喊，哪怕喊破英惠的耳膜。妳在做什麼？在聽我說話嗎？妳想死嗎？真的想死嗎？她茫然地審視著在自己體內翻滾著沸騰著的怒火。

時間在流逝。

她回頭望窗外。看來雨真的停了。但是天空還是陰沉沉的，被雨淋濕的樹木也靜靜地矗立在那裡。透過三樓病房的窗戶，可以看見築城山山腳下鬱鬱蔥蔥的保護林。那片山腳下的廣闊森林，也同樣肅穆地保持著沉默。

她從包包拿出了保溫瓶，把裡面的木瓜茶[1]倒進自己帶來的不銹鋼杯裡。

「嘗一口吧，英惠。泡得很夠味。」

她自己先嘗了一口，留在舌尖上的茶香很甘醇。她把茶水倒在手帕上，用來擦拭英惠的嘴唇，可是她依舊沒有任何反應。

她說道：「妳真的要這麼死去嗎？不會真的這麼想吧？即使真的想變成樹木，也要吃東西啊，吃東西才能維持生命啊！」

說著說著，她突然屏住了呼吸。某種不想承認的奇怪念頭突然湧上了心頭。是不是自己想錯了呢？一開始英惠就希望的，是不是就是死亡呢？

不是的！

她無聲地否認著。

她不是想死。

在完全閉口之前，也就是一個月前，英惠曾向她說過：「姐姐，讓我離開這裡吧。」

英惠的臉消瘦得幾乎認不出來了，她喘著粗氣，說話斷斷續續的：「他們老讓我吃東西……我不想吃，但是他們硬要讓我吃東西，上次吃完我都吐掉了……昨天吃完東西後，他們就給我打了安眠藥，姐姐，我很討厭那注射，真的……妳讓我離開這裡吧，我真的不想再待在這裡了。」

她握著英惠瘦骨嶙峋的手說道：「妳現在連路都沒法走，多虧打點滴妳才能撐到現在……回到家妳能吃飯嗎？妳答應姐姐吃飯，我就接妳回去。」

她發現這時英惠的眼神暗淡無光。

「英惠，答應姐姐吧，只要答應……」

英惠把臉轉過去，用極低的聲音說道：「原來姐姐也跟他們一樣……」

「妳說什麼？我……」

「沒人能理解我……醫生、護士也都一樣。根本不想理解我……只給我藥，只給我打針。」

英惠的聲音雖然很低，但語氣很決絕。彷彿是冷靜得不能再冷靜的語調。

她終於爆發了：「還不是怕妳死掉嗎！」

英惠把臉轉過來，像望著陌生人似的凝視著她，說道：「……為什麼不能死掉呢？」然後，再也沒有開口說話。

為什麼不能死掉呢？

面對這個提問，應該怎麼回答呢？是不是該質問「妳在胡說什麼？」然後暴跳如雷？

記得很久以前，有一次她跟英惠在山裡迷過路。當時只有九歲的英惠對她說：「我們乾脆不要回去吧？」

那時她無法理解這句話。

「妳在胡說什麼啊？天馬上要黑了，得趕緊找路。」

過了很久以後，她才能理解當時的英惠。因為父親暴力的受害者只有英惠。如果被父親打了，弟弟英豪就以欺負村裡其他孩子的方式來發洩；而她則是代替疲憊的母親給父親準備酒菜的長女，所以父親對她有意無意間還是很小心的。可是溫順而少一根筋的英惠，不會看父親的臉色行事，所以只能默默地咽下所有的苦水。她現在終於明白，那時自己作為長女表現出來的懂事並不是早熟，而是一種怯懦，只是在父親的暴力下一種自我保護的生存方式而已。

不能早些阻止嗎？阻止這些無人能明白的東西融入英惠的骨髓裡。她至今都無法忘記每當傍晚時分，英惠一個人站在大門處的孤獨背影。那天，她們終於走到山對面，攔下了一輛去他們村子的拖拉機。望著黃昏時分的陌生山路，她長長地鬆了一口氣，但是英惠絲毫沒露出喜悅之色。只是默默地望著晚霞中的棉白楊。

那天晚上，如果真像英惠說的那樣離家出走，結局會不會完全不一

樣呢？

那天的家族聚會上，如果在父親扇英惠的耳光之前，她能死死地抱住父親的胳膊的話，結局會不會完全不一樣呢？

英惠第一次帶妹夫回家時，他那冷冰冰的態度就讓她不甚滿意。如果當初反對這樁婚事的話，結局會不會完全不一樣呢？

她有時會認真地假設能改變英惠人生的各種變數。然而在英惠的人生棋盤上，無論她如何設想著擺弄一個個棋子，都是徒勞的，現在已經不可能改變什麼了，可是她卻無法停止思索。

如果自己沒跟他結婚的話……

當思緒停留在這個問題時，她的大腦已經快癱瘓了。

她不敢確信自己是不是愛他。雖然不知不覺中察覺到了這一點，但她還是選擇跟他結婚。是不是她渴望自己的人生能高級一點？雖然他從事的工作，不會給她帶來經濟上的幫助，但是她卻喜歡婆家多數人從事教師和醫生職業的氛圍。為了適應他的談吐、品位、口味和睡覺習慣，她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其他的小夫妻一樣，他們在一開始也為一些事情鬧過或大或小的彆扭，可是沒過多久，她都能做到該放下的就放下。但是這些真的都是為他才做的嗎？一起生活的八年，正如他使她懊惱一樣，自己是不是也讓他飽受折磨呢？

他只打過一次電話回來，就在九個月前。當時臨近午夜十二點，可能是從很遠的地方打來的，從話筒中頻繁傳來續投硬幣的聲音。

「我想看看知友。」他那低沉而緊張、強裝沉著的熟悉聲音，像一把鈍刀刺進了她的心。

「能讓我見他一下嗎？一次就好！」他只問了這件事，沒說一句「對不起」，也沒有充滿歉意的乞求，只是說孩子的事情。就連問候英惠也沒有。

她知道他是一個多麼敏感的人。知道他是一個多麼容易因為受挫而自尊心受傷的人。所以也知道如果她現在拒絕，要等來他的下一次電

話，得需要多麼漫長的時間。

正因為知道這點，她沒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放下了話筒。

深夜的公共電話亭，破舊的運動鞋，襤褸的衣衫，充滿絕望的半老臉孔，她搖搖頭，擦拭著浮現在腦海中的那幅畫面。他從英惠房間的陽臺上面像鳥一樣要一躍飛翔的姿勢，與之重疊。他用攝影機拍攝了那麼多飛翔的瞬間，但是在他最想要飛翔的時候，卻沒有飛起來。

她至今都無法忘記自己最後看到的那雙眼睛，那充滿恐懼的陌生眼睛。那不是自己想方設法也要尊重的、心甘情願不辭辛勞照顧的那個人的臉。她一直以為自己很瞭解他，而在那一刻，她終於明白自己瞭解的他只是一個影子而已。

我不認識你。

她放下話筒，用力地握緊拳頭低喃道。

沒必要互相道歉和饒恕，因為我不認識你。

聽到電話重新響起來，她拔掉了電話線。雖然第二天早上她又插上了電話線，可是正如她想的那樣，他沒有再打電話過來。

時間繼續在流逝。

英惠正閉著眼睛。睡著了嗎？殘留在唇間的果香，她聞到了嗎？

她望著英惠凸起的顴骨、凹進去的眼窩和深陷的臉頰，她感覺到快要無法呼吸了，於是起身走到了窗邊。深灰色的天空逐漸變晴，四周開始變亮。築城山的森林，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夏季色彩。那天晚上發現英惠的山坡，是那片森林中的哪個地方呢？

「我聽到了聲音。」英惠插著點滴針，躺在床上說道。

「只是聽到了那聲音，所以出去找一找而已……但是再也聽不到那聲音了……所以只能在那裡等待。」

「等待什麼？」

面對她的提問，英惠的眼睛頓時散發出光芒，伸出沒有扎針的手，一把握住了她的手。她驚訝於這意外強大的力道。

「被雨溶化……所有東西都被雨溶化……我只是想進到土裡，如果我想生根發芽，只能這麼做。」

熙珠激昂的聲音突然闖進她的記憶裡。

「怎麼辦？聽說英惠有可能會死……」

猶如飛機起飛時那樣，她感覺到雙耳嗡嗡地聽不見任何聲音。

她有一個祕密，沒有向別人傾訴過，她想以後也不會講給別人聽。

兩年前的四月，英惠拍攝那段影片那一年的春天，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她的陰道持續出血。每當清洗被血沾濕的內褲時，她的腦海裡就浮現出從英惠的手腕噴薄而出的鮮血。這使她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懼怕醫院，她一天天地拖著不去看病，心想：如果是不治之症，留給自己的時間有多少呢？一年、半年，還是三個月？當時，她首先想到的是和自己共度八年時間的他。為他竭盡所能付出忍耐和關懷的那些時間，都是她自己的選擇。

那天上午她終於下定決心去生下知友的婦產科醫院，她在往十里車站等待著遲遲不來的地鐵。對面破破爛爛的臨時建築和人車罕至之處瘋長的野草，映入了她的眼簾。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彷彿沒有真正享受過生活，這個發現令她十分驚訝。不過那卻是千真萬確的事情。她沒有真正享受過生活。有記憶以來，她只是一直默默地在忍受。她確信自己是一個善良的人，而且正如她所確信的那樣，她確實沒有給別人帶來任何傷害。誠實，能幹，而且以後也會一直這樣。她不知道為何會如此，然而在朽爛的臨時建築和瘋長的野草面前，她彷彿是沒有真正活過的嬰兒。

她克服緊張和羞恥心，躺在婦科檢診臺上後，中年男醫生把冰冷的腹腔鏡深入她的陰道，然後切除像舌頭般黏在陰道壁裡的息肉。尖銳的疼痛，使她不由自主地扭動著身子。

「是這個小息肉引起的出血，已經切除乾淨了。這幾天出血量會變

多，過幾天就會沒事的。卵巢沒有異常，您可以放心了！」

然而，她頓時感到了意外的痛苦。對不治之症的恐懼在過去一個月裡不斷折磨著自己，然而到頭來不過是無謂的煩惱而已。自己還得繼續活好一段時間，多如牛毛的時間再次屬於自己，但是她並沒有感到一絲快樂。在回來的路上，當她再度站在往十里車站時，感覺到雙腿發軟。而這並不只是因為剛才的手術帶來的疼痛。地鐵車廂伴隨著轟鳴聲進站時，她躲在一張金屬椅後搖搖欲墜，深怕自己內心的某個東西，會驅使她跳到列車之前。

該怎麼解釋從那天之後約四個月的時間呢？出血在持續了兩周後便停下了。雖然創傷早已癒合，但是她老覺得自己的體內有一個傷口，而那個傷口比身體還要大，她經常覺得自己正被吸進那個漆黑得看不見盡頭的口子裡。

她默默看著春去夏來。來買化妝品的女人衣服逐漸變得繽紛，也日益輕薄。和往常一樣，她面帶微笑地接待客人，爽朗地推薦產品，適當地打點折，並痛快地把試用品和贈品裝進客人的購物袋裡……然而，每到晚上去幼稚園接知友時，她總覺得自己疲倦得像一座孤墳。雖然走在充溢著音樂和戀人們的街道，卻每時每刻都覺得那張洞開的黑色大口要把她吞噬。

悶熱的天氣稍微轉涼的時候，和以前一樣幾日不歸的他，某天在凌晨回到家，像小偷那樣抱住她，結果被她一把甩開了。

「我睏了！真的很睏！」

他低聲說道：「妳就忍一會兒吧。」

這時她才記起，在似睡非睡間自己曾經無數次聽過這句話。在半夢半醒之間，她想著只要能忍受這一會兒，就能換回幾天清靜，就那樣沉默地任他擺布了。之後的她只能用睡眠來消除痛苦和恥辱。

等他入睡後，房間變得靜悄悄的。把側躺的孩子扳過來時，她依稀在黑暗中發現這父子二人的側臉居然如此相像。

沒有什麼關係的。的確如此。以前怎麼活到現在，以後也怎麼活下

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睡意已跑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壓迫頸部的沉重疲憊感。她覺得全身上下的水分彷彿已經被蒸發乾淨，乾燥的肉身變得飄飄晃晃。

她走出房間，望著陽臺黑漆漆的玻璃窗。知友昨晚玩過的玩具、沙發和電視機、廚房的吊櫃和瓦斯爐的污痕，這一切好像都是第一次見到一樣，而這個家也好像是初訪之地，顯得無比陌生。她突然感覺到胸口異樣地痛楚，覺得整個房間正在變小，壓迫著自己的身體。

她打開衣櫃門，拿出已經嚴重褪色的紫色純棉Ｔ恤，因為在自己的哺乳期間知友很喜歡這件衣服，所以她經常穿。只要身體感到不舒服，她就會把這件衣服拿出來穿在身上。雖然已經洗過了無數次，但她還是覺得能在上面嗅出奶香和嬰兒的氣息，這使她能有片刻的安全感。可是這次卻沒有什麼作用，胸痛在加劇，讓她喘不過氣，她只能不斷地深呼吸。

她歪坐在沙發上面，盯著正在轉動的秒針，努力地穩定呼吸。可是她馬上明白這是徒勞，並且感覺到這樣的瞬間彷彿已經存在過無數次。這種痛苦彷彿蓄謀已久，只是一直蟄伏著等待這個瞬間爆發，殘忍地橫亙在她的面前。

這所有的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

無法再忍受了。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不想再這樣下去了。

她再次環顧著房間裡的擺設，這些東西並不是她的，正如她的人生也並不屬於她自己那樣，這些東西也不屬於她。

那個春天的午後，當她站在地鐵站的電梯處，以為幾個月後就能走到生命的盡頭時；確信從身體中不斷滲出來的鮮血就是死亡臨近的證據時；她終於明白，自己在很早之前就已經死了，眼前痛苦的人生只不過是一場戲劇，或者此時的自己只是某人的幽靈。死亡像是走失很久又重新相逢的至親那樣，讓她覺得無比熟悉。

她感覺到自己渾身都在顫抖著，起身走進放置玩具的房間。她取下跟知友一起做了七天才完成的吊飾，開始解開繩子。因為繩子綁得很緊，指尖傳來陣陣疼痛，但是她終於解開了所有的死結。她把裝飾用的星星彩紙和透明紙一張張收進籃子裡以後，把解下來的繩子捲成一團，放進了褲兜裡。

她把腳塞進涼鞋，推開笨重的玄關門走了出去。走下五層樓梯到外面，她發現天還沒有亮。巨大的公寓建築中，只有兩處燈光亮著。她繼續走著，走出社區背面的小門，爬上後山，走在陰暗而狹窄的山路上。

在陰森森的黑暗中，後山顯得比平時更加幽深。就連平時早起上山打泉水的老人也不見一個。她低下頭，一邊走著，一邊不斷地用手擦拭不知是眼淚還是汗水的液體，體驗著正吞噬自己的痛苦、劇烈的恐懼，和同時滲入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平靜。

時間不會停息。

她回到椅子上，打開最後一個保鮮盒，把英惠僵硬的手拉過來觸摸李子滑滑的果皮，然後把那嶙峋的手指圈起來，讓妹妹握住其中一個。

她沒有忘記李子是英惠最喜歡的水果之一。記得妹妹曾說過把李子放進嘴裡不咀嚼，用舌頭推來推去的感覺很好。可是現在，英惠的手沒有任何反應。她覺得英惠的指甲薄得像一張紙。

「英惠！」

迴蕩在寂靜病房裡的聲音顯得很乾澀。沒有任何回答。她把臉湊近英惠的臉，這一剎那，奇跡般的，英惠睜開了眼睛。

「英惠！」

她望著英惠黑洞洞的眼睛，而那裡只有自己的倒影。痛徹骨髓的絕望，使她幾乎要癱軟在那裡。

「妳瘋了嗎？妳真的瘋了嗎？」

她把這幾年自己一直無法相信的疑問，第一次甩給了英惠。

「妳真的瘋了嗎？」

她察覺到不可名狀的恐懼，慢慢地把身子退了回來。病房的寂靜像吸滿了水的棉花一樣塞進了她的耳朵裡。

「也許……」她打破了沉默，輕輕地說道：「要比想像中簡單……」她遲疑片刻後，繼續說著：「我是說……發瘋。」

她沒有繼續說下去，把食指放在妹妹的人中穴，溫暖的氣息有規律地刺激著她的指尖。她的嘴唇微微抖動著。

她正經歷著的這些憂慮和不眠，英惠是不是很早之前就已經體驗過，並且程度比自己更深呢？然後在某一瞬間，英惠的手終於放開了繫著正常生活的細繩……

在失眠的那幾個月裡，她經常在一片混亂中想到：如果不是知友，如果不是他帶給自己的責任，自己也會放掉那根細繩。

這樣的痛苦，唯有在一場開懷大笑後才能奇跡般痊癒，在她被知友的一句話或一個舉動逗笑後，茫然、空虛甚至痛苦隨即不翼而飛。在這樣的時候，她能笑出聲的這個事實似乎令人難以置信，而且讓她再度發笑。誠然，這些笑聲是狂躁的成分多過快樂，但知友依然樂於看到。

「這樣呢，媽媽？這樣做會讓媽媽笑嗎？」

知友會反復方才的舉動。例如噘著小嘴，用手在額頭上比出兩個角；做出突然摔倒的樣子；或者把臉夾在兩腿間用呆呆地聲音叫「媽媽，媽媽」，他試著用這些滑稽的行為來博得媽媽的笑聲，他更喜歡笑著的媽媽。她的笑聲越大，知友就更加努力地想要逗她開心，最終他會把所有曾經讓媽媽笑出來的動作全部表演一番。知友不知道自己的拚命努力，反而加深了她的罪惡感，最終笑聲會變成無聲的嗚咽。

活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每次笑完後，她總是這麼想。在經歷一些事情後，在體驗過各種難以忍受的災難後，人們還是照樣能吃，能喝，能睡，能拉地生活下去，還可以發出爽朗的大笑。當認識到自己也是這麼活著的時候，曾經遺忘的悲傷又像睡意那樣緩緩地被喚起。

然而，當孩子散發著溫暖氣息的小小身體躺在身邊，乾淨無邪的小

臉沉沉地進入夢鄉之後，她的夜晚就準確無誤地拉開帷幕。

知友醒過來之前三、四個小時的凌晨，天色還很暗。在那個時間裡，無法感受任何生物的氣息，那時間如同永恆一樣漫長、像無底沼澤那樣深邃，只要蜷著身子躺在空空的浴缸裡閉上眼睛，就會感受到陰森森的樹林黑壓壓地撲過來。黑色的雨絲像矛那樣刺穿英惠的身子，她嶙峋的雙腳被泥土掩埋。為了在腦海中擦掉這個畫面，她用力地甩甩頭，卻又會發現盛夏的樹木像是嫩綠色的火花一樣在面前燃燒起來。難道是因為聽過英惠的幻想嗎？至今見過的無數棵樹木，無情地籠罩著全世界的林海，彷彿都化作火焰，裹在她的身體上熊熊燃燒。她不明白，這些在晨曦中冒著綠色火焰的樹木在向她傾訴著什麼。

那不是溫暖的言辭，也不是安慰她、給她勇氣的話語。反之，那是冷酷的、冰冷的生命之語。不管她怎麼環顧，怎麼尋找，也沒有發現能接納自己生命的一棵樹。沒有哪棵樹願意收留她，只是像一隻活生生的猛獸那樣，頑強而威嚴地矗立在那裡而已。

時間不會停息。

她扣緊了所有保鮮盒的蓋子，然後從保溫瓶開始把所有東西依次放進背包，拉上了拉鍊。

隔著這個皮囊一樣的肉體，英惠的靈魂到底進入了哪個時空呢？英惠直直倒立著的樣子浮現在她的腦海裡。在英惠看來，或許那不是水泥地板，而是森林中的某一處？從英惠身上長出堅韌的枝條，從白色的雙手長出的樹根，抓住黑色的泥土了嗎？緊緊伸著的細腰能撐得住來自兩邊的力量嗎？當陽光貫通英惠全身的時候，從地下湧上來的水逆流而上滲入到她的體內的時候，她的兩腿之間綻放出鮮花了嗎？當英惠倒立著舒展全身的時候，在她的靈魂深處正發生著這一切嗎？

「可是……」她說出聲：「妳在慢慢死去啊！」她的聲音逐漸變大，「妳只是躺在床上，慢慢地死去，僅此而已。」

她咬嘴唇，努力克制著想一把捧住英惠表情麻木的臉蛋，使勁搖晃、摔打她傀儡般身體的衝動。

留給她的時間所剩無幾了。

她背起背包，把椅子往後推，彎著腰走出了病房。她回頭望望僵硬地躺在床上的英惠。她比剛才更加狠狠地咬緊雙唇，然後邁步走向大廳。

留著短髮的護士手裡提著小小的塑膠籃，坐到了大廳的桌子前面。籃子中裝著各種各樣的指甲刀。患者們排著長隊，挨個兒過來領指甲刀。也許是每人喜歡的指甲刀各不相同，所以他們要花很長時間仔細挑揀。在另一旁，把頭髮紮起來的護士正給患有老年癡呆的患者剪指甲。

她靜靜地站著，望著眼前的情景。鋒利、尖銳的東西和長條的能勒住脖子的東西，患者是不能攜帶的。因為這些物品不僅能傷害別人，也能自殘。她望著為能在規定時間內交還指甲刀而正認真修剪指甲的患者們。此刻，掛鐘的時針正指著兩點五分。

醫生身上的白袍在玻璃門上一晃而過，大廳的出入門打開了。進來的是英惠的主治醫生。他轉過身熟練地鎖住了門鎖。也許哪家大醫院都是一樣，但是在精神病院，專家的權威性更為凸顯。患者們看到他像是發現救世主似的，馬上跑過去將他團團圍住。

「醫生，等一下，您有沒有跟我家那位通過話啊？只要您說一句可以出院……」一個中年男人把事先準備好的紙條塞進醫師袍的口袋裡。「這是我老婆的電話號碼，求您打個電話……」

這時，一個老年癡呆症患者搶在中間：「醫生，給我換個藥吧，耳朵裡老是嗡嗡響。」

剛說完，那個被害妄想症患者就湊近身子，衝著醫生大喊道：「醫生，能跟您談談嗎？那人老動手打我，我實在是受不了了。不，你怎麼又這樣？為什麼用腳踢我？能不能好好說話啊？」

那個女人用一隻腳咚咚地跺著地面，皺著眉頭的臉上與其說是暴戾之色，還不如說是深深的不安和痛苦。

醫生面帶職業微笑，開口哄著那個女患者：「我什麼時候用腳踢妳了？等一下，我先跟他說會兒話啊。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耳鳴

的……」

這時，大廳的大門重新打開了，這次進來一位以前沒見過的醫生。

「是內科醫師。」

不知何時，熙珠站到她的身邊，提醒了一句。看來是每家精神病院都得常駐的內科醫師。不知道是因為不顯老還是真的很年輕，他雖然看著有些冷漠，但是一眼望去是個聰明機靈的青年。這時，英惠的主治醫生終於走出患者們的包圍圈，發出踢踺的腳步聲向她走過來。她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

「跟她談過了嗎？」

「在我看來，她好像沒有意識……」

「從外表看是那樣，但所有的肌肉都是緊繃的。這不是沒有意識，而是把意識緊緊地集中在某件事或某一處。等妳看了那種狀態被打破時的反應，就會知道我現在所說的是什麼意思了。」

醫生的態度很認真，也顯得有點緊張。

「接下來的治療，您作為家人可能別親眼目睹比較好。如果我們覺得您在場會讓情況惡化，會請您趕緊出去。」

「知道了，可是……」

醫生打斷她的話：「我想一切會很順利的。」

看護肩上扛著使勁掙扎的英惠，通過走廊，進入了空著的雙人病房。她跟在醫生和護士身後也進去了。正如醫生所說，英惠的意識很清醒。英惠扭動著身子做出激烈的反抗，讓她怎麼也不敢相信眼前的這個人剛才正直挺挺地躺在自己的面前。模糊得幾乎聽不懂的呼喊聲從英惠的嗓子中迸出來：

「……放開……放……開！」

兩名看護和一名護士跑過來把拚命掙扎的英惠壓在床上，然後綁緊四肢。

「請您到外面去。」護士長對猶豫徘徊的她說道，「家人對這樣的場面一般都很難接受，請您儘快離開。」

這時，英惠轉向她，盯著她的眼神發出了光芒，呼叫聲也變得更加激烈。沒有音節的話語像洪水般傾瀉出來，英惠扭動著被綁的四肢，彷彿要掙開繩索，向她撲過來。

她不知不覺走到了英惠身邊。英惠細細的胳膊使勁扭動著，口裡開始冒出白色的泡沫。

「不……要！……」

英惠第一次喊出了清晰的音節，不過聲音像是困獸的咆哮。

「不……要！……不想……吃！……」

她用雙手捧住了英惠不斷抖動的臉頰。

「英惠，英惠！」

英惠充滿恐怖的眼神攫住了她的目光。

「請出去，您只會礙事！」

看護把手伸進她的腋下一把拉起她，還沒等她反抗就把她推出了病房。站在門外的護士抓住了她的手臂。

「您還是站在這裡吧，患者見到您會變得更激動！」

英惠的主治醫生戴起了手套，從護士長手裡接過軟管，在上面塗勻潤滑油。這期間，看護努力地用手固定住英惠的臉。見到軟管湊過來，英惠的臉頓時變得通紅，扭動著脖子要甩開看護的雙手。正如看護說的那樣，真不知道這股強大的力氣來自哪裡。她不知不覺中向前走了一步，護士拽住她的手制止了她。英惠消瘦的臉終於被看護牢牢控制住，趁這個機會，主治醫生把管子塞進了英惠的鼻子。

「媽的，又被堵住了！」

主治醫生嘆息般大喊一聲。英惠儘了可能張大了嘴，企圖堵住喉頭，所以管子從口中彎了出來。站在一旁的內科醫師拿著裝有米湯的注

射器，皺起了眉頭。主治醫生從英惠的鼻孔中抽出軟管。

「來，再試一次，這次要更快一點！」

軟管上重新塗滿潤滑劑。健壯的看護又壓住了英惠不停掙扎的臉。軟管再次插進了英惠的鼻孔。

「好了，這下可以了！」

醫生的口中發出了短促的嘆息聲。內科醫師敏捷地往軟管推進米湯。站在門外抓著她手臂的護士輕輕地向她說道：「好了，成功了！接著得讓她睡覺。怕她會嘔吐。」

然而，當護士長拿出鎮靜劑的瞬間，看護發出了驚叫。她甩開被抓住的手跑進病房。

「讓開，都讓開！」

她推開主治醫生的肩膀站在英惠的面前。手握軟管的看護臉上全是鮮血。鮮血從軟管和英惠的口中接連噴出來。手握注射器的內科醫師連連往後退。

「趕緊把它拿走，趕緊把這個管子拿走！」

看護一把抓住她的肩膀，把不由自主地尖叫著的她推到了一旁，趁這個時間，主治醫生從正在激烈掙扎的英惠身上抽出了長長的軟管。

「不要亂動，安靜點，安靜點！」主治醫生衝英惠喊道。

「鎮靜劑！」

看到護士長把鎮靜劑遞給醫生，她喊道：「不要！」

站在一旁望著這邊的她，咆哮著：「停下來，住手，不要做了！」

她咬了看護的手臂一口，再次跑到了床邊。

「媽的，這是在幹什麼？」

看護發出了伴隨呻吟的叫喊聲。她直接跑到床邊，一把抱住了英惠。英惠大口大口地吐出來的鮮血浸濕了她的開襟針織衫。

「求求你們不要再做了……求求你們……」

她緊緊握住護士長拿著注射器的手，感覺到英惠正在自己的懷裡輕微地痙攣。

挽起袖子的白色醫師袍上，濺滿了英惠的鮮血。她愣愣地望著那一看就能聯想起巨大漩渦的血印。

「得馬上轉院了，趕緊去首爾，解決胃出血的問題後，在那家醫院能通過頸部血管注射蛋白質。雖然這也不是長久之計，但是為了延長生命，也只能這麼做。」

她把剛列印出來的轉院單放進背包走出了護士站。進入洗手間後無力地癱坐在馬桶前面，開始安靜地吐起來。黃色的胃液伴著灰濛濛的茶水吐到了馬桶裡。

「傻瓜！」

她站在洗手臺前，邊洗臉，邊用抖動的雙唇不斷地重複著這個詞。

能傷害的只有自己的身體，能隨心所欲地控制的只剩下自己的身體。可是現在這也不行了。

她抬頭望著自己映在鏡子裡的模樣，臉濕漉漉的，在夢中流過無數次血的眼睛，不管怎麼擦血也永遠擦不乾淨。可是鏡子裡的這個女人現在沒有哭泣。和往常一樣，不帶任何感情，只是默默地望著她而已。她怎麼也不敢相信，剛才幾乎要刺破耳膜的尖叫聲，是從自己的喉嚨裡發出來的。

像是喝醉了一樣，她覺得整個走廊變得搖搖晃晃的。她努力地保持平衡，艱難地走向大廳。一抹陽光突然照射進來，使得陰沉沉的大廳頓時變得明亮。這是久別重逢的陽光。對陽光十分敏感的患者們，紛紛走到了窗戶邊。一個身穿便服的女人穿過他們之間，向她走了過來。她慢慢地睜開眼睛，努力在眩暈中識別對方的臉。是熙珠小姐，可能是因為哭過，她的眼睛紅紅的。她是原本就多愁善感呢，還是作為患者更容易受到情緒的影響呢？

「怎麼辦啊？英惠要是現在離開的話……」

她握住了熙珠的手。「給妳添麻煩了。」

她突然想伸出雙臂緊緊地抱著熙珠，可是沒有這麼做，只是轉頭看看可憐巴巴地通過窗戶玻璃望著遠方的患者。他們的視線中充滿了對外面世界的渴望。他們是被囚禁在這裡的。正如熙珠，正如英惠。她沒有忘記，把英惠囚禁在這裡的正是自己。

東側走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兩名看護抬著躺在擔架上的英惠迅速地走過來。剛才護士給她洗完了澡，換上了乾淨的衣服。閉著眼睛躺在擔架上的英惠，像是進入夢鄉的嬰兒。熙珠急切地伸出自己的手，最後一次握了一下英惠枯槁的手，而她則把臉背了過去。

透過救護車的前窗玻璃，鬱鬱蒼蒼的森林映入了她眼中。在午後的陽光下，被雨淋濕的樹葉，有如重獲新生似的閃閃發光。

她把英惠還沒乾透的頭髮往耳後拂了拂。正如熙珠說過的那樣，英惠的身子輕飄飄的，像孩子一樣，被絨毛覆蓋的皮膚顯得白皙而柔軟。她憶起她們兒時一起洗澡的情景，自己在英惠脊椎骨節節突出的後背上抹上肥皂，腦海裡浮現出她們互相搓著背、洗著頭的那些夜晚。

她用手撫摸著英惠的頭髮，彷彿回到了那個時候，變得脆弱而失去活力的頭髮，真像知友還在襁褓時的樣子，彷彿看到嬰兒細小的手指的錯覺，使她心頭一陣淒涼。

她從背包中拿出手機開了機，進醫院後她就關機了。她翻著通訊錄，給鄰居家的女士撥了電話：「晚上好，我是知友媽媽……有個親戚住院了，我在醫院……是，有點突然……不是，下午五點五十分，社區正門有幼稚園的車……對，基本上不會遲到……不會太晚，太晚的話我會帶知友去醫院。怎麼能讓他睡在您家……真的謝謝您！……有我電話號碼吧？……我過一會兒再聯繫您。」

結束通話時，她才明白很久沒有把知友託付給別人了。因為他離開後，她一直嚴格地遵守週末時間一定要跟孩子共度的原則。

她深深地皺著眉頭，突如其來的睡意讓她把後背靠在車窗上，閉上

眼睛，進入無盡的思緒中。

知友會很快長大的。他會自己看到，自己接觸到其他人。該如何向他解釋那個總會到達知友那裡的街談巷議呢？雖然他經常生病且天性敏感，但到現在為止還保持明朗性格的知友，還能一直這樣開朗下去嗎？

兩個人裸露著全身，像藤蔓般糾纏在一起的畫面，當時雖然深深打擊過她，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她不覺得這畫面蘊藏著多少性的意味。葉子、花朵、綠色的枝蔓，被這些東西所覆蓋的他們，現在想起來很陌生，彷彿那不屬於人類，那扭動的動作更像是為了要從人的身體中解脫出來。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想法讓他創作了這樣的作品呢？為了這個奇妙而蒼涼的畫面，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當做賭注，並失去了所有。

「……媽媽的照片被風吹走了，我抬頭看天空，嗯，有一隻鳥飛過，這時從那隻鳥那裡傳來了『我是媽媽……』的聲音，然後，從鳥的身體裡長出了兩隻手。」

這是很久以前，語言表達還不很清楚的知友從睡夢中驚醒後，瞇著睡眼跟她講過的夢境。看到知友臉上只有在哭泣之後才會出現的迷濛微笑，她嚇了一跳。知友躺在被窩裡，用拳頭揉著眼眶。

「可是，為什麼說那是很悲傷的夢呢？那隻鳥長成什麼樣子？什麼顏色呢？」

「白色……嗯，很漂亮的一隻鳥。」

知友深深地吸一口氣後，把頭埋在了她的胸前。他的哭泣讓她心生淒楚，就像他盡力逗她笑的時候那樣。孩子不是要求她做什麼，也不是尋求幫助，只是感覺到悲傷，所以無聲哭泣而已。她哄著知友說道：「嗯，那就是媽媽鳥了。」

知友沒有抬頭，撲在她的懷裡點點頭。她用雙手抬起了知友的臉，說道：「你看，媽媽不是在這裡嗎？沒變成白色小鳥吧？」

知友的嘴扭出一抹不確定的模糊微笑，鼻子像小狗般濕亮亮的。

「……你看，只是一場夢而已。」

真的是那樣嗎？那一刻，她屏住呼吸自問道：難道真的是一場夢，一個偶然的巧合嗎？因為那正是她身著那件褪色的Ｔ恤，在晨曦中走出社區爬上後山，又從山上下來的早晨。

「只是一場夢而已。」

每當想起知友的小臉時，她總是會說出這句話。她被自己的聲音驚醒，睜大眼睛，急忙看看身邊人的臉色。救護車疾馳在顛簸的山路上。她拂了拂額頭上的頭髮，手明顯地不停顫抖著。

她至今都沒法解釋，當時的自己怎能那麼輕易地想拋棄孩子，這是連自己都無法容忍的殘忍而不負責任的行為，所以她沒法向任何人傾訴和博得寬恕。只是那種恐怖的真實感覺至今還能清晰地體驗到。如果丈夫和英惠沒有突破那道防線，沒有強烈地把當時的一切沖毀，垮掉的肯定是自己，如果現在再次垮掉的話，自己肯定不能再回到現實中了。

那麼，今天英惠吐出的鮮血，原來應該來自她的胸膛裡嗎？

英惠發出呻吟聲，好像要醒過來。怕是又要吐血，她急忙把手帕放在英惠的嘴邊。

「嗯嗯……」

英惠沒有繼續吐血，而是睜開了眼睛。黑色的眸子正盯著她，那片黑色背後，到底是什麼東西在洶湧著呢？某種恐怖？某種憤怒？某種痛苦？還是她所不知道的，隱形的地獄？

「英惠？」她用乾澀的聲音叫了妹妹一聲。

「……嗯，嗯。」

英惠不是在回答她，而是像要反抗似的把臉轉了過去。她收回了剛伸出去、還在半空中顫抖的手。

她緊緊地咬了咬嘴唇。因為她突然想起了那天早上從後山走下來的路。冰冷的露珠浸濕了涼鞋，她沒穿襪子的腳寒冷徹骨。她沒有流下眼淚，只是任由冰冷的水氣擴散到自己早已乾涸的血管中，流進她的體內，滲進她的骨髓。

救護車剛好輾過一個坑，車體猛烈地顛簸了一下。她用力地抓住英惠的肩膀。

「這些……也許只是一場夢……」她把頭低下去，把嘴巴緊貼在英惠的耳邊，一字一句地說：「在夢中，會覺得夢裡的事情全是真實的，可是等醒過來後，就會發現那些事情並不真實……所以啊，等哪天我們醒來後，到那時……」

她抬起了頭。

救護車正飛馳在走出築城山的最後一個彎道。有一隻禿鷲模樣的黑鳥，正展翅衝向天空中的烏雲處。夏日的陽光很刺眼，她沒有繼續盯著那隻正扇動著翅膀的大鳥。

她安靜地吸了一口氣。路邊「熊熊燃燒著」的樹木，像無數隻大型猛獸側身而立。她定定地凝視著。像等待回答一般，不，像是在反抗似的，她的眼神幽暗而強韌。

---

1. 韓國的木瓜為生長在北方的宣木瓜，果實形似酪梨，非台灣常見之木瓜。木瓜茶為韓國傳統茶飲之一。

《素食者》精采好評

心理疾病患者的內在存著另一個世界。某些畫面、顏色、行為完全是超現實。怎麼產生跟影響的？甚至內化成自己的生存意識，這部小說解釋了一些身為人的悲哀。家庭的暴力、旁人的沉默無援、限於壓力環境而無法脫離、讓己身逐漸平面灰化，成為最不起眼的個體。這種安全其實是欺騙。《素食者》一步步推演出精神領域的偏軌，演繹出人之所以不想為人的過程，或失控的狀態，是一部非常細膩的小說。

——顏艾琳（詩人）

《素食者》是一本會讓人一直想讀下去，想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事」的小說。崩壞的結局在一開始似乎就若隱若現，但我們還是抱著興奮的期待和悲傷的預感繼續往前，就像人生。如果哈姆雷的問題是To be, or not to be，那在《素食者》中就是「吃，或者不吃」。雖然整體的氛圍是壓抑悲傷的，但也因為小說人物的坦率，而讓人有了一種平靜安慰、甚至愉快的感覺。

——林蔚昀（作家）

這個故事恐怖地描繪出身邊人的不可知，即你突然察覺你其實完全不認識身邊的某個人……作品的三段式結構很精彩，逐漸地挖出更深、更黑暗的角落；作者筆法簡潔卻讓人縈繞心頭，最令人難忘的應該是其中壓倒性的故事高潮，一個幻象似的、但情感上真實的片刻，這必然是今年最強有力的故事之一。這是部獨創、擾動人心與令人難忘的作品。

——《出版人週刊》

這部作品以一種幾近於催眠般的寧靜氛圍，被各種超現實的意象和令人

驚恐、卻可辨認出的絕望時刻打斷，緊緊抓住了讀者的注意力。韓江的書寫，有力地展現了渴望所具有的毀滅力量，以及選擇去擁抱還是否定這樣的力量。故事用了許多幾乎是奇幻式、教人陌生的細節，深入探索一種非常人性的覺察經驗，也就是當人不再滿足於為何生命僅是如此。一部不凡與迷人的作品，筆法優雅卻強力擾動人心。

——《柯克斯評論》

這是韓江第一部在美國問世的作品（希望未來還能引進更多新作）……小說風格是寫實、心理描述的，絕無留給讀者這是篇童話或變形神話的迴旋空間。我們都喜歡讀女孩的魚尾巴變成了人腿，或胳臂變成了樹枝的故事，但是一個人卻不可能成為一株綠色植物。主角英惠似乎沒有理解，這一切讓她變得危險與受到詛咒。

——《哈潑雜誌》

簡潔、驚人的小說……作者以優雅準確的筆法，呈現文化壓迫之下的家庭失和，讓讀者在閱讀中變成主角的同謀。

——《圖書館期刊》

多虧了卡夫卡，這部描述南韓女子在放棄肉食之後，身心上有了徹底轉變的故事，會讓你在閱讀過程中掩口大驚。

——《歐普拉雜誌》

有一輩的作家，企圖探索每個人命運背後的祕密趨力、野心與苦難的故事，韓江就是其中之一……這部小說處理了暴力、精神失常、文化的侷限，和身體作為最後避難所與私人空間的價值。

——《阿根廷時報》

這部小說裡那種近於變態的誘惑，源自字裡行間的畫面詩意。它們暴力又情色，彷彿惡夢。整部作品像是充滿了大型花卉的房間，濃濃的麝香味掐住你的喉頭。

—《綠色阿姆斯特丹人雜誌》

黑暗夢魘、升溫中的緊張、令人戰慄的暴力……這部南韓作品真教人過癮……這是一部官能、刺激和暴力的小說，充滿了強有力的意象、駭人的色彩與讓人不安的質問……逐句讀來，這個故事精彩無比……很難有作品可與之匹敵。

—《衛報》

這是一部奇特迷人的小說；故事裡充滿虛無，卻也有著抒情。書寫風格收斂，即使是描述最狂熱與暴力的片段亦然。這部作品有著超現實和魔法的特質，特別是在描述自然與身體景觀時，讀來是如此動人，儘管諸多磨難圍繞仍不減其美麗。

□□Arifa Akbar，《獨立報》

這部短短的小說是我讀過最駭人的作品之一……既刺激又富想像力……作者展現了在這個講究禮貌的社會中，自然、性別與藝術如何相互衝撞……那些勇於建立自己身分認同的女人都會被處死。敘事清楚地告訴我們，韓國禮教的壓力謀殺了她們……讓人坐立難安的小說。

□□Julia Pascal，《獨立報》

奇特、優雅的故事……這個後人類奇幻故事最讓人不解之處，是當身邊人都施以壓迫與否定的世界，主人翁似乎是找到了合理出路。》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這部小說很快地以它對內心創痛的毀滅性研究，達到了黑暗、威嚇的才華，類似於天才的日本作家小川洋子……這部作品並非只是對於虐待女性的警示故事，它更是對於折磨與苦難的思索，討論躲避與一位夢想家如何逃脫。更重要的是，故事談的是空虛、所有的希望與安慰都將落空後無計可施的憤怒……探索野蠻之美和令人不安的身體。

——《愛爾蘭時報》

書　名：素食者
原文書名：채식주의자
作　者：韓江
譯　者：千日
封面設計：朱疋
行銷企劃：林芳如、王淳眉
企劃統籌：駱漢琦
營運總監：盧金城
業務發行：邱紹溢
業務統籌：郭其彬
責任編輯：吳佳珍
副總編輯：何維民
總編輯：李亞南
發行人：蘇拾平
出　版：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31號4樓
電　話：（02）2715-2022
傳　真：（02）2715-2021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azothbooks.com
漫遊者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azothbooks.read
發行或營運統籌：大雁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105松山區復興北路333號11樓之4
劃撥帳號：50022001
戶　名：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 子 書：初版：2017年5月
建議價格：台幣185元
I S B N：978-986-489-041-5（EPUB）
紙 本 書：初版首刷：2016年4月
建議價格：台幣280元
I S B N：978-986-5671-92-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The Vegetarian © 2007 by Han Kang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Changbi Publishers, Inc.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KL Manageme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Azoth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榮獲2016年國際曼布克獎，韓國李箱文學獎

美國獨立書商協會排行榜、倫敦標準晚報暢銷文學小說TOP2

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入圍2010年日舞影展世界劇情片

她想變成一棵樹
現實卻無法成為她的沃土！

在夢裡，我正倒立著……突然發現從我身上冒出了枝葉，從手上長出了樹根……一直伸到地面，不斷地、不斷地……然後從兩腿之間綻放出鮮花……我應該被澆水。這些食物我不需要，我需要水。

在開始不斷做著充滿殺戮和鮮血的噩夢之前，英惠只是個生活平凡至極的家庭主婦，無數失眠的夜晚和夢中恐怖的景象令她飽受折磨，有一天，她突然無法再吃肉、無法忍受肉的味道，成為了一名「素食者」，這個小小的舉動不但讓她的婚姻陷入危機，並且成為一連串失控之舉的開端。

英惠的姐夫是個藝術攝影師，正陷入創作的低潮。他從妻子那裡聽說小姨子英惠的臀部至今還留著胎記，突然產生了久違的靈感，身上彩繪著花朵的全裸男女交合的場景，從此鐫刻在他腦海裡。他想要在英惠的裸體上作畫，並拍攝成影片。英惠成為姐夫的模特兒之後，身上的花朵彩繪竟然讓她不再受到夢魘困擾，也重新燃起她的肉體慾望……

因為小時候一同活在被性情暴躁的父親家暴的陰影下，仁惠把照顧妹妹英惠當成這輩子的責任。然而，她內心其實痛恨著住在精神病院逐漸走向瘋狂世界、把一切丟給她的妹妹。看似開朗穩重的仁惠，也曾有過對生活萌生倦怠和絕望，拋下稚子尋死的舉動。痛苦而壓抑的她，是否能帶著掙扎在噩夢邊緣的英惠，踏上自我救贖的旅程？

《素食者》由三個章節構成，每章分別以不同的視角刻畫行為日趨極端的素食者英惠。在她斷絕食物的過程中，融合了關於暴力、美、欲望、罪和救贖的疑問。書中出現了多種意象：絢麗的盛開花朵、直挺的陰鬱樹木、花瓣大小的藍綠色胎記、血淋淋的垂死動物與飛翔之鳥，有性的符號，卻非刻意強調煽情。作者行文如詩，捕捉瞬間掠過的情感來勾勒角色無奈又痛苦的命運，有如一則黑暗預言。







漫遊者

EF1036P